

書叢本基學國

集原東戴

著震戴

乙
三
六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原東戴

著震戴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一〇九一七)

國學基本叢書 戴東原集 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戴震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戴東原集序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執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旣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子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

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目次

第一冊

卷一

河間獻王傳經考	一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二
尚書今文古文考	三
書顧命後	五
書鄭風後	五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六
書小雅後	七
詩標有梅解	七
詩生民解	十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十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十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十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十四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十五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十五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十七
周之先世不窳已上闕代系考	十八

卷二

明堂考	十九
三朝三門考	二十
匠人溝洫之法考	二十一
樂器考	二十二
記冕服	二十三
記皮弁服	二十五
記爵弁服	二十五
記朝服	二十六
記玄端	二十六

記深衣	二七
記中衣楊衣襦褶之屬	二八
記冕弁冠	二九
記冠衰	三十
記括髮免髻	三二
記經帶	三三
記纁藉	三三
記捍決極	三四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	三五
爾雅注疏箋補序	三六
與王內翰鳳喙書	三六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	三八
辨詩禮注軌軌軌軌四字	四十
辨尚書考工記鍍錡二字	四一

與盧侍講召弓書	四一
再與盧侍講書	四三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四八
書小爾雅後	五一
六書論序	五二

卷四

答段若膺論韻	五三
書廣韻目錄後一	六三
書廣韻目錄後二	六五
書廣韻四江後	六七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六八
顧氏音論跋	六九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七一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七二
轉語二十章序	七三

卷五

原象……………七四

迎日推策記……………七八

九道八行說……………八二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八三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八四

記夏小正星象……………八四

與丁升衢書……………八五

再與丁升衢書……………八六

續天文略序……………八七

卷六

水經酈道元注序……………八九

書水經注後……………九十

答曹給事書……………九一

應州續志序……………九五
 記洞過水……………九七

第二册

卷七

句股割圓記上……………一
 句股割圓記中……………二
 句股割圓記下……………三
 策算序……………五
 刊九章算術序……………五
 夏侯陽算經跋……………六
 釋車……………七
 贏旋車記……………七
 自轉車記……………八

卷八

法象論	九
原善上	十一
原善中	十二
原善下	十三
原善序	十四
讀易繫辭論性	十四
讀孟子論性	十五
答彭進士允初書	十七
孟子字義疏證序	二五

卷九

與任孝廉幼植書	二六
答朱方伯書	二九
與是仲明論學書	二九
與姚孝廉姬傳書	三一
答鄭丈用牧書	三二

與某書……………三二
與方希原書……………三四

卷十

古經解鈎沈序……………三五
毛詩補傳序……………三六
詩比義述序……………三七
春秋究遺序……………三八
考工記圖序……………三九
考工記圖後序……………四十
六書音均表序……………四十
方言疏證序……………四二
屈原賦目錄序……………四三
屈原賦九歌序……………四四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四四
孟子趙注跋……………四五

卷十一

序劍	四五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	四六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四七
沈學子文集序	四八
董愚亭詩序	四九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五十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五一
族支譜序	五一
山陰義莊序	五三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五四
汪氏捐立學田碑	五五
鳳儀書院碑	五六
沂川王君祠碑	五七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五七

鄭學齋記.....五八

卷十二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五九

于清端傳.....六三

范忠貞傳.....六五

鄭之文傳.....六七

萬光祿傳後序.....六八

張義士傳.....六九

王廉士傳.....七十

養浩毛先生傳.....七十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七一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七三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七五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七六

鶴岑胡公墓誌銘.....七七

崑山諸君墓誌銘	七九
黃君武臣壙誌銘	八十
戴童子壙銘并序	八一
戴節婦家傳	八一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八三
附錄	
戴東原先生年譜	八四
經韻樓本覆校札記	一一八

戴東原集

卷一

河閒獻王傳經考刻石河閒府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閒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迹字禮記正義作道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閒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閒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閒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閒獻王古文禮

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列禮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間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彖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彖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逐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自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贗作費氏易。省去彖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彖象之首。紛紛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誓同後。

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讀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尙書今文古文考

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尙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劉鄭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衛宏定古文尙書。敍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敍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竝見采錄。前此大常。參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叢子。僞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扈後。咸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尙書之出。

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棄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亡篇。故志塵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旣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傅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間。爲四十六卷。以傅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相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曠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冲。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尙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案馬鄭王所傳真古文不得井非之考此篇自狄設黼屨綴衣至末踰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屬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邶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邶鄘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邶鄘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鄘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潁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間濮上之音引紂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間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

也。如靡靡之樂，滌濫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饒，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因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堂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翻、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翻諸人傳會，後旣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

失行。則必不可以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敵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嘯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甫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標有梅解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

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譙周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鬻，毀齒也，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鬻，十四然後其化成。盧辯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婚姻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覈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聲伯之母不聘，穆

妻曰。吾不以妾爲媿。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爾雅曰。春日遲遲。采芣。芣。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芣。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曰。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

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闕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傳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商人禘舜，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屬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感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禘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間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闕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

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不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禋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禩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言肅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惑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妣。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禳祥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氛。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

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閏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旬。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末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鬯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自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

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廡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尙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省。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謐傳。隋書牛閔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間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

篇題竝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譙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明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尋。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我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隱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

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既葬踰年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
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
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卽位。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
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言晉子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
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皆可議也。文十四
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
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哀
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
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
王是天下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曰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
內稱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君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僭稱公之非。
春秋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之書爵。王人與列
國書人同爲徵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突歸于鄭。不
以國氏。篡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
爭國爲奪。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

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卽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僖何以不書卽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卽位也。杜氏曰：雖不卽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卽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卽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卽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卽君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卽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卽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卽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卽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卽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其卽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書卽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聞乎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篤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卽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卽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桓將不行卽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太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旣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

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啓之也。明乎嗣立即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窳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俗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窳，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蓋不窳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窳，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此時乃相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郃始封，至不窳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窳立。不窳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窳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窳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窳，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窳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其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窳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遭夏人亂，追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窳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

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啻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郃北百餘里。郃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啻所竄。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啻城。不啻遭迫逐。自郃而遠竄。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郃故。封至公劉而復。郃在渭北。非得郃。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郃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二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饋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是箱得通稱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劍脊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

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四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墠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言，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露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歟。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

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侔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藥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闕。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開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同薄於川。澮在同間也。南畝而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

畝而耕。畝縱遂縱。溝橫澮縱。澮橫川縱。絕大爲之澮。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歟。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澮橫。澮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澮。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澮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澮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澮。蓋九夫共治百丈。澮深於澮近倍。大於澮三倍有半。澮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澮廣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法命之。澮二澮七也。水強侵敗。隕高就下。治之難易。澮十倍澮。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澮與澮。而爲法令民治澮澮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畢以供上。於是澮澮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暘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虞。其南鐘十六枝一虞。其南鑼爲一虞。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鑄。鼓又在鑄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鑄。士縣於階閒。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鼗。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鑿。應。鼗。鼗者小鼓。與

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圓者擊鼓。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鼓。以擊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朔鼓。應聲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幟。毛詩周頌作田。幟之言引也。朔鼓在西。置鼓北。應鼓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斂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塤簫簫篴管倚於堂。斂者執之以斂。位當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牘應雅三器。祓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祓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擊拊擊。字異音義同。拊謂敵擊。謂祝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予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鼓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瞽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鞀。管乃作。故曰令奏鼓鞀。奏謂斂管也。拊與祝。故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雖而已。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績各六。衣用績。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績之事。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績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

繡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袞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黻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裼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爲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纁九旒。謂之袞冕。冕服七章。纁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纁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纁之旒。不異。

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以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襲賜則有襲衣，不過袞冕。覲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襍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揜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曰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朔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麤裘，狐白裘麤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歟。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鞅。鞅。鞅。鞅。纁鞅也。冕服亦鞅。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帶。士弁而親迎。然則大夫以上。親迎。裨冕。歟。或曰。花亦鞅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衽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鞅。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鞅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鞅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鞅。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鞅鞅有奭。以作六師。左氏春秋。鞅韋之不注。案詩六月正義引雜問志云。鞅韋之不注。不讀如輻。今成十六年傳作附注。卽鞅鞅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曰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鞅。特性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鞅。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祛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紉。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性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鞅。奠摯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鞅。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鞅。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鳥。素積白鳥。玄端黑鳥。凡冕服皆鳥。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

白履。玄端黑履。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麕裘。士入廟宜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縮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絞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絞衣。麕裘乎。喪用鹿裘。無祛。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祛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絞。絞蒼黃色也。縵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縵可知也。士玄端若深衣。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

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纁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褻左右終幅。屬袂。終幅。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袪。圍二尺。四寸。規胡下。刻衣之幅。記曰。袂圍以應規。又曰。袪之高下。可以運肘。袪胡下也。刻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袪也。裳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

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緹。裳下緣謂之緹。與純袂廣各寸半。

記中衣楊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襮。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襮領。詩素衣朱襮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楊衣。楊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體。禪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楊。弗敢充也。鄭氏曰。楊者。免上衣見楊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凡袒楊者。左論語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袷。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袒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楊。不文飾也。不楊則有雖裘而不以衣楊之者矣。君子之於襲。蓋亦無嫌質略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纁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圓垂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實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

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纁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概舉諸侯。又申之曰纁旒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差同也。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筭。貫之以爲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筭垂其餘。凡冕弁筭。有筭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筭。爵弁筭。緇組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緇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纁。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綴。以固冠。謂上與冠爲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韡。委武玄縞而後韡。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法大古冠以爲喪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去缺項。冠卷謂之武。或謂之委纁。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旣纁。飾以綏。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纁。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垂綏五寸。惰遊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屬武者纁也。不言纁。以綏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繹。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筭。而冕弁有筭。筭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筭者纁。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筭。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鑿之以杖。折委筭。委之有筭。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

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援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昀。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昀。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爵弁而祭於己。惟孤耳。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爵弁。鄭氏謂爵弁制如冕。殆非也。陳用之曰。或曰。爵弁卽韋弁耳。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斯言蓋近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記冠衰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差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練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年期有差。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差。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差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殯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喪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總。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總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功。冠衰十升。無受。喪服殯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喪

服小功之正也。開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闕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闕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闕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屬袂終幅，祛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衽後垂，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燕尾尺五寸，所以掩裳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緝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衽。喪冠廣二寸，右辟三總，小功左辟，皆縮縫，鍛而弗灰，斬衰纓纓齊衰以下布纓，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纓武，其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纓也。是之謂纓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繹於外，故曰外繹。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箭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髻，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

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而纈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髻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纒，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總，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喪之免也，去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旣成服，不括髮，啓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宜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雜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援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紕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髻齊斬之髻，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髻。言髻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笄去笄，一視去冠之節也。鄭氏曰：去纒而紕曰髻。如今婦人露紕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紕如著幘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髻而失之。

記經帶

喪服斬衰苴經。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經。去一以爲齊衰之經。五分齊衰之經。去一以爲大功之經。其經也皆纓經。惟中殤大功不纓經。五分大功之經。去一以爲小功之經。五分小功之經。去一以爲總麻之經。受服五分其麻經。去一以爲葛經。凡經帶之殺。五分其首經。去一以爲要經。要經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經。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總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糾之。殤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澡麻。斷本。不糾垂也。閒傳曰。旣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纁藉

纁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纁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纁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之纁。以其承玉。故曰纁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纁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纁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襲。不云無纁。櫝以藏玉。纁以承玉。纁則授命反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啓櫝。取圭垂纁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

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纁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纁與檀爲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纁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裼也。雖去纁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纁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纁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當襲於賈人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此明賤者皆無以裼爲敬之儀。是賤者皆襲不必言裼襲也。又云纁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殆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已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語簡而得鄭意。孔冲遠雜列各說。反滋疑惑。

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而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而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徒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講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講也。捍。周禮繕人注作扞。舖。釋文苦侯反。劉云。彊字之異者。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纁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旣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韋爲

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彊也。決字亦作決。又作決。詩刺童子佩鞞。毛傳以鞞爲決。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鞞。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歟。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弦。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纒極二。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

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尙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孺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爲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韃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案鄭氏無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耳。孫炎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帙。爲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年。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殆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殘闕歟？爲之旁摭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去古未遙者，咸資證實，亦勢所必至。曩閱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息，釋言麻，廢也，卽其義。爾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卽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惺憂也，卽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閱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閱于牆，閱很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閱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又苛始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始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苛疥也。義出爾雅。凡此遺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爾雅亦不易讀矣。丙戌春，任君領從以所治爾雅示余，余讀而善之。今又越七載，任君官京師，猶孜孜是學不已，更出其定本，屬余撰序。夫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自故訓之學不足爲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傳合不謬，吾不敢知也。任君勤於治經，蓋深病夫後儒鑿空之說，岐惑學者，欲使本諸爾雅，以正故訓，故以是學先焉。書中考索精詳，辨據明哲，則讀其書者，固自知之，休寧戴震。

與王內翰鳳喙書乙亥

承示書堯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列故訓，先徵爾雅，乃後廣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昨僕偶舉篇首先字，引爾雅充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

難。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孔傳充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冲遠正義曰充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梳類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梳。孫作充。古黃反。用是言之。充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充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蔡仲默書集傳充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充之解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充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已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俛仰。寢失本真。爾雅梳字。六經不見。說文梳充也。孫愜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梳。脫誤爲充。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霽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奮乎二千年之後。好古洞其原。諒不廛市古爲也。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爲株守。例以充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漫設繁言以獻。震再拜。

了丑仲秋。錢太史曉微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含陰陽。高誘注。橫讀棧車之棧。是漢人橫梳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尙書蕙田癸未

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旣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年。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遐。曰胡寧瘖我。以早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爲燕國之燕。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作榘。烏侯反。刺楡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其或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而傳寫致譌。溷淆莫辨。如詩月出篇。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爲韻。而釋文七感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韻。抑篇。我心慘慘。與昭樂藐教虐耄爲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

畏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慄字之譌也。慄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慄慄。此一處幸而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慄慘之爲二字矣。陳風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退爲韻。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諄字之譌也。諄告訊問。諄音粹。訊音信。廣韻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之義。屬諄不屬訊。入六至。不入二十一震也。釋文於爾雅既作諄告也。引沈音粹。郭音碎。幸而未譌矣。又云本作訊。音信。是直不辨諄訊之爲二字。今爾雅注疏本諄字。亦與詩同譌。而王逸注楚辭。引詩諄予不顧。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爾雅。諄告也。廣韻六至諄字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慄。慄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覈。考工記。搏埴之工。鄭注云。搏之言拍也。張參五經文字。拍音搏。劉熙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則搏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列團博兩音。且團音在前。是直不辨搏博之爲二字。他如底底。底實寔。寔畜之屬。相習。潤滑。不可勝數。又有本無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鼃。鼃力竹反。从夫得聲。譌而爲鼃。遂讀起。據反。方言之鍊。鍊郭璞音束。曹憲於廣雅音諫。集韻據郭忠恕佩觿之臆說。於一東增鍊字。引方言。則鍊譌而爲鍊。遂與東同音。有字雖不譌。本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瀾濟盈。有鷺雉鳴。鷺从唯得聲。與瀾爲句中韻。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韻。舊音鷺以水反。見釋文。水譌作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韻於是收入三十小。改小作沼。併其所由致譌。幾不可考。漢書地里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紂。紅反。銅从同得聲。紂紅反之音是也。廣韻集韻皆收入四十四。有與紂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紂歟。故訓音聲。自漢已

來莫之能考也。久無怪乎釋經論字茫然失據。此則字書韻書所宜審慎不苟也。雖舊韻相承其中顯然譌謬者宜從訂正。

辨詩禮注軌軌軒四字

詩邶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轉以上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震謂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考之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或譌溷莫辨如今俗書軌字車旁丸作軌實不成字毛君讀此詩豈聲從軌而義從軌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祭軌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作軌禮記少儀所引同惟詩疏所引不誤鄭注曰故書軹爲軒軌爲軌誤作範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轄也軌誤作軌釋文同詩疏引作範當爲軌誤作範詩疏所引不誤軌謂車軹前也軹前誤作前軹考疏內及詩疏所引皆不誤或讀軒爲簪筭之筭震謂軒讀如筭是也杜君改爲軹與轄內之軹二名溷淆非也以轄釋轂端之軒亦非也後代字書併軒字無之考工記轉人軌誤作軌注並同詩疏所引不誤前十尺鄭注曰謂軒軌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軹詩疏所引誤作軌下並同釋文不誤玄謂軹是軹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詩疏所引誤作軌注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軹祭軌誤作軌詩疏所引不誤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軹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古音居酉反軌注疏本釋文誤作軹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作九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軹通志堂本誤作軹注疏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冲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誤作軹當大馭之軹故竝其文而解其義不

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軹也。孔君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五經正義當時同撰者不一。人詩傳誤。溷同軌。軌二字。禮注誤。溷同軹。軹軌三字。而軌字遂有車轉頭之說。謬也。軹者式前。軌者車轍。軹者車輪。軹者轂末。轉者軸末。治其名。詳其制。庶可以正譌文交錯。謬說因循矣。

辨尙書考工記鏃鏃二字

鏃鏃篆體易譌。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鏃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垓其假借字也。鏃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鏃而成十二兩。三鏃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鏃當爲鏃。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鏃。當爲鏃。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鏃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鏃。正合三鏃。蓋脫去三字。徐本說文鏃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蜀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鏃。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鏃。是以鄭注引說文。證三鏃爲一斤四兩。

與盧侍講召弓書庚辰

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彙未覈出。如保傳注。謂俎豆傳列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嗜。環旋也。旋譌作短。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圓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牲。互文譌作玄之子。張問入官注。纁璵之設。璵譌作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卽吉。吉譌作告。孫鄭等改鞠衣。鞠譌作禕。又云一命展衣者。云譌作下少。閒注。汗漉也。淫譌作深。朝事致饗。既饗雍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傳有司參夙興端冕注。參職

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有司。夙端冕。注文當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參。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與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齊肅端冕。無與字。其竄誤無疑。注乃併夙字譌作職。字形轉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作准。殺之作煞。陳之作陣。景之作影。亦皆不改。震之恐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音。古通用。景。葛洪始加三。作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滋益。准字。雖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見佩觿。忱晉人。是此時俗字。然許叔重在漢時。作說文解字序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怪舊執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見之。必且譏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謬者。準。准。殺。煞。陳陣。參。差。互見。宜使之畫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細繹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縞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

爲句。前雉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閒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先見者也。又與後文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緹。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緹著卽動而後著之著。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

再與盧侍講書辛巳

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諒已呈覽。尙有誤字。其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後。因窮處多繁雜。未及訂定。茲略舉大致。以乞教正。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譌。千步而井。不可通。千步疑方里之譌。昔者明王以盡知天下良士之名。篇內主字。竝王字之譌。惟此一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哀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响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响歟。初歲祭未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當從別本。於作其者。董榮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榮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突夏云。突。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廈猶言深。廈。此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或譌作爲。不勝畢舉。因與字又

誤衍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當作以。字形之譌。穴也者言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蓄人不從。保傅篇。固舉之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因舉以禮。及下齊肅端冕可證。參夙興之譌。尚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案當作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文字非衍。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古今尚書說。古尚書說。是其證。言人性本雖無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通解載此注。諫下有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樂工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譌。強猶強也。當作猶勸也。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宋元本渴竝作喝。通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邦室於宴寢也。通解載此注。作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竝作焮。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作太師。注同。衝在中。身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衝身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載注衝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皇氏說。亦分衝牙爲二。與此注同。納於衝璜之間。通解之間。上有衝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字。以其前爲慎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而置屍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齊至。當作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

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依是書注例。閱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恩唯可復。當作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譌。本孝篇。痹當作痺。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友之也。曰當作曾。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尙或瑾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施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煖如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祚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于。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量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屨履之銘。當作履履。屨不名履。履之言踐也。論慎履。屨當作履。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常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富。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彪也。祁傒。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勝。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勝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慧。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敖。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敖。敖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疵。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疵爲疵。越爲戚。韋昭注。

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芊姓失之也。鄭語曰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鯀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於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衛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殆教亡身亡字當從荀子作忘。痹下當作痺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恆言無害也。恆當作猶詳爲陋矣。詳卽佯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突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爲日又脫臣字今云惑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篇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慎天法慎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乘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年穀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爲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并嫗之譌執之以物而激激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卽設之譌邀數義同爲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爲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不作文當作不紊始妒誣者也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卽妒之譌此文與注并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篇學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爲慎而之爲如謂之爲與爲爲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溷同致舛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隱慝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改應爲慝人有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惡疑特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自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

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偏習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俠。驕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外悻。當從逸。周書作外誇。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釁廟。篇拭帨。帨當作挽。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羸。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謬舛耳。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深聲誤爲鄒也。深當作陬。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於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日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開篇同名。同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問。其人迅走若鹿。逸周書曰。發人麇麇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鬪犬。鬪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繁者。者當作諸。言職其並興。職當作識。如以觀問也。當作而以問觀也。別本或譌作問觀。穀亦如之。穀當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糶糶未虧。不可通。糶當作數。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武。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致會當作致禴。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五寸。徑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娶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資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達焉。資始

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譌。今春又得一本。耑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鄭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篇。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於心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願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統塞耳。統作紘。取證於漢書東方朔傳。紘充耳。紘卽紘之別字耳。段玉裁案李善注東京賦及答客難皆引大戴禮。紘塞耳。注內云。統。莊子作紘。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閣下前所訂數十條末者。茲敝友程君亦田名瑤田。上年秋閣後。同震到揚。今復往。特取道江陰。願樞謁大君子。其人少攻詞章之學。詩古文詞皆有法度。書法尤絕倫。直造古人境地。年來有志治經。所得甚多。與震往還十餘載。行日勵學日進。而境日困。今遭重喪。不得已外出。情可悲也。其讀書沈愼。覈訂比類推綴。震遜其密。想閣下所樂取其長而進其未逮者也。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卽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朕

賈界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子。賈界卜訓賜予之子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開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詳。豫蓋當訓厭足。厭飫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掇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檣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蘆云。榆白粉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絲帶已上爲厲。說文礪字又作灑。音用厲。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礪。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尙不濡衣。酈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并舉。厲固梁之屬也。就茲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自。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

當之。徐鉉徐錯鄭樵之書。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𠂔於𠂔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貌爲彘。爾雅扶搖謂之彘。於彘之本訓。轉其義。隨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校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撫之。使按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本法。岐惑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是曰轉注。新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借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并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之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併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甚惑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𠂔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

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年間，紛紛立說者衆，而以猥云左迴右轉者之謬，愈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馮依，宇宙閒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旣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印吾台子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達，遂縱言之。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爲一丈而爲及肩之牆矣。澮深二仞，無異淵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枝數，以爲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枚瓚，奏上之古文尙書孔傳，頗涉乎此。廣彙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斂。本聘

禮記十六斗曰籩。籩二有半謂之缶。此句無本。缶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蓋先王之制。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茲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法雜施。顯相刺謬。廣衡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銚。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銚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目之曰俗儒云爾。張揖作廣雅於釋器曰。鍾十曰魁。庾十曰乘。乘十曰筥。魁二文錯見。并當爲籩。而改區十曰籩。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乘矣。鍾十之云謬也。此十六斗之乘量名也。劉禾盈手謂之乘。乘猶把也。字同義別。聘禮記曰。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乘爲一秬。然則乘十當改乘四。又不當蒙籩十曰乘相亂。其撥拾之病。與小爾雅同。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也。時乾隆己卯秋。東原氏記。

六書論序

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瞽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岐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嬴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岐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

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紜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旣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蕪。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戴震撰。

卷四

答段若膺論韻 丙申

陸德明於邶風南字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顧氏取其說。江慎修先生見於覃至凡八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侵者。元寒至仙七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真者。音韻卽至諧。故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自信剖別入微。在此大著。更析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且悟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遂以此斷古無平仄通押。去入通押。書中自信剖別入微。亦在古音韻至諧之云。然僕謂古人以音韻從其意言。帝舜歌喜起熙。二上一平。音節自佳。若并讀平聲。喜起轉嫌於積韻。夫音韻之諧。密近而成。節奏爲諧。稍遠而成。節奏亦諧。遠而隔礙。爲不諧。字異音同。或積相似之音。亦不諧。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韻分爲七類。侵已下九韻。皆收唇音。其入聲古今無異說。又方之諸韻。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在廣韻雖屬有入之韻。而其無入諸韻。無與之配。仍居後爲一類。其前昔無入者。今皆得其入。

聲兩兩相配以入聲爲相配之樞紐。眞已下十四韻皆收舌齒音。脂微齊皆灰。亦收舌齒音。入聲質術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鐸屑薛合爲一類。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支佳之哈蕭宵肴豪尤侯幽亦收鼻音。入聲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哈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侯幽屋沃燭覺爲一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陌麥昔錫爲一類。弓馮熊雄夢騰等字由蒸登轉東尤郵牛丘裘紕謀等字由之哈轉尤。服伏鞢福郁彘牧梅穆等字由職德轉屋。而東冬轉爲江尤侯轉爲蕭屋燭韻字轉爲覺。陽唐轉爲庚及藥韻字轉陌麥昔錫音之流變無定方。而可以推其相配者有如是。歌戈麻皆收喉音。魚虞模亦收喉音。入聲鐸合爲一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者仍有取焉。大著內第一部之哈。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說至精確。舉三部入聲論其分用之故尤得之。其餘論異平同入。或得或失。蒸之職登哈德一類。如陘由之轉登。能由哈轉登等。由海轉等。及疑從疑之屬。書內舉得來爲登來。螟蟻爲螟騰。證陸韻以職德配蒸登。非無見。因謂蒸登與之哈同入。此說是也。陸氏惟此類所分之韻多寡適同。餘則或此分而彼合。蓋陸氏未知音聲洪細。如陰陽表裏之相配。是以參差不均。眞諄臻分爲三。脂合爲一。質術術亦分爲三。文殷分爲二。微合爲一。物迄亦分爲二。元廢月魂痕分爲二。灰合爲一。沒亦合爲一。寒桓分爲二。泰合爲一。曷末亦分爲二。刪皆黠山夬鐸先齊屑仙祭薛一類。如寅由眞轉脂。揮暉暈由文轉微。旂圻沂由殷轉微。西由先轉齊。洗洒由銑轉齊。獮由旨轉獮。浼由銑轉賄。敦由魂轉灰。窳由泰轉換。及吻从勿。讞讞从獻之屬。書內言第十三部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與第十五部同入是也。而遺第十二部眞臻先。則於

脂韻字以質櫛爲入者及齊以屑爲入有未察矣真已下分三部脂微諸韻與相配者僅一部又言第十一部庚耕清青與第十二部同入殊失其倫第十一部乃與第十六部同入庚清青分爲三支合爲一陌昔錫亦分爲三耕佳麥一類如擲從鄭輟塚從冥亦可證陸韻以陌麥昔錫配庚耕清青非無見書內言第十七部歌戈麻與十六部支佳同入第十部陽唐與第五部魚虞模同入皆失倫蓋陌麥昔錫爲庚耕清青及支佳之入今音字也其古音字與鐸通者陌韻之陌莫伯白坵宅澤赫客格索柞啞繃綌綌綌逆號獲等字麥韻之獲勗等字昔韻之昔烏席夕釋弈射釋尺赤斥撫炙石碩碧等字錫韻之欸誅等字是爲歌戈麻及魚虞模之入麻韻半由歌戈流變半由魚虞模流變如箇由暮轉箇古音華讀如敷轉而爲驚再轉而爲今音及若婿惹作啞咋樓等字皆鐸之類平上去聲見於麻馬箇禡數韻同類互轉也陸氏所分有入聲及無入聲之韻截然不同惟歌戈麻與有入者同與無入者異陸氏淵同藥鐸爲一故失其入聲不知覺藥一類鐸又一類鐸韻之攪樂攪擊鶴矯等字當別出歸於藥而屋韻之矯灑皂等字沃韻之沃鬻攪等字陌韻之翟搦等字麥韻之覈字錫韻之的趨轆溺激等字古音皆與覺藥爲一類覺韻之朔斯籍等字藥韻之若著略蠓卻臙磻斫縛嬰鞞等字當別出歸於鐸一爲陽唐之入一爲歌戈麻之入不可溷也陽唐與蕭宵看豪相配歌戈麻與魚虞模相配大著六蒸登七侵鹽添八覃談咸銜殿凡九東冬鍾江十陽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真臻先十三諄文欣魂痕十四元寒桓刪山仙凡九部舊皆有入聲以金石音喻之猶擊金成聲也一之哈二蕭宵看豪三尤幽四侯五魚虞模十五脂微齊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舊皆無入聲前七部以金石音喻之猶擊石成聲也惟第十七部歌戈與有入者近

麻與無入者近。舊遂失其入聲。於是入聲藥鐸。溷淆不分。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又平上去三聲。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去近。從此得其陰陽雌雄表裏之相配。而侵已下九韻。獨無配。則以其爲閉口音。面配之者更微不成聲也。顧氏分古音十部。入聲僅分爲四部。侵已下如舊。餘則以配其無入之韻。其第五部。雖誤以尤幽合於蕭宵肴豪。而分一屋之半。二沃之半。四覺之半。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蕭宵肴豪之入者。獨得之。其第三部。雖誤轉侯。以合於魚虞模。又誤以一屋之半。二沃之半。三燭四覺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而不知此乃尤侯幽之入也。其以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者。亦得之。其第二部。雖溷淆不分。從而分之。以五質六術七櫛八物九迄。爲脂微齊灰之入。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鏗十六屑十七薛。爲皆祭泰夬廢之入。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支佳之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一屋之半。爲之哈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昔人溷淆不分。而入聲有分。顧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聲亦合之。然顧氏列真至仙爲第四部。庚之半。及耕清青爲第八部。蒸登爲第九部。苟知相配之說。昔人以入聲隸於四部者。非無見。則知入聲當分爲四。知入聲可隸於彼。又可隸於此。必無平上去分而入不分。入分而平上去不分。則彼分爲四。此亦當分爲四。今書內舉入聲以論三部之分。實發昔人所未發。然昔人以職德隸蒸登。今以隸之哈。而明其同入於彼此相配得矣。昔人以陌麥昔錫隸庚耕清青。今以隸支佳。而譏昔人於音理未審。則於彼此相配。未有見故耳。昔人以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鏗屑薛隸真諄臻文殷

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今獨質櫛屑仍其舊。餘以隸脂微齊皆灰。而謂諄文至山仙同入。是諄文至山仙。與脂微齊皆灰相配亦得矣。特彼分二部。此僅一部分。合未當。又六術韻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亦合眞臻諄始足相配。屑配齊者也。其平聲則先齊相配。今不能別出六脂韻字。配眞臻質櫛者。合齊配先屑爲一部。且別出脂韻字。配諄術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沒爲一部。廢配元月泰配寒桓曷末。皆配刪點。夫配山鐸。祭配仙薛爲一部。而以質櫛屑隸舊有入之韻。餘乃隸舊無入之韻。或分或合。或隸彼。或隸此。尙宜詳審。第九第十第十一。此三部之次。觀江從東冬流變。庚從陽唐流變。得其序矣。東韻字有從蒸登流變者。而列爲第六部。隔越七八兩部。尤從之。哈流變。蕭從尤幽流變。而以蕭宵肴豪處之。哈後尤幽侯前。未知音聲相配故耳。支佳韻字。雖有從歌戈流變者。虞韻字。雖有從侯幽流變者。皆屬旁轉。不必以例正轉。其正轉之法有三。一爲轉而不出其類。脂轉皆之轉。哈支轉佳是也。一爲相配互轉。眞文魂先轉脂。微灰齊換轉泰。哈海轉登等。侯轉東。厚轉講。摸轉歌是也。一爲聯貫遞轉。蒸登轉東之哈轉尤。職德轉屋。東冬轉江。尤幽轉蕭。屋燭轉覺。陽唐轉庚。藥轉錫。眞轉先。侵轉覃是也。以正轉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轉惑之。以正轉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徒恃古人用韻爲證。僕之所見如此。蓋援古以證其合。易明也。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韻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况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韻。是合韻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江先生分眞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今又分眞已下爲三分。尤幽與侯爲二。而脂微齊皆灰不分爲三。東冬鍾不分爲二。諄文至山仙

雖分而同入不分。尤幽侯雖分而同入不分。試以聲位之洪細言之。眞之鈞與文之雲本無以別。猶脂之帷與微之章本無以別也。侯之鈞謳與尤之鳩憂雖洪細不同矣。猶東之公翁與鍾之恭雍洪細不同也。他如模之孤鳥與魚之居於痕之根恩與般之斤般魂之昆溫與文之君煜於分切豪之高熈於刀切與宵之驕夭其洪細皆然而據三百篇山有樞首章樞榆婁驅榆二章栲杻埽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棘者後四章栲杻壽茂謂侯與尤幽不相雜載馳之驅侯則謂其不連悠漕憂爲一韵生民之揄蹂叟浮械槩之樞趣角弓之裕瘡則謂爲合韵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韵今書內列十七部僕之意第三第四當并第十二第十三亦當并惟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當分僕曩者亦以爲然故江先生撰古韵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鏗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後以眞至先皆收舌齒音侵至凡皆收唇音其各分爲二也不過在侈斂之間遂主陸氏古人韵緩爲斷上年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俊韵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卽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韵表合僕已年定聲韵考別十九鐸不與覺藥通者又分覺藥陌麥昔錫之通鐸者爲歌戈之入謂江先生以曷爲歌之入末爲戈之入者應改正楊氏雖不能辯別藥鐸之異而以藥鐸配陽唐配蕭宵肴豪又以鐸配歌僕因究韵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無別六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十七眞內二等字與十九臻無別十七眞十八諄內三等合口呼與二十文三韵皆無別眞韵內三等開口呼與二十一殷無別二十七刪與二十八山無別二仙內四等字與一先無別四宵內四等字與三

蕭無別十二庚內二等字與十三耕無別十二庚十四清內三等開口呼兩韻無別清韻內四等字與十五青無別十八尤內四等字與二十幽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韻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三韻皆無別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無別其餘呼等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韻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強生重輕定爲音切不足憑也唐國子祭酒李涪撰刊誤論陸法言切韻一條有云上聲爲去去聲爲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爲兩韻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涪去法言未遠已讀東冬如一中終如一譏其妄別矣又今人語言矢口而出作去聲者廣韻多在上聲作上聲者廣韻多在下聲李涪又云余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輕重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是今人語言與廣韻上去互異者非後代始流變在唐人已語言與韻書互異矣韻書既出視爲約定俗成然如東冬中終之妄別不必強爲之詞也僕已年分七類爲二十部者上年以呼等考之眞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祭泰夬廢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眞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而脂微諸韻與之配者亦各爲二其配元寒至山仙者周南芣苢二章撥擗召南草蟲二章蕨懷說甘棠首章伐茷二章敗憇三章拜說野有死麕三章脫輓吠擗擊鼓四章闕說五章闕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牽邁衛害二子乘舟二章

逝害衛頌人四章活濊發揚孽搗伯兮首章搗桀有狐二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佺桀括渴采葛首
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達闕月齊東方之日二章月闐闐發甫田二章桀怛魏十畝之間二章外
泄逝唐蟋蟀二章逝邁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邁東門之楊二章肺皙檜匪風首章發偈怛曹蜉蝣三
章閱雪說候人首章設芾幽七月首章發烈褐歲小雅采芣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芟晰曦正月八章厲滅
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韻乃四句見韻之例小旻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舌揭四月三章
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牽首章牽逝渴括菀柳二章揭療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臺邁白華五
章外邁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縣八章拔兌說喙皇矣二章翳柳三章拔兌此章拔兌一韻對季一韻下重
季字及友字不入韻生民二章月達害七章輶烈歲民勞四章渴泄厲敗大板二章蹶泄蕩八章揭害撥
世抑六章舌逝烝民三章舌外發瞻印首章厲療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韻次句惠字非韻下四句疾
屈一韻收瘞一韻二章奪說召旻六章竭渴害周頌載芟活達傑魯頌泮水首章芟曦大邁闕宮五章大
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達達越發烈截六章旆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坡發坡皆於
韻合鉞烈曷藥達截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寒桓刪山仙之別於真諱臻文殷魂瘥僕初定七類者七年
改爲九類以九類分二十五部若入聲附而不列則十六部阿第一烏第二聖第三此三部皆收喉音膺
第四噫第五億第六翁第七謳第八屋第九央第十天第十一約第十二嬰第十三娃第十四屮第十五
此十二部皆收鼻音殷第十六衣第十七乙第十八安第十九竊第二十遏第二十一此六部皆收舌齒
音音第二十二邑第二十三醜第二十四黠第二十五此四部皆收唇音收喉音者其音引喉收鼻音者

其音引喉穿鼻。收舌齒音者。其音舒舌而衝齒。收唇音者。其音斂唇。以此爲次。似幾於自然。鄭庠古音辨。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古音表。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增多四部。江先生古韻標準。更析真元而二。宵侯而二。侵談而二。故多於顧氏三部。今析支脂之祭而四。故又多三部入聲。顧氏僅分屋質藥緝四部。江君析質月錫職而四。析緝盍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藥鐸而二。顧氏鐸并屋後而藥鐸有分。江君適未省照也。顧以屋質藥緝。隸魚支宵侵。江以屋質月藥錫職緝盍。隸東真元陽耕蒸侵談。又以屋隸侯。質月錫職隸支藥隸魚。緝盍隸侵談。而廣韻歌戈麻。取其所分月之屬曷末。及藥之屬陌昔隸之。蓋江君未知音聲相配。故分合猶未當。知皆有入聲。而未知歌戈本與舊有入之韻近。因引喉而不激揚。昔人遂以其所定無人之韻例之。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韻爲聲音之元者。其同於舊有入之韻。不同於舊無人之韻明矣。江君亦未明於音聲相配。此雖僕所獨得。而非敢穿鑿也。僕以爲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嘗恐求之太過。強生區別。故寧用陸德明古人韻緩之說。後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數過多。推之等韻他部。皆止於四等。此獨得四等者。二。故增安靄遏及醜牒五部。至若殷乙及謳更析之。則呼等不全。於三百篇。以合韻之說通。其窮者必多。凡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故有合韻必轉其讀。彼此不同。乃爲合韻。如載馳之濟。闕抑之疾。戾此不必改讀而自諧者也。闕屬六至。濟屬十二。霽在去聲本一類。卽讀入聲。如五質之秘。脂旨至質。真軫震質相配。共入亦無不諧。疾屬質韻。戾屬霽韻亦然。特以質櫛屑專隸真臻先。使真臻先不與譚文殷魂庾通。以脂微齊皆灰。與譚文至山仙共入。不與真臻先共入。而濟戾二字。便將脂微齊皆灰。及術物迄沒諸韻字牽連。而至割之不斷矣。揄

趣苟驅附奏垢裕之互相牽連亦然。顧氏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改侯從虞。江改虞從侯。此江優於顧處。顧藥鐸有別而江不分。此顧優於江處。其鄭爲六。顧爲十。江爲十三。江補顧之不逮。用心亦勤矣。此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夬廢及月曷末點鏞薛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敍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焉。

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

詩經韻分若干部表。羣經韻分若干部表。合併爲古韻。分若干部表。每部作四條。曰詩經韻。曰羣經韻。曰古本音。曰古合韻。似省兩閱。亦免羣經韻內字有列於古本音。古合韻兩條者。離在兩處。

詩中上下句相開爲節奏者。以下句韻爲正。上句本可不用韻。故多假借近似之音。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桑柔。三章。資疑維階。四章。慝辰東瘠。五章。愆恤熱淑。雜用氏疑熱相近之音。及東淑至遠之音。此等乃相開成節奏。非用韻之正。俱不以爲韻亦可。

六月首章。飭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我用是戒。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於韻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月出三章。正月十一章。抑十一章。此三處慘字。皆懔之譌。懔。愁不安也。慘。毒也。以義考之。亦作懔爲得。今於月出作慘。以爲合韻。於正月略之。抑作懔。應合考。

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雖盈於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

鳴求其牡。意相反對。不必泥於車前軌也。毛傳不可從。既曰濟盈。則必濡軌。車不可行水中矣。引起下句之意。不知所屬。雉鳴求其牡。譏求非其牡者耳。援前侯以證前軌。而讀軌如阜。太迂曲。段玉裁案。軌非車轍之專名。毛詩傳本作由軌。以下爲軌。是以車之高下言之。高誘注淮南覽冥云。兩輪之間爲軌。是以車之廣狹言之。禮記車同軌。當兼高下廣狹兩說。毛傳以下誤作以上。唐人遂妄改軌字爲軌。合韻讀如身之說。今已改。附正於此。

小旻三章。古韻標準。以厭集爲韻。似得之。

女曰雞鳴三章。贈字。江先生謂貽字。譌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也。

痕釋文作疵。都禮反。則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明矣。然不必非瘠字之譌也。

詩中第四句。始用韻者甚多。如生民首章。民嫗。江漢五章。卣字之類。不必以爲合韻。

縣首章。甍漆。穴室爲韻。節奏自合。蓋縣縣瓜甍一句。其意已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詩中用韻。使語止而有餘音。此類甚多。今以甍生爲韻。穴室爲韻。反遺漆字。似未允。

正月十二章。鄰云。慙乃真文。般不可分之證。非合韻。

賓之初筵。首章第三句。始用韻。三章第四句。始用韻。三章之第一句。承首章起句發端。偶與下韻同耳。秩

字恭字。不必以爲合韻。

載芟篇。載穫濟濟一句。其意已足。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故積字非韻。

書廣韻目錄後一

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韻之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鍾一類也。劉鑑切韻指南別之爲通攝。江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切韻指南攝。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韻指南止攝。魚虞模一類也。切韻指南遇攝。齊佳皆灰哈一類也。切韻指南蟹攝。古人有韻之文。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韻與支韻。幾若無別。考其呼等竝同者。支韻爲贅。雌斯在齊韻。爲齋妻犀。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韻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韻之微。斂唇吻固殊。佳皆哈三韻。古今音尤舛侈不同。如釐來古通作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爲二類截然。在古音猶江之於東冬鍾。麻之於歌戈魚虞。實合爲一類。真讜臻殷文魂庾一類也。切韻指南臻攝。元寒桓刪山先仙一類也。切韻指南山攝。唐宋韻譜次第。元在魂庾之前。或因文殷元同爲三等。魂庾寒桓同爲一等。以等列之。同相附近。而未辨於其類。在三百篇用元韻字。必與寒桓一類通。而絕不通魂庾。用魂韻字。必與真讜一類通。而絕不通元。庾韻字。未見詩。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淆。唐人奏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遂致自唐已來。用韻戾於三百篇。論古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韻指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韻指南果攝。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魚虞一類。切韻指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韻指南宕攝。庚耕清青一類也。切韻指南梗攝。蒸登一類也。切韻指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韻指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韻指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一類也。切韻指南咸攝。凡十有六攝。今音蓋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去入統乎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韻。移唐陽之前。蒸登移侵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干祿字書。覃談在陽之前。蒸登在鹽之後。吳棫韻補。勑立古通某韻。及古轉聲。

入某韻之注。今人韻目下。所注古通轉本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明顧炎武音學五書考證古音分爲十部。按之聲類俱疏舛。未爲得也。

書廣韻目錄後二

隋陸法言定切韻五卷。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宋景德中重修。增多萬四千三十六字。自隋仁壽元年辛酉。距宋景德四年丁未。四百七年。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敕改名大宋重修廣韻法言書。今不傳。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蓋二百六韻。實法言舊目。廣韻上聲二腫。鍾字下云。此是冬字上聲。蓋昔人論韻。審其洪細。爲一二三四等列。如平聲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韻皆一等。合口呼十六咍。二十四咍。二十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談。全韻皆一等。開口呼。十九臻。五肴。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全韻皆二等。開口呼。二十文。全韻皆三等。合口呼。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全韻皆三等。開口呼。三蕭。二十幽。二十五添。全韻皆四等。開口呼。上去入大。致準此。餘韻或半辨等。兼合口呼。開口呼。爲一韻。如十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四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刪。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微。十二齊。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四等。竝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出。則兼數等爲一韻。鍾韻兼三等。四等。腫韻之三等。四等字。爲鍾之上聲。惟鍾。鍾。二字屬一等。爲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臻。櫛。二韻。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在隱。焮。二韻內。臻。韻。櫛。韻。竝二等。欣。韻。迄。韻。竝三等。惟上聲。隱。韻。去聲。焮。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麟。齶。等字。卽臻。櫛。二韻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焮。迄。宜改文。吻。問。物。之前。而真。與。譚。臻。欣。通。軫。與。準。隱。通。震。與。稴。焮。通。質。與。術。櫛。

迄通。斯於四聲無所舛戾。不當如宋人之改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與焮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焮迄相隔絕。此唐宋韻所可詳議者。顧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般。宋時避宣祖廟諱。改殷爲欣。雖云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真韻中閒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艸堂詩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答李潞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無通殷者。合爲一韻。始自景祐。去聲問焮亦然。惟上聲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又各自爲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篤以爲目錄誤。又考唐人如李白寄韋六孫遜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準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顧君於殷隱二韻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韻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有注文刪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卽顧氏音論中列廣韻韻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違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宋韻譜異同。遺而未舉。蓋其疏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同。上去聲末六韻。各本改從禮部韻略集韻。而於注仍改之未盡。小本注文刪整者。上聲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曹刻去聲職。雖移陷鑑之前。而豔注。榛同用。職注。梵同用。陷注。鑑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豔第五十五。注。榛職同用。職第五十七。注。鑑同用。鑑第五十九。注。梵同用。蓋舊次陷第五十七。是以有鑑同用之注。職第五十九。是以有梵同用之注。景祐後塗改陷鑑職三字。而注未改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隲五十三。檻五十四。儼可證廣韻舊次去聲。亦同禮部韻略集韻矣。宋初徐楚金說文解

字韻譜。今人以李燾說文解字五音譜爲徐氏書。非也。序稱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閒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是書在廣韻前。上聲賺作湛。而湛第五十二。檻第五十三。儼第五十四。去聲釅作醃。注云俗作釅。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醃第五十九。尤足證唐人舊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閒朱氏石金石韻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韻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韻。豐坊爲作序云。取夏竦道參薛尙功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列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韻所本。今考其書。上聲檻儼范三韻。及去聲釅韻。迺無字不列。而平聲嚴在咸銜之前。入聲業在洽狎之前。宋景祐已後。乃有此次。視徐氏書之足證唐韻舊次者。迺異矣。

書廣韻四江後

隋唐二百六韻。據當時之音。撰爲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然別立四江。以次東冬鍾後。似有見於古用韻之文。江合於東冬鍾。不入陽唐。故使之特自爲部。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沒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雜成一韻也。不次陽唐後者。撰韻時。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紊古音也。惜不能盡從斯例。如七麻當分爲二韻。一次魚虞模之後。一次歌戈之後。五支當分爲二韻。一與支脂微附近。一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韻。一與魚模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一先當分爲二韻。一與真鱣臻般文魂庾附近。一與元寒桓刪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別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爲一韻。次尤侯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當別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韻。次陽唐後。十八尤當分爲

二韻。一與脂之微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別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韻。以次侵後。上去入準此分之。定韻時。塵廛明於江韻。餘諸韻則在明昧之間。不能截然分別。宜乎好古者譏其論韻之疏歟。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填寘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非後人勦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韻取韻叶句。而於召南華字云。古讀華爲敷。於邶風南字下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韻。特不能持其說耳。宋吳才老勦爲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說。戴伸遠則有古正音。非協韻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益詳。而古韻今韻。究未得其條貫。蓋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書廬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後又於友人處。見大版廣韻。與顧刻無異。殆卽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刻宋本廣韻作序。有曰。曩崐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鑊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顒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之顒。此本無從得其刻書年月。注文亦旣刪整者矣。韻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舊。明內庫猶取廣韻鑊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歟。抑此本實在前。爲宋時詳略兼行。去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吻。注隱同用。而卷內仍各注獨用。不使連屬。去聲代廢。連屬於隊。注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去之末六韻。儼齷列躑。檻陷鑑之。

前連屬爲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爲三者，違異而五十。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此未景祐寶元已前所決，無有也。其開或云某同用，或云某通用，或云與某同用，參差不治如此。當景祐中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於是平聲合欣於文，合嚴於鹽，添合凡於咸，銜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謙，檻去聲合廢於隊，代合焮於問，合醞於豔，榛合梵於陷，鑑入聲合迄於物，合業於葉，帖合乏於洽，狎毛大可臆爲之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臻般，瘡山談，添銜凡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韻善本，卽吳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去之末六韻，與平入齟齬，皆自禮部韻略施行檢廣韻者，依見行新例加塗乙，遂致舛謬。幸其參差不治，改之未盡，苟尋求鞮跡，古書所出舛謬之故，章章具存，復閱數百年，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益茫如，豈不愈可致惜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顧氏音論跋 癸未

右三卷考論韻之原委，蓋欲據唐人正宋已後之失，據古音正唐人之失，意甚善也。隋陸法言《唐孫愔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於宋陳彭年《丘雍所刊益名廣韻》者耳。廣韻已無善本，致使唐宋用韻沿革異同莫之或知，以顧君之精博而猶覈之疏，他人無論矣。方開皇初，法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亡或存，法言獨自屏居，乃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距仁壽初，法言撰韻時，凡七十有七年。其後郭知玄更以朱箋三百字，越七十有五年，爲《天寶》十載。孫愔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爲五卷。

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延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廷堅之爲歟。所謂仍舊爲五卷者。殆仍法言卷秩歟。自天寶末。又二百五十三年。爲宋景德四年。而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法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序。侈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以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蓋二百六韻。實法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法言韻。既經郭知玄關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至宋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者之一耳。寶元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韻也。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於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例未改。後三十有一年。爲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以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韻。前此不宜爾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韻。五十三韻。五十四韻。猶舊次去聲。亦同集韻。蓋由習於景祐通用例。合儼於琰忝。合范於榛。合醜於豔。榛合梵於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於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於禮部韻略。合廢於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異者八處。不知併是。而十有三處。犁然可考。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其間。已上音論中所失考。暨考之而疏。足以滋惑。余故書其詳。補正

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元。唐人用韻。乃溷而通之。顧君泥於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考。且於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真譚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謬誤。古之所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槩未之有聞焉。余別有辨正。見答江丈論小學書。茲不具論。論其尤關音韻者。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剪劣之徒。眠誕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序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爲西域之說。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序內。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齟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創字母三十。

後溫首座益以孃牀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藝。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創立反語。崇文目序曰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王伯厚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逮乎末失。則謂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競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韻者。多不本所始何歟。其法以唐之季。釋守溫爲斷。稱之若無足徵信。然流俗惑於字母之云。疑聲音文字。諒由母滋生。況其又假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參互齟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唇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違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韻。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譜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暨一二三四等列。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唇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未有四聲之前。就用韻比類區分。擬於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是也。齊永明中。周顒沈約始以平上去入製韻。平聲字繁。釐爲上下。徐景安樂書。乃曰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

羽爲去。逮宋人競傳字母，則譏江左撰韻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列之，四成五，謂五音乃在是者。於是五音之說岐而傳，會誠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作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違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作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烏呼！此古義之所以流失其本歟。

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啜，下底唇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矣。參伍之法，台余予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戎，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竝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有濟也，注云：若乃也。檀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卽柰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三十八箇云：如乃箇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尙書音義無此，蓋開寶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側也。側字當亦

音乃個切。曰乃曰柰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方音言。吾郡歛邑讀若攝。失葉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歛之正音讀如翁。翁與歛聲之位同者也。用是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瀾。必各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雜。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旣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創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搜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時乾隆丁卯仲春。戴震撰。

卷五

原象

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璿機玉衡寫天遺製。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日躔黃道。其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機環繞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繞璿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璿機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

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遂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言六日者舉成數日朞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朞月其光嚮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間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闕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衡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月過則食闕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間赤道者中衡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中衡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啓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開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衡之規法由來遠矣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

璿機玉衡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終古不變者也星鳥之屬列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差闊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

而生里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時春分日在胃昴之間。故鳥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氏房之間。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玄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龍角東陸。鳥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且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陸。過中乃西流。季夏六月火中。故爾雅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且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八舍十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玄枵維首。又曰玄枵虛中也。據是遞之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姬訢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觶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氏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玄枵一曰天竈。一曰顛頊之虛。姬訢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觜觶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逡恆星蓋二萬五千餘年。循黃道右旋一終。古在赤道外者。今迤而入乎赤道內。古在赤道內者。今迤而出乎赤道外。星之與內外衡相值也。竝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乎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紀首。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於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次也。

周官經。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灋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周脾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暨月食。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敲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閭虛。而虧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

土圭

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

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遼。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值。紀於歷數者。察之圭槩。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五紀案此章複見迎日推策記姑兩存之。此多暨星與黃赤道相值。察之圭槩兩句。

先生作七經小記。原象其一也。以此四章合句股割圓記。迎日推策記。共稱原象。曲阜孔氏已有刊本。但文集當仍其分篇之舊。原象說天體。割圓說步算。言各有當也。又如原善三篇。嘗分析數十章。稱引六經。疏通證明之。別成一書。亦七經小記之一。而集中俱仍其舊。至水地記。則小記中言地理之書。僅成一卷。制數記則言禮樂制度。故訓記則言小學。書皆未成。梗槩具見斯集。段玉裁附識。

迎日推策記

爲儀象考識。日躔渾圓而中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圓周之一。設其樞象北極也。爲規載之曰。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隨北極高下。以察各方之節氣刻分。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圓周之一。是爲北極璿機。璿機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十有三衡。分至之間。截黃道爲六者。四應一歲之中氣。節氣。衡百度六十分。應晝夜之刻分。分十有二秒。以知里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不滿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北極焉。載於子午之規。以周知一歲。婺女爲玄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雖察星極以知右旋。察北極以知左

旋。天行之大致舉矣。天左旋。日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之盈縮。月之遲疾。五步之益。以留退。有規法。以知差數。日月五步之規法。盈縮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成。至動有常之機也。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躔月。遼。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曆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紀於曆數者。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凡推步久。則必差。非失在天行。亦非立法之宜。於時革。渾圓至大。數所難窮。譬猶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是故設氣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日月之盈縮遲疾。此之謂有定之差數。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逆順。以成盈縮者。曰左旋之規。今步算家名本輪。下半周。去地近爲卑。極近爲最卑。又名高衝。上半周。去地遠爲高。極遠爲最高。本輪之左右。遠近高卑。適中爲中距。中其規。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適終其道。謂之經歲。名平歲實。亦名恆歲實。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以近本輪心爲最近。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引數。歲不及一終。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卑。歲行。又剖之爲最卑。日行。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恆倍之。而再終。名倍引數。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下半周之半。爲盈初。下半周爲縮末。盈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上半周之半。爲縮初。上半周爲盈末。縮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自盈初。

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爲加差。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也。爲減差。月道今名白道。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名本輪。其最卑名入轉。最高名月孛。中其規。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終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轉周。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高行。又名月孛行。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上半周爲疾末。遲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下半周之半爲疾初。下半周爲遲末。疾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自疾初爲八轉。滿四限。謂之轉終。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名負圈。合均輪全徑及次輪半徑爲負圈。半徑。其心在均輪上。當次輪最近點對衝之處。其周曰次右旋之規。名次輪。其心在負圈上。負圈不旋轉。與右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名次均輪。其心在次輪上。右旋。月在次均輪上左旋。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名倍離。朔至望。望至朔。而兩周朔望時。則次均輪心。最近於均輪心。兩弦時。最遠於均輪心。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朔望時。次均輪心。正值次輪均輪相切之處。從地心作直線。過次均輪心。朔望時。月必在下。兩弦時。必在上。皆正當直線。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有平朔。有定朔。平朔者。本輪心所到。定朔者。月之實體與日會。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又名計都。於是月透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又名羅睺。今歐巴謂中交爲正。正交爲中。於是月透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尚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尙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

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入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步算家謂之交行亦謂之羅計左旋行度，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微。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九道八行之用，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名白極繞黃極本輪，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名負白極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季過季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名倍離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名黃白大距，爲之加邇焉。上下弦月道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間漸差而近。雖翕闢之節，未昭然明著，其故亦適是也。屈原賦之文曰：圓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填星七，恆星八，有象之高，下止於八。竝各爲右旋，然則大氣左旋，而九歟。填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重。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重。古之治歷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也。漢以降，推測滋繁，於是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有稽其規法。曰左旋之規，名本輪。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填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填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熒惑幾二年。太白二百二十

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皆名最高行。星所屬之規。名歲輪。又名次輪。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凡日月五步之規法。其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人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人視之加大。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名伏見輪。在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

九道八行說

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曆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

入陰曆。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赤道。以四年過半。循二赤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曆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曆謂之正交。古曆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曆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考諸古曆。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考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

周髀北極躡機四游解一乙亥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躡機也。虞夏書在躡機玉衡。以齊七政。蓋設躡機以擬黃道極。後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躡機。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躡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法。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

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正北極以爲中北極。璿機環繞而成規。均分之爲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機起正北子位。是謂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直丑位。是謂建丑。立春過寅宮啓蟄。今爲雨水。爰直寅位。是謂建寅。雨水。今爲驚蟄。過卯宮春分。爰直卯位。東游所極。是爲建卯。穀雨。今爲清明。過辰宮清明。今爲穀雨。爰直辰位。是謂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直巳位。是謂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直午位。南游所極。是謂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直未位。是謂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直申位。是謂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直酉位。西游所極。是謂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直戌位。是謂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直亥位。是謂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而復起子宮。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考北極璿機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

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寶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昴朝觀。南門在亢氏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觀。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月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旦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觀。旦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旦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

與丁升衢書丁酉

易玄星紀譜頗不通。上層列二十八宿。各注總度。終於三百六十五。無小餘。次層列十二次。注分野。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三層用孟喜易坎離震兌四正卦之爻。配二十四氣者。四層用李溉所傳卦氣圖十二辟卦之爻。配七十二候者。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五層用諸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爻錯綜。

之以一爻配玄之二贊，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及其準易，因空格附記諸家所推玄之九贊，配日躔宿度，與節氣次舍之屬，七層八層，列玄之九贊，與五層相配，楊子雲本太初三統之法作玄，而此乃用四分法，已不合子雲意矣，襲漢人卦氣，又不解六日七分之法，使不能循環相接，由疏於算學，強作解事也，舊本式樣不分曉，今擬一式，使開卷了然，整齊易寫，譌脫處皆推明粘簽，可照改也。

再與丁升衢書丁酉

太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兩贊配一日，終於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未有躋贏兩贊，配半日，及歲之小餘，太初曆一晝夜，千五百三十九小分，是爲日法，卽爲度法，其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滿度法，得三百六十五度，有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歲周卽爲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三百八十五，因而四之，得千五百四十，滿日法成日，仍有小餘一，是四年而大於四分曆者一，小分六千一百五十六，六年而較四分曆少一日矣，漢已後，歲實各曆不同，未有過四分日之一者，獨太初曆過之，晁說之謂溫公本太初曆而作玄曆，考其所計分秒，從用四分曆耳，絕不涉太初也，此譜上一層宿度，次二層十二次，皆取之漢書，乃赤道度，後漢永元四年，賈逵奏稱，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十五年，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與赤道宿度多異，節氣準黃道，不準赤道，則凡就赤道言節氣者，謬也，況列宿有歲差，唐虞冬至日在虛，乃玄枵之中，殷在嫫女，乃玄枵之維首，周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在斗，故周人名斗牽牛爲星紀之次，今冬至日在箕初，乃析木之津，正中漢書言星紀中牽牛，初冬至者，未測驗故也，四分曆改爲斗十九度冬至，太初之失見矣，次隨星名。

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祖沖之論之甚詳。則凡以十二次之初爲節氣。十二次之中爲中氣者。謬也。此兩層其謬多端。次三層乃易緯所謂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者。次四層乃易緯所謂十二辟卦。爻配一候者。次五層雖取易緯卦氣起中孚之說。彼以候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均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卦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是爲六日七分法。此以相比之候大夫卿公辟五卦六爻相間。乃兼用齊天保曆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者。此層當與子雲八十一首。準易六十一卦者合。而乃與上次四層爻準一候五日。皆終於三百六十。闕玄之馴準坤九贊。及將準未濟之初一。此十贊合爲五位。斷而不續。上次三層爻準一氣者。亦不數此五位。因傳會其說。謂坤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示八十一首虛一不用。夫子雲以躋贏繫養之末。欲該曆日與天度之餘分。未聞闕馴不用。且闕將之初不用也。次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次七層八層。列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其次六層空格。附錄范叔明郭元亨司馬溫公三家異同。范叔明以二十四氣均分七百二十九贊。氣得三首三贊。又二十四分贊之七。所云氣起者。以餘分在此贊也。既詳其餘分。而氣終定於前一贊。則餘分未盡。是自亂其例矣。郭元亨以兩贊配一日。而分晝夜。自中之初一起。終於養上九三百六十五日之晝。餘歸躋贏。溫公以一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一贊得四十分十六秒。合八十一首之贊。共得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分十六秒。於四分曆仍有六十分二十四秒。以四十分十六秒繫之躋。二十分八秒繫之贏。二法歸餘於躋贏。優於最上兩層起大雪。要其不知列宿有歲差失。則均焉。

續天文略序

臣震謹案書言敬授人時。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其在周官。推步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各有專司。故司馬遷史記分爲八書之二。古者小民咸識天象。仰瞻星漢。用知時節。而趣耕作。夏小正月令諸書。示農事。女工。弗怠緩也。而律設科條。私習天文有禁。乃以絕民間。或妄語禳祥。是二者又有宜講求不宜講求之別矣。然施之於用。雖二事。苟溯而上之。日月星運。行有常。其爲體也。則一。宋鄭樵通志錄步天歌。兼及其注文。繼以晉書所列天漢起沒十二次。度數州郡躔次。又參以隋書所列七曜。述是數者。爲天文略。樵稱歌詞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語休祥。而注內仍不免涉災祥休咎。至若十二次宿度。雜舉劉歆費直蔡邕三家。則由未解歲差。故存其殊致。莫之折衷。其以郡隸州國也。如曰燕幽州。而所隸有西河上郡北地。此三郡實古雍州。曰衛而配以并州。下列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此九郡遠出雍西。曰魏而配以益州。隸廣漢。越巂。蜀郡。犍爲。牂牁。巴郡。漢中。於下實非魏之疆土。曰秦雍州。而所隸乃雲中。定襄。鴈門。代郡。大原。上黨。又屬戰國時趙域。晉書此條譌舛特甚。旣無從是正。不宜取以滋惑。蓋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間。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前書闕遺。或賡所未及。凡占變推步不與焉。考自唐虞已來。下迄元明。見於六經史籍。有關運行之體者。約而論之。著於篇。

水經鄴道元注序

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鄴道元。字善長。撰水經注四十卷。蕭寶夤之亂。道元叱賊而死。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善長雖依經附注。不言水經撰自何人。唐書藝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違異。晉已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則景純已不能言其作者矣。崇文總目。水經注亡者五卷。今所傳。卽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譌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員水。案舊作斤江水。今從漢志作員。凡百二十三。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者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興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鄴注之譌。爲經者。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經文敍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該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淆。而尋求端緒。可俾歸條貫。善長於經文。涪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小廣魏。卽廣漢縣也。於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季。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實魏人纂敍無疑。史言善長好學。廣覽奇書。故是注之傳。或以其綜覈。或尙其文詞。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下不失地勢。取資信非一端。然譌舛旣久。雖善讀古書。如閻百詩。顧景范。胡朏明諸子。其論述所涉。

猶輒差違。斯訂正之不可以已也。審其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差。是書所由致謬之故。昭然可舉。而正之。至若四十卷之爲三十五。合其所分。無復據證。今以某水各自爲篇。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已北。河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敍矣。南方之水。莫大於江。而江已北。江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敍矣。惟以地相連比。篇次不必一還其舊。庶乎川渠纏絡。有條而不紊焉。休寧戴震。

河水一。河水二。河水三。渠陰溝水。坂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汾水。管水。文水。原公水。同過水。澮水。涑水。淇水。清水。渭水。漆水。沮水。滄水。洛水。穀水。澗水。灋水。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水。濁漳水。清漳水。滏水。易水。巨馬河。聖水。灤水。灤餘水。沽河。鮑巨水。濡水。遼水。小遼水。淇水。濟水。汶水。淄水。巨洋水。濰水。東汶水。膠水。泗水。洙水。沂水。沫水。淮水。汝水。澧水。灋水。觀水。澗水。灑水。洧水。潞水。決水。泚水。泄水。肥水。施水。江水。夷水。夏水。涓水。膠水。漾水。潛水。羌水。涪水。梓潼水。南沮水。漳水。沔水。潁水。均水。丹水。粉水。涪水。湍水。比水。白水。漸水。沫水。青衣水。若水。淹水。油水。澧水。沅水。延江水。資水。湘水。鍾水。深水。耒水。涿水。漣水。漣水。澗水。廬江水。贛水。漸江水。桓水。葉榆河。溫水。存水。浪水。灑水。涇水。溱水。漆水。斤員水。禹貢山水澤地序。

書水經注後

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所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酈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是書至唐宋間。遂殘闕淆紊。經多誤入注內。而注誤爲經。校者往往以意增改。如河水注。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又東南。逕溫宿國。北河皆當作枝河。蒙上左合枝水之文。今本作北河者。殆後人所改。又如濟水經。

文。東至北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棗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經。胡朏明引其文。乃曰。上有北礫溪。故此爲南礫溪。石字衍。不知注明言礫石溪。東北注濟。則濟實過其北。且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南北二字。殆後人誤增。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據崇文總目。酈氏書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蓋後人所分。以傅合其卷數。元和志寰宇記等書。引水經注。滹沱河。涇水。洛水。今皆無之。或在所亡之五卷內歟。水經有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氏通典引水經四事。證其爲順帝以後纂。敍郡國志。桂陽郡。漢寧。永和元年置。吳改曰陽安。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百二十里。三國時。吳與蜀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已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已東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吳志。孫皓甘露元年十一月。以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未聞魏取陽安事。而水經鍾水。北過魏寧縣之東。蓋作水經者。魏人。故於廣漢。漢寧。悉改曰魏。其書實出一手。舊唐志云。郭璞撰新唐志。以爲桑欽。晁公武云。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王伯厚云。酈氏附益。皆非也。今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治酈氏書者。毋如亂絲。而還其注之脈絡。俾得條貫。非治水經而爲之也。乙酉秋八月。戴震記。

答曹給事書 庚寅

承示元和志汾州一條。僕有其全書。曾摭入志。其書之可寶貴。自孟堅地理志。道元水經注而外。無有上之者矣。然地志至隋唐。鑿空傅合之說。又多於前人。稍失精覈。不能無謬。如敍汾州沿革數行云。後屬魏。

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謬一云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縣。謬二云黃初二年。乃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謬三云高齊又於此城置南朔州。謬四云周宣帝於此置汾州。謬五云大業三年廢汾州。謬六水經注謁泉山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而張守節引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元和志西河縣卜商祠在縣北四十里。考之魏書。太和八年置西河郡。治茲氏城。是爲西河郡治。在茲氏之始。道元注水經時。西河郡治新在此地。故於謁泉山及文水。汶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以此地近汾遠河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虛加之汾上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浮河非浮汾也。道元以浮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咸於魏都安邑不遠。況古所稱西河。未嘗以名郡。卽吳起爲西河守。亦非如後世之郡守。特舉龍門西河。該河之左右諸城。魏未失陰晉少梁已前。其疆土在河西者。南至華陰。西至洛水。北至今榆林府之北。鄂爾多斯地。而趙之西邊邑。與魏鄰。不與秦鄰。故趙成侯三年。當魏武侯之十五年。趙世家云。魏敗趙。蘭及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取少梁。越四年。當趙成侯之二十四年。趙世家始云。秦攻我。蘭其後。蘭離石中陽。屢失於秦。力復之以守險。魏秦之攻趙。蘭皆自河西來。漢茲氏縣在離石正東。趙地非魏地。凡以爲魏之西河者。謬也。東觀記。西河郡治平定縣。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吉甫言理富昌縣者。徒因地理志首列富昌。故云。然後漢書始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孟堅作志。未有斯例。閻百詩曾論之。如梁國先書碭。而治睢陽。汝南郡先書平輿。而治上蔡。是也。百詩於西河郡。亦從元和志。則偶失檢耳。凡以爲漢西河郡治富昌者。謬也。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道元注云。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虛山。

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
爵上其年十一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立石碑以述功德今案晉書西河
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諡字及改封與水經注微異
水經以碑繫之魏黃初二年尤可致疑元和志云魏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置西河郡然則黃初二年實魏
置西河郡之始前此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廢西河郡人太原至是復分太原之四縣置西河郡也黃初
二年下常有記置郡所起者脫去其文自黃初二年越二百六十四年爲北魏太和八年西河郡始治茲
氏城司馬斌葬茲氏故有廟碑在此吉甫因水經注西河王廟碑繫之茲氏繫之黃初遂以爲是時卽置
郡茲氏殊疏晉書地理志西河國領縣四首離石固用後漢書例縣名先書郡所治況碑文言其郡帶山
側塞宜爲離石甚明晉改茲氏曰隰城碑末稱離石令宗羣等不稱隰城魏晉之西河皆因漢永和五年
徙治離石之舊可據證固不一矣凡以爲魏晉之西河治茲氏者謬也元和志介休下云後魏明帝時爲
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遷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爲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隋書以南朔州爲齊置
與介州皆於西河郡下言之疏謬失覈南朔州介州並在介休而元和志又汾州下溷稱高齊於此城置
南朔州蓋雜襲羣書前後失檢如是凡以南朔州繫之高齊繫之汾州者謬也魏書地形志延和三年置
吐京鎮太和十二年改鎮爲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今隰州孝昌中陷移治西河事詳裴良傳是爲汾州
治在西河之始不待後周宣帝也且西魏別置汾州在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後周以東魏之南汾州爲
汾州在今吉州尋改置汾州於今霍州平齊後廢齊之汾州其郡縣屬介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汾州曰呂

州卽後周所置。在今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浩州。三年改浩州爲汾州。是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而漫曰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二年廢汾州。甚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圖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六焉。此外府境。故實水經河水。南過西河圖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據地望考之。中陽西濱河。當於今寧鄉縣境。趙世家。秦取我西都。及中陽是也。道元乃云中陽故城在東。東翼汾水。不濱於河也。元和志於孝義縣下云。魏移西河郡中陽。於今理此條。可證明水經之中陽。其所本之書。道元偶失檢。元和志中如此事。僕曩者嘗據以證水經。及道元注。各一中陽。至若漢志。西部屬西河郡。中都屬太原郡。魏王泰張守節瀾而一之。水經。汾水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云。汾水於縣迪爲鄆澤。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鄆。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瀕洩之澤。俗謂之鄆城泊。許慎說文曰。瀦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入河。卽此水也。道元所言鄆澤。北起大陵。南接鄆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最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瀦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多呼某河。叔重得古學。於賈侍中未嘗少假借。漢中陽西濱黃河。說文亦一證。道元就瀦字與鄆字牽合。謬矣。孟堅以鄆縣北九澤。當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燕有昭餘。祁。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而周禮昭餘。祁與摩池。嘔夷。涑易並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卽瀦水。出靈丘。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瀾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

昭繁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蓋以漢人言周秦則多失。以後魏人言漢魏晉則多失。以唐人言後魏齊周隋則多失。勢使然也。魏收卽後魏人。而地形志不能詳魏之州郡輿廢。其餘史牘。後一代作前代。地志疏漏。譌舛實多。子長良史也。而史記中往往涉傳聞失實之語。謂介之推逃入絳山。顯戾於左氏春秋。漢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武澤本名虎澤。唐人避廟諱所改。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云。虎澤應在五原曼伯之北。後漢建武二十六年。詔使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之虎澤。亦卽此澤也。蓋境相接矣。其說得之。五原曼伯。其故城在河之西。而顯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以穀羅城及虎澤在永寧州北。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皆無可指實。自府而西北至永寧州之北。羣山簇擁巖谷之險。絕無平地。以容所謂虎澤者。平遙志有尹吉甫將臺及墓。則後人以晉地之太原釋涇陽西北之太原。而吉甫之跡不難東移千餘里。且指一墓實之。元和志孝義縣西五里有魏文侯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縣志則城西五里有魏文侯墓。與元和志合。城東六里有段干木墓。與元和志不合。縣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一縣中而段干木墓凡二三。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唐貞觀中。詔芮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墓。並禁樵採。元和。在貞觀後。幾二百年。而在芮城者。又在孝義。凡宗仰昔賢。用寄愛慕。雖指不知誰氏之壟。而聞名起敬可也。援以證實用。資考覈。必有起而辨之者。志事頃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處。略陳梗概如右。

應州續志序已五代

余曩因詩古文詞所涉。檢尋郡邑書志。其於經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廢縣。以及境內之利病。往往遺而不

載或載之又漫無據證志之失大致盡然南豐吳君爲應州政事之餘暇取舊志續之既見者不復贅於篇曰應州續志書成請序於余余覽其書凡舊文失覈必按諸史事糾謬補逸蓋不徒踵續是任也君既勤於考訂則余更質以未入是編二事其一舊志相承襲謂秦漢爲陰館縣考漢志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而武五子傳作台水許叔重說文解字灑水出陰館累頭山灑水卽治水也魏書道武帝西幸馬邑觀灑源水經字譌作溼以爲出陰館則同寰宇記累頭山在雁門縣西北六十里今山在朝代間其東南三十五里卽句注山陰館城在句注陁北水經注桑乾枝水東流通結兩湖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又東北注灑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流四十九里逕巨魏亭北其言崞川水也北逕繁峙巨魏亭劇場闕駟十三州志劇陽在陰館東北百三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汪陶廢縣在應州西一統志汪陶在山陰縣東白狼堆在應州西北巨魏亭在州北劇陽在州東北然則應州殆漢汪陶劇陽二縣地陰館於地非比矣其一北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領善無沃陽二縣方輿紀要沃陽廢縣在應州西南善無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漢縣考漢志沃陽有鹽澤水經注鹽池西南去沃陽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中陵今寧武之神池縣而善無又在其北沃陽鹽池唐爲安北都護之胡落鹽池今偏關外歸化城西蒙古部地也偏關五寨所食鹽今仍自蒙古來況中陵善無沃陽之水歸樹頽水以注黃河然則漢沃陽東南距應州遠甚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爲重吳君雅才閎博舉其境內利民病民者旣殫心求之而於沿革山川志之所列咸務底精確不苟同積古以來守譌傳謬茲二事度亦君之樂聞也夫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管水。水經所謂出管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經所謂出沽縣北山者是也。沽北山一名沽嶺。嶺西鳴水。沽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治河北入漳。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沽嶺南。迤西爲木瓜嶺。石嶽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嶽。轅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嶽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沽嶺。近北二泉。竝發爲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皋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爾。從者應曰。昨雨盛。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水下。余疑之。復行十數里。則清澈。鏘鳴者。曲赴山石間。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旣而果至。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歎水性之清濁遲迅。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復行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洞過水折而西南流。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間。與壽水會。流七八里。皆迤邐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深莫能測。四面山皆土。戴石巉巖。刻秀。建公村隱其間。居人涉水者。或以砵。或以略。約余畏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邑。識官長人。其山川醇樸之氣。可知也。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洞過於始濁。魏書地形志云。同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沽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同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旁耳。志言五水。而厘臚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

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嶸山涂谷者也。大嶸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衆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穰稔千頃。彷彿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醜渠數十。其穀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收作志失之也夫。

戴東原集

卷七

句股割圓記上

割圓之法。中其圓而觚分之。截圓周爲弧背。經弧背之兩端曰弦。值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爲句。減矢於圓半徑。餘爲股。經句股之兩端曰徑隅。亦謂之弦。句股之弦。得圓半徑也。句股弦三矩方之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於圓徑。餘爲股弦并。矢恆爲股弦差。差并相乘爲句之方。減句於圓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矢於圓徑。餘爲句弦并。其矢爲句弦差。差并相乘爲股之方。引圓徑於弧背外。成句股弦。弧背外之句。謂之矩。分弦謂之徑引。數股得圓半徑也。次弧背外之股。謂之次矩。分弦謂之次引。數句得圓半徑也。半弧弦謂之內矩。分次弧弦之半以爲股。謂之次內矩。分方圓相函之體。用截圓之周徑。而函句股差并之率。四分圓周之一如之。規方之四隅。而函圓之周。凡四觚如之。因方以爲句股。函圓之半周。凡三觚如之。圓周之外內所成句股弦。皆方數也。隨徑隅所指割圓周成弧背。皆規限也。限同則外內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外內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斯可以小大互權矣。圓之半容句股。則圓徑爲句股之弦。句與股復爲弦而析之。成同限之句股。三四分圓周之一。隨徑隅所指。成同限之句股。三凡同限互權之率。句股之大恆也。句股應矩之方。變而三觚。不應矩之方。以句股御之。截爲句股六。而同限者各二。三三交錯。是以展轉互權。半弧背過四分

圓周之一以減圓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截其內三觚一倨於句股引而截其外所知之矩爲弦其對觚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所測之距爲弦測知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或測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則於圓半周減一觚規限餘爲兩觚規限之并半之爲半并弧兩距之差并與半差弧半并弧之矩分相應凡三觚之截爲句股兩弦之差并所爲方及兩句之差并所爲方其幕等也凡同限之句股弦小大差并互爲方其幕等也

句股割圓記中

渾圓中其圓而規之二規之交循圓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圓周之一規之翕闢之節也緣是以爲經謂之經度橫截經度之外謂之緯度經之內規之謂之經弧緯之內截其規謂之緯弧經緯之度界其外經緯之弧截其內是爲半弧背者四以句股御之半弧背之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同限之句股弦各四古弧矢術之方直儀也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四而五是故參其體兩其用也者旁行而觀之也旁行以用於經度則經弧矩分爲句緯度次內矩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緯弧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度則緯弧矩分爲句經度次內矩分爲之股緯弧內矩分爲句經弧次內矩分爲之弦旁行用於經弧則經度徑引數爲之股經度內矩分爲句緯弧徑引數爲之弦旁行用於緯弧則緯度矩分爲句經度徑引數爲之股緯度內矩分爲句經弧徑引數爲之弦儀之立也爲方四成旁行而得同限之句股四經度矩分爲句則緯度矩分爲之股經度內矩分爲句則緯弧矩分爲之股經弧矩分爲句則緯度內矩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則緯弧內矩分爲之股凡句股二十有四爲

互權之率五。遵古已降。推步起日至。斯其本法也。引而伸之。以經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以至經。弧謂之次緯儀。以緯度爲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以至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爲半弧背者。三成圓周。句股弦於是命半弧背之外。內矩分曰方數句股弦。圓周句股弦。古弧矢術也。必以方數句股弦御之。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立術之大恆也。次緯儀經弧爲其句弧。緯度之次半弧背爲其股弧。緯弧之次半弧背爲其弦弧。弧之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方數句股弦各三。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弦面各一。加一於三。而四。旁行觀之。股弧徑引數爲股。則弦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句弧。弦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次內矩分爲之弦。以用於股弧。股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弦弧徑引數爲之弦。以用於句弧。弦弧。次內矩分爲股。則句弧內矩分爲之句。則弦弧內矩分爲之股。句弧內矩分爲之句。則弦弧內矩分爲之弦。取節於方道。儀之經度爲其限。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權之率。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翕闢之節。經度也。是故有經度互權之率。次經儀。翕闢之節。緯度也。有緯度互權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圓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凡構綴之規法五。皆四分之一。以爲其限。而交加前卻之半弧背。四合而爲儀者五。以方直儀爲之通率。半弧背三合而爲儀者十。以次緯儀爲之通率。凡爲儀十有五。是謂一終。得方數句股弦三百。弧矢術之正。整之就。敍矣。

句股割圓記下

三。觚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圓之規限。正視之中繩。側視之。隨其高下而羨。惟平視之中規。皆以平寫之。循規限之端。竟半周得圓徑。衡截圓徑。齊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與弦易。

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限爲其限。凡矢屬於規限之端。弦屬於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半弧弦。準是率率之四分圓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一象。是爲規限之一終。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圓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觚規限。於圓半周。用其外弧爲兩觚規限。內矩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觚共用之觚與距也。若三觚各以爲渾圓之一極。距觚四分圓周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觚三距。則觚同。其距之規限距同。其觚之規限。前率大小。倨句之體更也。後率觚與距之體更也。句股互權之大恆。觚之規限。內矩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圓之規限。則觚之規限。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展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對觚。則截之成圓周。句股弦者二。各視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爲半弧弦。其弧背渾圓大規也。半弧弦不滿圓半徑者。以矢爲樞。以半弧弦規之。成渾圓之小規。衡截正視側視之規。側視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圍之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爲大小矢。則與中圍大規之徑爲大小矢相應。三觚之用兩距差并也。所知之觚。或所求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旁於觚之右距。以平寫之。爲平視之規。則左距爲側視之規。截左距之末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兩距差弧并弧之矢差。半之爲矢半差。以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弦。以差弧與對距之兩矢差爲句。左距側視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矢。爲之弦。如是得同限之句股二。而句與弦通一爲率。凡觚之規限。中圍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並通一爲率。若左距適四分圓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爲中圍大規。若左右距相等。無差弧。則并弧之矢。半之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弦。對距之矢爲句。小規之大小矢爲之弦。以觚求距。求對距之矢也。以距求觚。求觚之規限大小矢也。

策算序

漢書律歷志算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枝而成六觚爲一握古算之大略可考如是其一枝謂之一算亦謂之籌梅福傳福上書曰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所謂九九蓋始一至九因而九之終於八十一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是也以九九書於策則盡乘除之用是爲策算策取可書不曰籌而曰策以別於古籌算不使名稱相亂也策列九位位有上下凡策或木或竹皆兩面一與九二與八三與七四與六共策五之一面空之爲空策合五策而九九備如是者十各得十策別用策一列始一至九各自乘得方幂之數爲開平方策算法雖多乘除盡之矣開方亦除也平方用廣立方罕用故策算專爲乘除開平方舉其例略取經史中資於算者次成一卷俾治九章算術者首從事焉乾隆甲子長至日東原氏戴震序

刊九章算術序

古者六藝之教禮樂殘闕失傳射御則絕無師說書者治經之本塵塵賴許叔重說文解字略見梗概而所謂九數卽九章世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余訪求二十餘年不可得疑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恆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召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國家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審知劉徽所注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旣進聖天子命卽刊行又御製詩篇冠之於首古書之隱顯蓋有時焉誠甚幸也吾友屈君魯傳亦好是學願得九章刊之從余錄一本今秋之仲曲阜孔君體

生訪求得算書若干卷。係毛氏屢影摹宋刻者。屢識其後。有云從太倉王氏得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四種。從章丘李氏得周髀緝古二種。後從黃俞邵又得九章。皆元豐七年祕書省刊版。每卷有祕書省官銜姓名一幅。又一幅宰輔大臣。自司馬相公而下。俱列名於後。余急假之。孔君獨九章卷六已後闕。因更校改數字以寄屈君。而記其得是書之不易如此。休寧戴震。

夏侯陽算經跋

隋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二卷。舊唐書經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甄鸞注。新唐書藝文志列夏侯陽算經一卷。甄鸞注。又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韓延乃作注者姓名。亦猶新唐志中稱李淳風注。甄鸞孫子也。而直齋書錄解題載元豐京監本云三卷無注。蓋甄鸞韓延兩本易溷淆。乃加姓名以別之。而傳寫又各有并析。故卷秩互異歟。且唐志載李淳風注。明算科十書。獨不及夏侯陽算經。蓋李注者甄鸞之本。當宋時已佚歟。然皆不言陽爲何代人。序有云五曹孫子述作。滋多甄鸞劉徽爲之詳釋。則其人當在甄鸞後。而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有云封魏劉徽淄川男。晉姜岌成紀男。張丘建信成男。夏侯陽平陸男。周甄鸞無極男。又張丘建算經序云。夏侯陽之方倉。則陽爲晉人。在甄鸞前明矣。書內又稱宋元嘉二年。徐受重鑄銅斛。至梁大同元年。甄鸞校之。則係隋初人去。梁稍遠。故目梁時斗尺爲古所用。其辨度量衡云。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稱尺。并五尺度。斗升合等樣。皆銅爲之。倉庫令諸量。函所在官造。大者五斛。中者三斛。小者一斛。以鐵爲緣。勘平印書。然後給用。及課租庸調。章稱賦役。令論步數不等。章稱雜令田令之屬。皆據隋制言之。則是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纂入之序。亦當爲延所作。故李淳風取甄鸞本而舍是志。亦以

韓延夏侯陽算經別之也。韓延爲隋人。蓋無可疑。其書務切實用。雖九章古法。非官曹民事所必需者。亦略而不載。於諸算經中。最爲簡要。且於古今制度異同。多資考證。尤足寶重。云。今此本卽韓延所傳。無注本。宋元豐京監所刊者也。昔毛氏斧季得之太倉王氏。余今假之孔君體生。因題其後。休寧戴震。

釋車

車式較內謂之輿。其深謂之隧。枕輿下謂之軫。軫謂之收。揜輿旁謂之輳。式前謂之帆。帆謂之陰。縮轆上者謂之較。輿前卑於較者謂之式。車闌謂之輪。輪內之輪謂之軹。式下人所對謂之輳。輪輳謂之牙。牙謂之輶。輪輳謂之輻。輻近轂謂之股。近牙謂之骸。輻端之柄。建轂中者謂之菑。菑沒鑿謂之弱。建牙中者謂之蚤。以偏柄入牙而出之謂之綆。轂空壺中所以受軸謂之輳。輳謂之菴。以金裹轂中謂之釘。大釘謂之賢。轂末小釘謂之駟。轂端鑄謂之輶。輶謂之軹。以革幘轂謂之軹。軸末謂之轉。軸當轂釘間之以金謂之錙。軸端之鍵。以制轂者謂之棗。伏兔謂之轆。輿下任正者謂之輳。輳出軹前穹而上謂之胡。胡謂之侯。轉端謂之頸。後謂之踵。當兩轆之間謂之當兔。輶謂之衡。衡下烏啄謂之輶。所以持衡者謂之軹。車蓋之杠謂之棎。蓋斗謂之部。其柄謂之達。常隆屈謂之弓。弓近部謂之股。弓末謂之蚤。大車之較謂之牝服。其內謂之箱。所以引車謂之轅。輶謂之馱。持馱者謂之輶。輪輳謂之渠。有輻謂之輪。無輻謂之輳。

羸旋車記壬戌

車人爲漑器。六分其軸之長。以其一爲之圍。信其軸圍以爲車廣。兩牆與軸。是謂參均也。軸之兩端。中其軸以設其樞。斲軸欲直。設樞欲正。二者旣得。轉之如將自轉焉。斲軸不直。設樞不正。二者失職。則及其轉。

之也。車必偏重。重者在下。輕者在上。則必如倍任矣。爲牆因軸之圍。竟軸而爲羸旋之牆。兩牆之間。謂之羸旋之溝。水之行於羸溝也。水猶然走下也。不知其旋而上也。牆之法。建之柱而編之。而堊之。旣堊欲其無罅也。凡溝。眡軸徑以爲度。或倍焉。或參焉。已廣。則吐水多。而宜偃。已狹。則吐水少。而宜高。牆之外。削版爲之圍。以鐵約之。旣約以漆塗之。圍版之內。欲其附於牆也。其外欲其合之固也。車之上端爲輪。設之。或人力。或假器若物之力。別爲任挽之輪。以發其櫂而轉之。其銘曰。我稼我穡。時惟爾翼。我恬我息。時惟爾力。籌車穰穰。佐我康食。銘爾之勞。終古不忒。

自轉車記

車人之事。爲規長二十度。博一度。度之大小。眡其制。車之用。在輪。輪有九等。櫂有二式。以半規之十度。爲輪之半徑。謂之十度之輪。周六十櫂。其次九度之輪。周五十。有四櫂。其次八度之輪。周四十。有八櫂。其次七度之輪。周四十。有二櫂。其次六度之輪。周三十。有六櫂。其次五度之輪。周三十。有十櫂。其次四度之輪。周二十。有四櫂。其次三度之輪。周十。有八櫂。其次二度之輪。周十。有二櫂。其次爲任挽之輪。周六大櫂。任挽之輪。一度也。以交於十度之輪。而發其櫂。十度之輪。其上爲六度之輪。謂之發輪。發輪之上。爲二度之輪。謂之接輪。接輪之軸。交於懸重之輪。大與接輪等。發輪之櫂。眡六度之輪。接輪之櫂。眡二度之輪。凡軸。周六櫂。爲輪。方其軸。當輻之圍。夾軸而爲四輻。輻周之輞。輞設之櫂。大輪。輻方一度。輞厚一度。小輪。有輞。無輻。輞厚五分度之四。凡輪。以上輪之櫂。交於下輪之軸。櫂十度之輪。其櫂交於發輪之軸。櫂接輪與發輪之櫂。相交也。是故十度之輪。暨接輪之軸。無櫂。十度之輪。旋轉一周。得任挽之。七百二十五萬七千六百周。欲車之利轉。則任挽之輪。其

軸設飛輪。或二之。或三之。凡輪均其圍而周分之。以設櫂。因於輞者爲斜櫂。以鐵裹之。植於輞爲立櫂。以鐵爲之。凡軸皆用立櫂。輪皆用斜櫂。十度之輪。暨任挽之輪。亦立櫂也。櫂端五分度之二。櫂間空五分度之三。軸之兩端。以鐵爲之。樞樞徑五分度之三。樞長五分度之四。爲柱。以鐵穿含樞。而轉之。設穿必以其輪之度。上櫂與下櫂相交。減三分度之一。接輪最上發輪。次之十度之輪。至二度之輪。遞次而下。任挽之輪。出架外。別爲之柱。架之高與立柱等。長三之二。廣三之一。

卷八

法象論有序

易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夫道無遠邇。能以盡於人倫者。反身求之。則靡不盡也。作論以詒好學治經者。

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三極之道。參之者人也。天垂日月。地竅於山川。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是故陰陽發見。天成其象。日月以精分。地成其形。山川以勢會。日月者。成象之男女也。山川者。成形之男女也。陰陽者。氣化之男女也。言陰陽於一人之身。血氣之男女也。魂魄之合。官乎動靜。精能之至也。魄之謂靈魂。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慧聖。明聰慧聖。天德矣。立於一曰道。成而兩曰陰陽。名其合曰男女。著其分曰天地。效其能曰鬼神。天地之道。動靜也。清濁也。氣形也。明幽也。外內上下尊卑之紀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義。人之紀。分則得其專。合則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條理也。

合也者。道之統會也。條理明。統會舉。而貴賤位矣。貴者君之。賤者臣之。而治化出矣。徵之於臣道。妻道無失。知其君道立矣。是故列星之垣衛拱所尊也。謂之天官。示於上。應於下也。日行中道。月五星各由其道。而宗之。各爲遲疾而會歸之。故日者君之象也。月嚮日而生明。其精感常合氣物。常分化。則爲燥溼。爲水火。日月者水火之精。燥溼者陰陽之交。山川者燥溼之位。水以合而盛。火以分而盛。木火之德分也。金水之德合也。地之高者。山原丘陵。本乎燥。其下者。川隰谿谷。本乎溼。氣分則生燥。氣合則生溼。氣輸則生變。氣精則生神。神盛則無失道。山有分無合。川有合無分。燥溼水火之義也。山川之情。其初皆分。其究皆合。君臣夫婦之道也。人中處天地之間。相親而久。治道莫大於君臣。徒愛人不知治人者。不能以行於父子。夫婦兄弟。故君道得人。紀所由得也。一人之身。血氣和則夫婦心得其正。百體從令。則君臣故心也。舍天德。君百體者也。氣者有君道。以能統乎血者也。盈天地之間。道其體也。陰陽其徒也。日月星其運行。而寒暑晝夜也。山川原隰丘陵谿谷。其相得而終始也。生生者化之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分者其進。合者其止。進者其生。止者其息。生者動而應求。立乎至博。息者靜而自正。立乎至約。博故與爲條理也。約故與爲統會也。草木之根幹枝葉花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學也。如生存其心。以合天地之心。如息爲息。爲生。天地所以成化也。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智通仁發。而秉中和。謂之聖。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是故仁得則父子親。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天。所以成象。地所以成形。聖人所以立極一也。道之至也。

善曰仁曰禮曰義。斯三者。天下之大本也。顯之爲天明。謂之命。實之爲化之順。謂之道。循之而分治有常。謂之理。命言乎天地之中。昭明以信也。道言乎化之不已也。理言乎其詳至也。善言乎無淆雜也。性言乎本於天。徵爲事能也。言乎其同。謂之善。言乎其異。謂之材。因材而善之。謂之教。材以類殊。則性殊。人之材不侔也。而相肖以類。故性亦相近。得化育之正。以爲形氣。而秀發於神。材也。善則其中正無邪也。材一於善。不貳其德也。智仁勇是也。血氣心知之性。人皆有之。非二本然也。分而言之。懼夫人之與天地日以隔也。血氣心知之性。主乎材。天之性全乎善。主乎材者。成於化。全乎善者。通於命。成於化者。道。通於命者。德。心之恭。見於貌。心之從。見於言。心之明。見於視。心之聰。見於聽。心之睿。見於思。此之謂能盡其材。名其無妄。謂之誠。名其不渝。謂之信。言乎順之謂道。言乎信之謂德。行於人倫。庶物之謂道。侔於天地化育之謂誠。如聽於所制者。然之謂命。案以下皆見法象論較此爲簡潔姑並存之是故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條理者。化之流動。而輸者。立天下之博。靜而藏者。立天下之約。博者。其生約者。其息生者。動而時出。息者。靜而自正。至動而條理也。至靜而有本也。庠木之株葉。蓂實。謂之生。果實之白。全其生之性。謂之息。君子之於問學也。如生。存其心。湛然合天地之心。如息。人道舉配乎生。性配乎息。生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生生者。仁乎。生生而條理者。禮與義乎。何謂禮。條理之秩然有序。其著也。何謂義。條理之截然不可亂。其著也。得乎生。生者。謂之仁。得乎條理者。謂之智。至仁必易。大智必簡。仁智而道義出於斯矣。是故生生者。仁。條理者。禮。斷決者。義。藏主者。智。仁智中和曰聖人。聖合天。是謂無妄。無妄之於百物。生生至貴者。仁。仁得則父子親。

禮得則親疏上下之分盡。義得則百事正。藏於智則天地萬物爲量。歸於無妄則聖人之事。

原善中

物之離於生者。形存而氣與天地隔也。卉木之生接時能芒達已矣。飛走蠕動之儔。有覺以懷其生矣。人之神明出於心中。正無邪。其明德於天地合矣。由天道以有人物。五行陰陽。生殺異用。情變殊致。是故人物生生。本五行陰陽。徵爲形色。其得之也。偏全厚薄。勝負雜糅。能否精粗。清濁昏明。煩煩魂魄。氣衍類滋。廣博襲僂。闕鉅瑣微。形以是形色。以是色。性以是性。咸分於道。以順則煦。以治以逆。則毒。性至不同。各如其材。人之材。得天地之全能。通天地之全德。從生而官器利用。以御橫生。去其畏。不暴其使。智足知飛走。蠕動之性。以馴以象。知卉木之性。良農以蒔刈。良醫任以處方。聖人治天下之民。民莫不育於仁。莫不條貫於禮與義。是故氣不與天地隔者。生道不與天地隔者。聖形強者。堅氣強者。力神強者。巧知德者。智氣之失。暴神之失。鑿惑於德。愚是故一人之身。形得其養。不若氣得其養。氣得其養。不若神得其養。君子理順心泰。靈然性得其養。人有天德之知。有耳目百體之欲。皆生而見乎材者也。天也是故謂之性。耳知聲也。目知色也。鼻知臭也。口知味也。與夫天德之根於心也。成性然也。天德之知。人之秉節於內。以與天地化育侔者也。耳目百體之欲。所受中而不可踰也。是故義配明象。天欲配幽法。地五聲五色。五臭五味。天地之正也。喜怒哀樂。哀愛隱感。念慍懞怨。憤恐悸慮。嘆飲食男女。鬱悠蹙咨。慘舒好惡之情。胥天命。是故謂之道。天地之化。效其能曰鬼神。其生也物。其用曰魂魄。魂以明而從天。魄以幽而從地。魂官乎動。魄官乎靜。精能之至也。官乎動者。其用也施。官乎靜者。其用也受。天之道。施地之道。受施故徧物也。受故不有。

也。魄之謂靈。魂之謂神。靈也者明聰。神也者睿聖。明聰睿聖。天德矣。心之精爽以知。知明聰睿聖。則神明一於中正。事至而心應之者。胥事至而以道義應。天德之知也。是故人也者。天地至盛之徵也。惟聖人然後盡其盛。天地之德。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人之心。其亦可以一言盡也。仁而已矣。耳目百體之欲。喻於心。不可以是謂心之所喻也。心之所喻。則仁也。心之仁。耳目百體莫不喻。則自心至於耳目百體。胥仁也。心得其常。於其有覺。君子以觀仁焉。耳目百體得其順。於其有欲。君子以觀仁焉。

原善下

人之不盡其材。患二。曰私。曰蔽。私也者。其生於心爲溺。發於政爲黨。成於行爲隱。見於事爲悖。爲欺。其究爲私已蔽也者。其生於心爲惑。發於政爲偏。成於行爲謬。見於事爲鑿。爲愚。其究爲蔽已。鑿者。其失爲誣。愚者。其失爲固。誣而罔省。施之事亦爲固。悖者在事爲寇虐。在心爲不畏天明。欺者在事爲詭隨。在心爲無良。私之在下。愚也。爲自暴。蔽之在下。愚也。爲自棄。自暴自棄。夫然後難與言善。善是所卒之。爲不善。非材之罪也。去私莫如強恕。解蔽莫如學。得所主。莫大乎忠信。得而止。莫大乎明善。是故謂之天德者。三。曰仁。曰禮。曰義。至善之目也。行之所節中也。其於人倫庶物。主一則兼乎三。一或闕焉。非至善也。謂之達德者。三。曰智。曰仁。曰勇。所以力於德行者。三。曰忠。曰信。曰恕。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謂恕。忠則可進之以仁。信則可進之以義。恕則可進之以禮。仁者德行之本。體萬物而天下共觀其忠。義者人事之宜。裁萬類而天下共觀其信。禮者天則之所正。行於人倫庶物。分無不盡。而天下共安其恕。忠恕則不私而近於仁。忠信則不欺而近於誠。忠近於易。恕近於簡。信以不渝。近於簡。忠不欺於

心近乎仁。信不渝於事。近乎智。恕以推行。近乎仁。恕以度物。近乎智。斯三者所以成德行。近乎勇。不惑於心。不疑於德行。夫然後樂循理。樂循理者不蔽不私者也。得乎生生者仁。反於是而害仁之謂私。得乎條理者智。隔於是而病智之謂蔽。巧與鑿以爲智者謂施諸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者不踐迹。謂見於仁厚忠信爲既知矣。是以道不明。故君子克己之爲貴也。獨而不威之謂己。以己蔽之者。隔於善。隔於善。隔於天下矣。無隔於善者。仁至義盡。知天是故一物有其條理。一行有其至當。微之古訓。協於時中。充然明諸心。而後得所止。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動止應禮。達禮義無弗精也。精義仁無弗至也。至仁盡倫。聖人也。易簡至善。聖人所欲與天下百世同之也。

原善序

余始爲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而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以今之去古。聖哲既遠。治經之士。莫能綜貫。習所見聞。積非成是。余言恐未足以振茲墜緒也。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讀易繫辭論性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一陰一陽。蓋言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條理之秩然。禮至著也。條理之截然。義至著也。以是見天地之常。三者咸得。天下之至善也。人物之常也。故曰繼之者善也。言乎人物之生。其善則與天地繼承不隔者也。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於是有人物之

性。人與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人與物同有覺。覺也者。性之能也。事能無有失。則協於天地之德。協於天地之德。理至正也。理也者。性之德也。言乎自然之謂順。言乎必然之謂常。言乎本然之謂德。天下之道盡於順。天下之教一於常。天下之性同於德。性之事配五行陰陽。性之能配鬼神。性之德配天地之德。所謂血氣心知之性。發於事能者是也。所謂天之性者。事能之無有失是也。爲夫不知德者。別言之也。人與物同有欲。而得之以生也。各殊。人與物同有覺。而喻大者大。喻小者小也。各殊。人與物之中正。同協於天地之德。而存乎其得之以生存乎。喻大喻小之明昧也。各殊。此之謂本五行陰陽以成性。故曰成之者性也。善以言乎天下之大共也。性言乎成於人人之舉凡自爲性其本也。所謂善無他焉。天地之化。性之事能。可以知善矣。君子之教也。以天下之大共。正人之所自爲。性之事能。合之則中正。違之則邪僻。以天地之常。俾人咸知。由其常也。明乎天地之順者。可與語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與語善。通乎天地之德者。可與語性。

讀孟子論性

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當孟子時。天下不知理義之爲性。害道之言紛出。以亂先王之法。是以孟子起而明之。人物之生類至殊也。類也者。性之大別也。孟子曰。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詰告子生之謂性。則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蓋孟子道性善。非言性於同也。人之性相近。胥善也。明理義之爲性。所以正不知理義之爲性者也。是故理義性也。由孟子而後。求其說而不得。則舉性之名。而曰理義也。是又不可。古人言性不

離乎材質而不遺理義耳之於聲也。天下之聲耳若其符節也。目之於色也。天下之色目若其符節也。鼻之於臭也。天下之臭鼻若其符節也。口之於味也。天下之味口若其符節也。耳目鼻口之官接於物而心通其則。心之於理義也。天下之理義心若其符節也。是皆不可謂之外也。性也耳能辨天下之聲。目能辨天下之色。鼻能辨天下之臭。口能辨天下之味。心能通天下之理義。人之材質得於天若是其全也。孟子曰。非天之降才爾殊。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惟不離材質以爲言。始確然可以斷人之性善。人本五行陰陽以成性。形色其表也。故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於聖人也。其材非如物之與人異。物不足以知天地之中。正是故無節於內。各遂其自然。斯已矣。人有天德之知。能踐乎中正。其自然則協天地之順。其必然則協天地之常。莫非自然也。物之自然不足語於此。孟子道性善。察乎人之材質所自然。有節於內之謂善也。告子謂性無善無不善。不辨人之大遠乎物。概之以自然也。告子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者。靜而自然。其神沖虛。以是爲至道。及其動而之善之不善。咸目爲失於至道。故其言曰。生之謂性。及孟子詰之。非豁然於孟子之言。而後語塞也。亦窮於人與物之靈蠢殊絕。犬牛類又相絕。遂不得漫以爲同耳。遺理義而主材質。荀子告子是也。荀子以血氣心知之性。必教之理義。逆而變之。故謂性惡。而進其勸學脩身之說。告子以上焉者。無欲而靜。全其無善無不善。是爲至矣。下焉者。理義以梏之。使不爲不善。荀子二理義於性之事。能儒者之未聞道也。告子貴性而外理義。異說之害道者也。凡遠乎易論語孟子之書者。性之說。大致有三。以耳目百體之欲爲說。謂理義從而治之者也。以心之有覺爲說。謂其神獨先沖虛自然。理欲皆後也。以理爲說。謂有欲有覺人之

私也。三者之於性也，非其所去，貴其所取，彼自貴其神，以爲先形而立者，是不見於精氣爲物，秀發乎神也。惡斂束於理義，是不見於理義者，本然之德，去其本然而苟語自然也。以欲爲亂其靜者，不見於性之欲，其本然中正動靜，胥得神自寧也。自孟子時，以欲爲說，以覺爲說，紛如矣。孟子正其外理義而已矣，心得其常，耳目百體得其順，中正無邪，如是之謂理義，自心至於耳目百體，形氣本於天，故其爲德也，類專以性屬之理，而謂壞於形氣，是不見於理之所由名也。以有欲有覺爲私者，荀子之所謂性惡在是也，是見於失其中正之爲私，不見於得其中正，且以驗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非私也。孟子之所謂性善也，人之材質良，其本然之德，違焉而後不善，孟子謂之放其良心，謂之失其本心，雖放失之餘，形氣本於天，備五行陰陽之全德者，如物之幾死，猶可以復蘇，故孟子曰：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以好惡見於氣之少息，猶然是以君子不罪其形氣也。

答彭進士允初書丁酉

允初先生足下。日前承示二林居制義，文境高絕，然在作者，不以爲文而已，以爲道也。大暢心宗，參活程朱之說，以傅合六經孔孟，使閱肆無涯涘。孟子曰：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自得之學，盡然求孔孟之道，不至是不可謂之有得，求楊墨老莊佛之道，不至是亦不可謂之有得。宋已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已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自讀儒書而流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旣而觸於儒書，樂其道之得助，因凭藉儒書以談老釋者，對同己，則其證心宗，對異己，則寄託其說於六經。孔孟曰：吾所得者，聖人之微言奧義，而交錯旁午，屢變益

工渾然無罅漏。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言徒紛然詞費，不能奪其道之成者也。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爲原善，僕聞足下之爲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證，反覆辨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爲同，有別爲異，在僕乃謂盡異，無豪髮之同。昔程子、張子、朱子，其始也亦如足下，今所從事，程叔子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自十五六時，聞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汎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范文正公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返而求之六經，知無所得者，陋之，非不知之也。朱子慕禪學，在十五六時，年二十四，見李愿中，愿中教以看聖賢言語，而後十餘年，有答何叔京二書，其一曰：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卽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論多識前言往行，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個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鑿邪。其一曰：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潤涸，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弊，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閒，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此與守書册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閒察之，知此則知仁矣。二書全背愿中復歸釋氏，反用聖賢言語，指其所得於釋氏者，至乾道癸巳，朱子年四十四，門人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

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是後朱子有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曾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前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程朱雖皆先入於釋氏。而卒能覺悟其非。程子曰。吾儒本天。異端本心。朱子曰。吾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僕於孟子字義疏證。辨其視理也。與老釋之視心視神識。雖指歸各異。而塵塵就彼之言。轉之猶失。孔孟之所謂理。所謂義。朱子稱爲他佛說得相似者。彼之心宗。不特指歸與此異也。亦絕不可言似。程朱先從事於彼。熟知彼之指歸。既而求之。此見此之指歸。與彼異矣。而不得其本。因推而本之。天。夫人物何者非本之天乎。豈得謂心必與天隔乎。彼可起而爭者也。苟聞乎此。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擴而充之。何一非務盡其心。以能盡道。苟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雖言理言知言學。皆似而非。適以亂德。在程朱先入於彼。徒就彼之說。轉而之此。是以又可轉而之彼。合天與心爲一。合理與神識爲一。而我之言。彼皆得援而借之。爲彼樹之助。以此解經。而六經孔孟之書。彼皆得因程朱之解。援而借之。爲彼所依附。譬猶子孫未覩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貌。而事之所事。固己之祖父也。貌則非矣。實得而貌不得。亦何傷。然他人則持其祖父之貌。以冒吾宗。而實誘吾族。以化爲彼族。此僕所由不得已。而有疏證之作也。破圖貌之誤。以正吾宗。而保吾族。痛吾宗之久墜。吾族之久散。爲他族。敢少假借哉。宋儒塵改其指。神識者以指理。而餘無所改。其解孔孟之言體狀。復與彼相似。如大學章句。於在明明德。中庸章句。於不顯維德。尤渾合幾不可分。足下

遂援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爲心宗之大原。於宋儒之雜用老氏。尙無欲及莊周書言復其初者。而申之曰。無欲誠也。湯武反之。復其初之謂也。僕愛大戴禮記分於道謂之命一語。道卽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而足下舉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以爲不得而分。此非語言之能空論也。宜還而體會六經孔孟之書。本文云何。詩曰。予懷明德。對不大聲。以色而言。大學之明明德。以明德對民而言。皆德行事人。咸仰見如日月之懸象著明。故稱之曰明德。倘一事差失。則有一事之掩虧。其由近而遠。積盛所被。顯明不已。故曰明明德。曰明明德於天下。詩之不顯不承。卽書之不顯不承。古字不通用。丕大也。中庸言聲名洋溢乎中國。其言闡然也。與日章並言。何必不欲大顯。而以幽深玄遠爲至。夫晝日當空。何嘗有聲臭。以令人知。而疇不知之。不可引上天之載無聲臭。以言其至乎。上天之載二語。在詩承駿命不易言。鄭箋云。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在中庸承化民之德。言不假聲臭。以與民接也。談老釋者。有取於虛靈不昧。人欲所蔽。本體之明。幽深玄遠。至德淵微。不顯之妙等語。與其心宗相似。不惟大學中庸本文。差以千里。卽朱子所云。雖失大學中庸之解。而其指歸究殊。又詩書中。凡言天命。皆以王者受命於天爲言。天之命王者不已。由王者仁天下不已。中庸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其取義也。主於不已。以見至誠無息之配天地。於穆者。美天之命。有德深遠也。譬君之於賢臣。一再錫命。惓惓不已。美君之能任賢者。豈不可歎其深遠。引之者。豈不可曰。此君之所以爲君也。凡命之爲言。如命之東。則不得而西。皆有數以限之。非受命者所得踰試。以君命言之。有小賢

而居上位。有大賢而居下位。各受君命以居其位。此命數之得稱曰君命也。君告誡之。使恭其事。而夙夜兢惕。務盡職焉。此教命之得稱曰君命也。命數之命。限於受命之初。而尊卑遂定。教命之命。其所得爲視。其所能。可以造乎其極。然盡職而已。則同屬命之限之命。之盡職。不敢不盡職。如命之東。不敢不赴東。論氣數。論理義。命皆爲限制之名。譬天地於大樹。有華有實。有葉之不同。而華實葉。皆分於樹形之鉅細。色臭之濃淡。味之厚薄。又華與華不同。實與實不同。葉與葉不同。一言乎分。則各限於所分。取水於川。盈罍盈缶。凝而成冰。其大如罍。如缶。或不盈而各如其淺深。水雖取諸一川。隨時與地味殊。而清濁亦異。由分於川。則各限於所分。人之得於天也。雖亦限於所分。而人人能全乎天德。以一身譬之。有心有耳目。鼻口手足鬚眉毛髮。維心統其全。其餘各有一德焉。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瞽者。心不能代目。而視聾者。心不能代耳。而聽是心亦限於所分也。飲食之化。爲營衛。爲肌髓。形可并而一也。形可益。形氣可益。氣精氣附益。神明自倍。散之還天地。萃之成人物。與天地通者。生與天地隔者。死以植物言。葉受風日雨露。以通天氣。根接土壤肥沃。以通地氣。以動物言。呼吸通天氣。飲食通地氣。人物於天地。猶然合如一體也。體有貴賤。有大小。無非限於所分也。心者氣通而神。耳目鼻口者氣融而靈。曾子曰。陽之精氣曰神。陰之精氣曰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精氣爲物者。氣之精而凝。品物流形之常也。游魂爲變者。魂之游而存。其形敝而精氣未遽散也。變則不可窮詰矣。老莊釋氏。見於游魂爲變之一端。而昧其大常。見於精氣之集。而判爲二本。莊周書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釋氏人死爲鬼。鬼復爲人之說。同此。周又曰。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老氏之長生久視。釋氏之

不生不滅。無非自私。無非哀其滅而已矣。故以無欲成其私。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又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又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在老釋皆無之，而獨私其游魂而哀其滅，以豫爲之圖。在宋儒惑於老釋無欲之說，謂義亦我所欲，爲道心，爲天理，餘皆爲人心。爲人欲。欲者有生則願遂其生，而備其休嘉者也。情者有親疏長幼尊卑，感而發於自然者也。理者盡夫情欲之微，而區以別焉，使順而達，各如其分寸毫釐之謂也。欲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過者狃於私，而忘乎人。其心溺，其行慝。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情之當也。患其不及，而亦勿使之過，未當也。不惟患其過，而務自省以救其失，欲不流於私，則仁不溺而爲慝，則義情發而中節，則和如是之謂天理。情欲未動，漠然無失，是謂天性。非天性自天性，情欲自情欲，天理自天理也。足下援程子云：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謂無欲在是。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良知之體，儼如明鏡，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以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明鏡之應，妍者妍，媸者媸，一照而皆真，卽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而不留，卽是無所住處。程子說聖人，陽明說佛氏，故足下援程子，不援陽明，而宗旨則陽明尤親切。陽明嘗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抑又變老釋之貌，爲孔孟程朱之貌，恐老釋亦以爲誣己，而不願老氏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義外也，非內也。釋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陸子靜曰：惡能害心，善亦能害心。王文成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凡此皆不貴善也，何

爲不貴善。貴其所私而哀其滅。雖逐於善亦害之也。今足下言之。則語益加密。曰形有生滅。神無方也。妙萬物也。不可言生滅。又曰無來去。無內外。引程子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證明全體。因名之曰無聲無臭之本。謂之爲天命之不已。而以至誠無息加之。謂之爲天道之日新。而以至善加之。請援王文成之言。證足下所宗主。其言曰。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又曰。本來面目。卽吾聖門所謂良知。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略相似。陽明主扞禦外物爲格物。隨物而格。所謂遏人欲也。常惺惺。朱子以是言存天理。以是解中庸戒慎恐懼。實失中庸之指。陽明得而借中庸之言。以寄託本來面目之說。曰養德養身。止是一事。果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莊子所謂復其初。釋氏所謂本來面目。陽明所謂良知之體。不過守己自足。既自足。必自大。其去中庸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啻千萬里。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中庸孟子皆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今舍明善。而以無欲爲誠。謬也。證心宗者。未嘗不可以認本來面目爲明乎善。此求伸其說。何所不可。老子告子。視善爲不屑。爲。猶能識善字。後之宗之者。并善字假爲己有。實并善字不識。此事在今日。不惟彼所謂道德。非吾所謂道德。舉凡性與天道。聖智仁義誠明。以及曰善。曰命。曰理。曰知。曰行。無非假其名而易其實。反身不誠。言事親之道未盡也。反身而誠。言備責於身者。無不盡道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性之由仁義行也。身之仁義實於身也。假之假仁義之名。以號召天下者。久則徒知以仁義責人。而忘己之非有。又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下

言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申明性者如是。言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皆申明反之。謂無所爲而爲。乃反而實之身。若論復其初何。用言非爲生者。非以干祿。非以正行。而且終之曰。俟命。其爲反身甚明。各覈本文。悉難假借。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引。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誠愛其實乎。則其實遠於此。如誤以老莊佛陸王之實爲其實。則彼之言。親切著明。而此費遷就傅合。何不示以親切著明者也。誠借其名乎。則田王孫之門。猶有梁丘賀在。況足下閱朱子答何叔京二書。必默然之。及程朱闢老釋。必不然之。而至於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己然則所取者。程朱初惑於釋氏時之言也。所借以助己者。或其前之言。或其後之似者也。所愛者。釋氏之實也。愛其實而棄其名。借其名而陰易其實。皆於誠有虧。足下所云學問之道。莫切於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請從此始。倘亦如程朱之用心。期於求是不雜以私。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異。然僕之私心。期望於足下。猶不在此。程朱以理爲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天下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濬以無欲之說。於得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爲意見也。離人情而求諸心之所具。安得不以心之意見當之。則依然本心者之所爲。拘牽之儒。不自知名異而實不異。猶質質爭彼此於名。而輒蹈其實。敏悟之士。覺彼此之實無異。雖指之曰。沖漠無朕。究不得其仿佛。不若轉而從彼之確有其物。因卽取此以該之於彼。烏呼。誤圖他人之貌者。未有不化爲他人之實者也。誠虛心體察六經孔孟之言。至確然有進。不惟其實與老釋絕遠。卽貌亦絕遠。不能假託。其能假託者。後儒失之者也。是私心所期於足下之求之。

耳。日閒因公私紛然。於來書未得從容具論。大木苟得自然條分理解。意言難盡。涉及一二草草不次。南旋定於何日。十餘年願交之忱。得見又不獲暢鄙懷。伏惟自愛。震頓首。

孟子字義疏證序 丙申

余少讀論語端木氏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讀易。乃知言性與天道。在是。周道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致治之法。煥乎有文章者。棄爲陳迹。孔子既不得位。不能垂諸制度禮樂。是以爲之正本溯源。使人於千百世治亂之故。制度禮樂因革之宜。如持權衡以御輕重。如規矩準繩之於方圓平直。言似高遠。而不得不言。自孔子言之。實言前聖所未言。微孔子。孰從而聞之。故曰。不可得而聞。是後私智穿鑿者。亦警於亂世。或以其道全身而遠禍。或以其道能誘人心。有治無亂。而謬在大本。舉一廢百。意非不善。其言祇足以賊道。孟子於是不能已於與辯。當是時。羣共稱孟子好辯矣。孟子之書。有曰。我知言。曰。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蓋言之謬。非終於言也。將轉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於事。害於政。彼目之曰。小人之害天下後世也。顯而其見。目之曰。賢智君子之害天下後世也。相率趨之。以爲美言。其入人心深。禍斯民也大。而終莫之或寤。辯惡可已哉。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汨亂。孟子之言。是又後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苟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韓退之氏曰。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烏呼。不可易矣。休寧戴震。

卷九

與任孝廉幼植書庚辰

幼植足下。承承禘祫喪服等辨。今之治此者。蓋希矣。好學深思。如幼植。誠震所想見。其人不可得者。況思之銳。辨議之堅。而綴以此爲文。直造古人不難。以此治經。則思之所入。願弗遽以爲得。勿以前師之說。可奪而更之也。今幼植奮筆。加駁於孔冲遠。賈公彥諸儒。進而難漢之先師。鄭君康成矣。進而訾漢已來。相傳之子夏喪服傳。爲劉歆王莽傳會矣。進而遂訾儀禮之經。周公之制作。爲歆莽之爲之矣。烏呼。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方周官經初出。未立學官。馬融所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迄王莽時。劉歆置博士。永平之初。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讀。賈逵鄭衆往受業。然後頗行於世。俗學膚淺。往往求之不可通。輒肆指摘。云劉歆竄入。若士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傳之。以授蕭奮。蕭授孟卿。孟授后蒼。后授戴德。戴聖。慶善。武帝時。后氏立於學官。宣帝復立大小戴。戴文志故云。禮經十七篇。后氏戴氏。此後師師相傳。絕不聞此經與歆莽相涉。史絕不聞歆莽改博士之業。博士失其師承也。今日爲劉歆傳會者。於傳則所謂小功者。兄弟之服。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於經則女子子爲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出降服也。記曰。至親以期斷。試以此言旁差之。昆弟。期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由族。昆弟而上。族父。族祖父。族曾祖父。皆總由從祖。昆弟而上。從祖父。從祖祖父。皆小功。此制服之易知者。由從父。昆弟而上。世父。叔父。何以不大功也。自至親以期斷之言。上差之。父何以不期。祖不大功。曾祖不小功。四世祖不總也。立期之節。象天地則已易。四時則已變。凡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然而孝子之心。不能以已也。使倍之而爲制。

三年之喪。故曰三年以爲隆。人子不降於其親。不可以爲子。父在爲母期。屈於至尊。不敢伸其私尊。而猶無不及其節也。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而猶無不及其節也。幼植有取於孔冲遠。謂至親以期斷。專爲此二者。則失制禮之深意矣。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之期也。亦隆也。不降於祖。不降於父之昆弟。不可以爲孫子。總麻之加一等。而小功小功之加一等。而大功。不可謂之隆。聖人於是爲齊衰三月之服。以上殺之義。故減九月五月之數。而三月以祖。雖百世有隆無替。故不敢以功總加於祖考。而齊衰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意如是。康成申之曰。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且喪服及曾祖。不及四世祖已上。康成因傳文小功者。兄弟之服。而明之曰。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又於總麻三月章曰。族曾祖父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蓋通乎經所不言之意也。然而猶未盡夫子孫之於祖考。不相逮則已矣。雖不相逮。必不可曰有無服之祖也。苟相逮。皆齊衰三月。其殺也者。以上殺爲義。其不復殺也者。以有隆無替爲義。道並行而不相悖。夫是之謂文。詩曰。曾孫篤之。鄭箋云。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注云。於曾祖已上。稱曾孫而已。由是言之。儀禮言曾祖。卽關四世祖已上也。幼植知昆弟之昆爲兄。不審古人法度之言。兄弟與昆弟異義。不惟儀禮他經及爾雅皆然。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傳中引傳相證明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記曰。兄弟皆

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此惟小功已下。卽於疏故加等。若大功已上。則昆弟也。世父母叔父母也。從父昆弟也。豈可以皆在他邦及少孤相依而加等哉。大功之親。分當相恤。其不相恤。是賊其性者也。小功已下而相恤。斯進之也。故傳有曰。子無大功之親。不言小功。古人立言精微。若此。記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或欲援此爲叔嫂有服之證。則與檀弓奔喪逸禮相背戾。且本篇傳文。言夫之昆弟無服。亦相與背戾。閻百詩解之曰。夫之所爲兄弟服。卽夫之所爲小功服。妻降一等。爲總麻也。服問之外兄弟。指外祖父母從母在小功者。是其證。百詩此論精矣。惜尙未告之以昆弟不言兄弟。及舉遠不可關大功之親。使其義益曉然也。若女子子出降服。此與男女異長意同。以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使之異於男子。豈若幼植之意。必十五已後許嫁。笄始別異哉。服有出降。或緣有適人之道。而卽降。以異於男子。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之大功是也。或旣適人而後降。爲衆昆弟大功是也。或不敢降。祖父母母期。會祖父母齊衰三月是也。昔儒謂降旁親不降正尊。可與至親以期斷之言。外親之服皆總之言。小功已下爲兄弟之言。合爲義例之大要。惟降旁親而父沒則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然後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之義。明惟不降正尊。而當其旣嫁從夫。不能二尊。且降父之服而爲期。舅姑亦期。然後所謂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大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之義。明聖人制爲父在爲母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是二者義之至也。以幼植所深嘗爲劉歆傳會者二條。今姑據此疏通證明之。其精微非聖人不足與於此。餘皆可類推。震疊病同學者多株守古人。今於幼植反是。凡學未至貫本末。徹精粗。徒以意衡量。就令載籍極博。猶所謂思而不學則殆也。遠如鄭漁仲。近如毛大可。祇賊經害道而已矣。今幼植具異質。而年富。

成就當不可量。是以不敢不盡言。震再拜。

答朱方伯書

古禮之不行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不可不講也。況冠婚喪祭之大。豈可與流俗不用禮者同。喪服。昆弟之子。期。從父昆弟大功。此正服也。大夫爲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爲士者小功。此降服也。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震竊觀後人於禮之名。無不從其重。未嘗聞大夫及大夫之子。降旁期已下之爲士者也。而於禮之實。幾蕩然不用。與其實去而名徒存。何如古人有正有降。一一各盡其實也。今欲講明古禮。而但從正服。不從降服。則是用其一。不用其一。竊亦以爲不可以準古。名爲期。名爲大功。古禮斷然爲大功及小功也。小功卒哭之後。卽可以取妻。況越過大功除服之後乎。然必父亦在小功之末。方可。若父在大功之末。則可以冠子。嫁子。不可以取婦。凡言末者。謂卒哭之後。非謂除服之後。然則既虞卒哭。服雖未除。可借吉明矣。大功之末。不可以取婦。大功既除服。固可取婦。甚明。茲斟酌古今。名實兩得。倘猶云失禮。則據禮證之。固無失。倘云執禮太過。則必至是。始於禮無譏。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要歸於無所。苟而已矣。

與是仲明論學書癸酉

僕所爲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衆。昨遇名賢枉駕。望德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傳。僕此書尙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僕自少時家貧。不獲親師。聞聖人之中。

有孔子者。定六經。示後之人。求其一經。啓而讀之。茫茫然無覺。尋思之久。計於心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求所謂字。考諸篆書。得許氏說文解字。三年知其節目。漸觀古聖人制作本始。又疑許氏於故訓未能盡。從友人假十三經注疏讀之。則知一字之義。當貫羣經。本六書。然後爲定。至若經之難明。尙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恆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卽句股。八線卽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鐘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僕欲究其本。始爲之。又十年。漸於經有所會通。然後知聖人之道。如縣繩樹槩。豪釐不可有差。僕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密難。三者僕誠不足與於其間。其私自持。暨爲書之大概。端在乎是。前人之博聞強識。如鄭漁仲。楊用修。諸君子著書滿家。淹博有之。精密未也。別有略是。而謂大道可以徑至者。如宋之陸明之。陳王廢講習。討論之學。假所謂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問學。則惡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爲中正可知。羣經六藝。

之未達。儒者所恥。僕用是戒其頽惰。據所察知。特懼忘失。筆之於書。識見稍定。敬進於前。不晚。名賢幸諒。震白。

與姚孝廉姬傳書 乙亥

日者紀太史曉嵐欲刻僕所爲考工記圖。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應詞。非所敢聞。而意主不必汲汲成書。僕於時若雷霆驚耳。自始知學。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今足下以是規教。退不敢忘。自賀得師。何者。凡僕所以尋求於遺經。懼聖人之緒言闡汶於後世也。然尋求而獲。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擇於衆說以裁其優。出於空言以定其論。據於孤證以信其通。雖溯流可以知源。不目觀淵泉所導。循根可以達杪。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識者之辨之也。先儒之學。如漢鄭氏。宋程子。朱子。其爲書至詳博。然猶得失中判。其得者。取義遠。資理闕。書不克盡言。言不克盡意。學者深思自得。漸近其區。不深思自得。斯草薺於畦。而茅塞其陸。其失者。卽目未觀淵泉所導。手未披枝肄所岐者也。而爲說轉易曉。學者淺涉而堅信之。用自滿其量之能。容受不復求遠者。閎者。故誦法康成程朱。不必無人。而皆失康成程朱於誦法中。則不志乎聞道之過也。誠有能志乎聞道。必去其兩失。殫力於其兩得。旣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後知孰爲十分之見。孰爲未至十分之見。如繩繩木。昔以爲直者。其曲於是可見也。如水準地。昔以爲平者。其坳於是可見也。夫然後傳其信。不傳其疑。疑則闕。庶幾治經不害。僕於考工記圖。重違知己之意。遂欲刪取成書。亦以其義淺。特考覈

之一端。差可自決。足下之教。其敢忽諸。至欲以僕爲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之。謹奉繳。承示文論。延陵季子處。識數語。並考工記圖呈上。乞教正也。

答鄭丈用牧書

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無憾。事事不苟。猶未能寡恥辱。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此數十年得於行事者。其得於學。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培植前人以自表襮。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務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北朝人所譏。寧言周孔誤。莫道鄭服非。亦未志乎聞道者也。私智穿鑿者。或非盡培植。以自表襮。積非成是。而無從知。先入爲主。而惑以終身。或非盡依傍以附驥尾。無鄙陋之心。而失與之等。故學難言也。好友數人。思歸。而其講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修詞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述古賢聖之道者。所不計也。

與某書

足下制義。直造古人。冠絕一時。夫文無古今之異。聞道之君子。其見於言也。皆足以羽翼經傳。此存乎識趣者也。而詞不純樸。高古亦不貴。此存乎行文之氣體格律者也。因題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根葉並茂。少闕則非完物。此存乎治鑄之法者也。精心於制義一事。又不若精心於一經。其功力同也。未有

能此而不能彼者。治經先考字義。次通文理。志存聞道。必空所依傍。漢儒故訓有師承。亦有時傳會。晉人傳會鑿空益多。宋人則恃胸臆爲斷。故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在其所棄。我輩讀書。原非與後儒競立說。宜平心體會經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則於所言之意必差。而道從此失。學以隔吾心。知猶飲食以養吾血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知學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學也。猶飲食不足以增長吾血氣。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處。可以不見用。用必措天下於治安。宋已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其於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謂理強斷行之。而事情原委隱曲實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自以爲於心無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誰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實踐之儒歸焉。不疑夫躬行實踐勸善懲惡。釋氏之教亦爾也。君子何以必關之。孟子關楊墨。退之關釋老。當其時。孔墨並稱。尊楊墨。尊釋老者。或曰是聖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則君子何以關之哉。愚人觀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嗚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而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聖賢之道德。卽其行事。釋老乃別有其心。所獨得之道德。聖賢之理義。卽事情之至。是無憾。後儒乃別有一物焉。與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人之學。在行事。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爲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衆也。

與方希原書 乙亥

得鄭君手札言足下大肆力古文之學。僕嘗以爲此事在今日。絕少能者。且其途易歧。一入歧途。漸去古人遠矣。古今學問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於理義。或事於制數。或事於文章。事於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長孟堅退之。子厚諸君子之爲之曰。是道也。非藝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君子之文。亦惡觀其非藝歟。夫以藝爲末。以道爲本。諸君子不願據其末。畢力以求據其本。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循本末之說。有一末。必有一本。譬諸草木。彼其所見之本。與其末同一株。而根枝殊爾。根固者枝茂。世人事其枝。得朝露而榮。失朝露而瘁。其爲榮不久。諸君子事其根。朝露不足以榮。瘁之。彼又有所得而榮。所失而瘁者矣。且不廢浸灌之資。雨露之潤。此固學問功深。而不已於其道也。而卒不能有榮。無瘁。故文章有至有未至。至者得於聖人之道。則榮。未至者不得於聖人之道。則瘁。以聖人之道。被乎文。猶造化之終始萬物也。非曲盡物情。游心物之先。不易解此。然則如諸君子之文。惡觀其非藝歟。諸君子之爲道也。譬猶仰觀泰山。知羣山之卑。臨視北海。知衆流之小。今有人履泰山之巔。跨北海之涯。所見不又縣殊乎哉。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則彼諸君子之爲道。固待斯道而榮瘁也者。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制數。失其義理。宋儒得其義理。失其制數。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巔。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謀。天地間之鉅觀。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時或不盡山之奧。水之奇。奧奇山水所有也。不盡之闕物情也。今足下同鄭君汪君。相與聚處。勉而薄乎巔涯。究乎奧奇。不難。僕奔走避難。嚮之所欣。久棄不治。數千里外。聞

足下爲之。意志動盪。不禁有言。足下試察其言。漫散不可收拾。其近況可弗贅陳矣。置身無所。如僕者。起古人於今日。必哀而憐之。凡事履而後知。歷而後難。曾不如古人。而思得古人憐我。若強其乞憐於異乎古人者。則亦不爲也。

卷十

古經解鈎沈序

士貴學古。治經者。徒以介其名。使通顯歟。抑志乎聞道。求不謬於心歟。人之有道義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爲心之精爽。其微也。則以未能至於神明。六經者。道義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聖哲往矣。其心志與天地之心。協而爲斯民道義之心。是之謂道。士生千載後。求道於典章制度。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時之相去。殆無異地之相遠。塵塵賴夫經師。故訓乃通。無異譯言以爲之傳導也者。又況古人之小學亡。而後有故訓。故訓之法。亡流而爲鑿空。數百年已降。說經之弊。善鑿空而已矣。雖然。經自漢經師所授受。已差違失次。其所訓釋。復各持異解。余嘗欲搜考異文。以爲訂經之助。又廣摭漢儒箋注之存者。以爲綜考。故訓之助。顧力不暇及。以語族弟時甫。方事於此書未藁就。而吾友朱君文游。以其友余仲林之古經解鈎沈若干卷。千里馳寄。前有天台齊宗伯。太倉王光祿二序。旣爲之導。其意嘉其存古之功。文游復語余曰。二公於子。廿數年之知。二公之所稱許。是以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也。吾以仲林之爲是書。好古而有師法。然吾因之重有感也。韓退之氏之言。志乎古。必遺乎今。彼所謂古。特文詞不類於近今者耳。進而語

人以漢經師之業。其沈蘊積久。豈古文詞比哉。後之論漢儒者。輒曰故訓之學云爾。未與於理精而義明。則試詰以求理義於古經之外乎。若猶存古經中也。則鑿空者得乎。烏呼。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未有能外小學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語言。由語言以通乎古聖賢之心志。譬之適堂壇之必循其階。而不可以躡等。是故鑿空之弊有二。其一緣詞生訓也。其一守譌傳謬也。緣詞生訓者。所釋之義。非其本義。守譌傳謬者。所據之經。併非其本經。今仲林得稽古之學。於其鄉惠君定字。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爲經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學之不墜在故訓。則以志乎聞道也。或庶幾焉。

毛詩補傳序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子之言詩也。而風有貞淫。說者因以無邪爲讀詩之事。謂詩不皆無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詩也。先儒爲詩者。莫明於漢之毛鄭。宋之朱子。然一詩而以爲君臣朋友之詞者。又或以爲夫婦男女之詞。以爲刺譏之詞者。又或以爲稱美之詞。以爲他人代爲詞者。又或以爲己自爲詞。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漢。此說之難一也。余私謂詩之詞不可知矣。得其志則可以通乎其詞。作詩者之志愈不可知矣。斷之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可以通乎其志。風雖有貞淫。詩所以表貞止淫。則上之教化。時或寢微。而作詩者。猶覬挽救於萬一。故詩足貴也。三百之皆無邪。至顯白也。況夫有本非男女之詩。而說者亦以淫泆之情概之。於是目其詩。則褻狎戲謔之叢言。而聖人願錄之。淫泆者。甘作詩以自播。聖人又播其叢言於萬世。謂是可以考見其國之無政。可以俾後之人知所懲。可以與南籟雅頌之章。並列之爲經。余疑其不然也。宋後儒者。求之不可通。至指爲漢人竄入淫詩。以足三百之數。欲舉而去之。其亦

妄矣。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證也。作詩之意。前人既失其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姑以夫子之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司馬氏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又曰。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漢初師傳未絕。此必七十子所聞之大義也。余亦曰。三百篇皆忠臣孝子賢婦良友之言也。其閒有立言最難。用心獨苦者。則大忠而託諸詭言。遜詞亦聖人之所取也。必無取乎小人而邪僻者之蕘言。以與賢聖相雜廁焉。時乾隆癸酉仲夏。戴震撰。

詩比義述序

詩之部分四。風。鄉樂。小雅。諸侯之樂。大雅。頌。天子之樂。而燕饗羣臣嘉賓。或上取。或下就。著在禮經。其後因舊部而頗有附益。於是目其定於周初。制作禮樂時者。謂之四始。若夫周官經。大師教六詩。繼風之下。曰賦。曰比。曰興。則存乎章句閒。三百皆有所賦之事。言非一端。或難徑言。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也。興者託事於物。蓋立言之體。有是三者。非直賦其事。則或比方。或託物。賦直而比曲。比邇而興遠。興既會其意矣。則何異於比。比如見其事矣。則何異於賦。此涵齋王先生詩比義述之所爲有作也。昔壬申癸酉歲。震爲詩補傳未成。別錄書內辨證成一帙。曾見有襲其說。以自爲書刊行者。不知先生何由見震元書。擇其合於比義若干條。俾得以名附大著中。先生之子稟人與震同舉於鄉。今爲朝廷名御史。震雖未獲親聞先生論講。而先生以是書遠寄京師。示震。且屬序之。不得辭也。易曰。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詩之比興。固如是。舉比以通賦。與興非。自是書也。毛詩於樛木曰興也。宜以葛藟之附樛木。與福履之隨君子已。

耳。而篇義曰后妃逮下也。義取膠木下垂。葛藟得上蔓。爲后妃逮下。衆妾得親附之比。十月之交之爲直賦其事無疑也。日月之行終古不變。故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之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使天行有變。必不可得其準。無從立推步之常法矣。而聖人警於天變者。以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蔽虧。人君可自謂無蔽。不省於虧失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甚於月。喻君之蔽虧甚於臣。故曰亦孔之醜。曰于何不臧。詩詞顯以比德。非語禎祥。帝王之尊兢兢。惟蔽虧是省。是以德臻上聖。仁覆天下。視懼以災異大小。不絕遠乎。篇內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曰。言易位也。鄭箋云。君子居下。小人居上之謂也。亦據比義言之。推而至於隸用一字。在六書假借。引喻以明。無非比也。賦者比之實也。興者比之推也。得比義於興。不待言。卽賦之中。復有比義。先生博采衆說。逐條以己所得爲案語。足成之。凡八卷。欲學者引伸觸類。知德行達政體。孔子兩許門弟子。可與言詩。意實在此。然則是書爲益。豈淺鮮哉。休寧戴震謹序。

春秋究遺序

春秋一再傳。而筆削之意已失。故傳之存者三家。各自爲例。以明書法。不得春秋之書法者。蓋多。何仰公。杜元凱諸人。徒據傳爲本。名爲治春秋。實治一傳。非治經也。唐啖趙陸氏。而後言春秋者。一變迨宋而廢。例之說出。是爲再變。桐城葉書山先生。著春秋究遺一書。更約爲比例數十條。列諸端首。考定書法之正。然後以知變例及異文特文等。蓋盡去昔人穿鑿碎義。而還是經之終始本末。先生之爲書也。有取於韓退之氏。獨抱遺經。究終始之言。震竊謂先生所得。在春秋書法之先。春秋所以難言者。聖人裁萬事。猶造

化之於萬物。洪纖高下。各有攸當。而一以貫之。條理精密。卽在廣大平易中。讀春秋者。非大其心。無以見夫道之大。非精其心。無以察夫義之精。以故三家之傳。而外說是經。至數千百家。其於春秋書法。卒不得也。春秋魯史也。有史法在。古策書之體。其例甚嚴。所以爲禮義之防。維而不敢苟。此則魯之史官守之。自魯公已來。行事有常經。魯史記書法不失者。君子以爲不必修也。而修春秋自隱始。則王迹熄。而諸侯僭樂壞禮。肆行征伐。諸侯之政又失。而大夫操其國柄。世變相尋。行事爲史所不能書。於是書法淆亂。非有聖人之達於權。不知治變。是以春秋義例。不可與魯史記之例同條而論。而廢例之說。知其益疏矣。震嘗獲聞先生論讀書法曰。學者莫病於株守舊聞。而不復能造新意。莫病於好立異說。不深求之語言之間。以至其精微之所存。夫精微之所存。非強著書邀名者所能至也。日用飲食之地。一動一言。好學者皆有以合於當然之則。循是而尙論古人。如身居其世。觀其事。然後聖人之情見乎詞者。可以吾之精心遇之。非好道之久。涵養之深。未易與於此。先生之言若是。然則春秋書法。以二千載不得者。先生獨能得之。在是也。夫時乾隆己卯孟冬。休寧戴震撰。

考工記圖序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裏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旣多違誤。而爲圖者。又往往自成詰詘。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卽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詞。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芻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奧曲。鄭氏注善矣。茲爲圖翼贊鄭

學擇其正論補其未逮。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因一卷書。當知古六書九數等儒者。結髮從事。今或皓首末之聞何也。

考工記圖後序

考工諸器。高庳廣狹有度。今爲圖斂於數寸紙幅中。或舒或促。必如其高庳廣狹。然後古人制作。昭然可見。不則如磬氏之磬。何以定其倨句。栗氏之量。何以測其方圓。徑鞶鞿人之皋陶。何以辨其晉鼓叢鼓。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鉦。閒既爲圖觀之。直知其說誤也。句股法。自銑至鉦。八而去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去二。銑爲鐘口。舞爲鐘頂。記曰。銑曰鉦者。徑也。曰銑閒曰鉦閒。曰鼓閒者。崇也。曰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銑可知。而鉦閒因銑鉦舞之徑。以得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其他戈戟之制。後人失其形似。式崇式深。後人疏於考論。鄭氏注固不爽也。車輿宮室。今古殊異。鐘縣劍削之屬。古器猶有存者。執吾圖以考之。羣經暨古人遺器。其必有合焉爾。

六書音均表序

韻書始萌芽於魏李登聲類。積三百餘年。至隋陸法言切韻。梗概之法乃具。然皆就其時之語言音讀。參校異同。定其遠近洪細。往往有意求密。而用意太過。強生區別。至如虞夏商周之文。六書之假借諧聲。詩之比音協句。以成歌樂。茫乎未之考也。唐初因法言撰本。爲選舉士人作律詩之用。視二百六韻中字數多者。限以獨用。字數少者。合比近兩韻。或三韻同用。苟計字多寡而已。宋吳棫作韻補。於韻目下。始有古

通某古轉聲通某之云。其分合最爲疏舛。鄭庠作古音辨。僅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近崑山顧炎武。更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列十部。吾郡老儒江慎修。永於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蕭宵肴豪。及尤侯幽亦爲二。故列十三部。古音之學。以漸加詳。如是。前九年。段君若膺語余曰。支佳一部也。脂微齊皆灰一部也。之哈一部也。漢人猶未嘗淆借通用。晉宋而後。乃少有出入。迄乎唐之功令。支注脂之同用。佳注皆同用。灰注哈同用。於是古之截然爲三者。罕有知之。余聞而偉其所學之精。好古有灼見卓識。又言真臻先。與譯文殷魂瘡爲二。尤幽與侯爲二。得十七部。今官於蜀地。且數年。政事之餘。優而成是書。曰六書音均表。凡爲表者五。撰述之意。表各有序。說旣詳之矣。其書始名詩經韻譜。羣經韻譜。嘉定錢學士曉徵爲之序。茲易其體例。且增以新知十七部。蓋如舊也。余昔感於其言。五支六脂七之有分。癸巳春。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顧氏轉侯韻入虞。江氏轉虞韻入侯。此江優於顧。然顧氏藥鐸有分。而江氏不分。此顧優於江。若夫五支異於六脂。猶清異於真也。七之又異於支脂。猶蒸又異於清真也。實千有餘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諸三百篇。劃然豈非稽古大快事歟。時余略記入聲之說。未暇卒業。今樂覩是書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讀。抑又多通其古義。許叔重之論假借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夫六經字多假借。音聲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訓音聲。相爲表裏。故訓明。六經乃可明。後儒語言文字未知。而輕憑臆解。以誣聖亂經。吾懼焉。段君又有詩經小學。書經小學。說文考證。十七部古韻表等書。將繼是而出。視逃其難。相與鑿空者。於治經。孰得孰失也。乾隆丁酉孟春月。休寧戴震序。

方言疏證序

案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楊雄撰。晉郭璞注。漢魏晉已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采集之意。詳見於答劉歆書。考雄為郎。在成帝元延二年。時雄年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四年間。未幾而雄卒。答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是也。答書有云。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欲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楊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答書中語。具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歟。歆遺雄書曰。屬聞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為十五卷。雄答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書作別國方言十三卷。其併十五為十三。在璞注後。隋已前矣。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書名。四庫館校方言序有云。魏孫炎注爾雅。莫猶螻蛄。蟬字鄙謂者為梨。釋言。視活也。下引方言云。楚鄭或謂狡獪為姤。釋器。金鏃。剪羽謂之鏃。下引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釋蟲。螭。螭。下引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螭。釋鳥。鳴鳩。謂鏃。下引方言云。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舒鳩。鵝。下引方言云。江東呼為鵝。有文者謂之螭。釋鳥。鳴鳩。謂鏃。下引方言云。鳴鳩。自關而東。謂鵝也。引書名可考者。於郭注前。共得六字。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凱。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書。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杜預注左傳。授師子焉。曰。楊雄方言。子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為言。而杜預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式。他如吳薛綜。述二

京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暉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及注。幾備見。援摭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併傳贊內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考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誅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志。於林閭翁孺。楊莊。並云見楊子方言。李善注文選。引張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楊雄方言曰。可證。歆雄遺答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已來。六書故訓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承。幾不可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屈原賦目錄序

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自離騷迄漁父。屈原所著書是也。漢初傳其書。不名楚辭。故志列之賦首。又稱其作賦以風。有惻隱古詩之義。至如宋玉已下。則不免爲詞人之賦。非詩人之賦矣。余讀屈子書。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二十五篇之書。蓋經之亞。說楚辭者。旣碎義逃難。未能考識精覈。且彌失其所以著書之指。今取屈子書注之。觸事廣類。俾與遺經雅記。合致同趣。然後躋涉之士。諷誦乎章句。可明其學。覩其心。不受後人皮傳。用相眩疑。書旣藁就。名曰屈原賦。從漢志也。

屈原賦九歌序

九歌遷於江南所作也。昭誠敬。作東皇太一。懷幽思。作雲中君。蓋以況事君精忠也。致怨慕。作湘君。湘夫人。以己之棄於人世。猶巫之致神。而神不顧也。正於天。作大司命。少司命。皆言神之正直。而惓惓欲親之也。懷王人秦不反。而頃襄繼世。作東君。末言狼弧。秦之占星也。其詞有報秦之心焉。從河伯水遊。作河伯。與魍魎爲羣。作山鬼。閔戰爭之不已。作國殤。恐常祀之或絕。作禮魂。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唐國子司業張參五經文字。初書於屋壁。日久剝壞。乃更上塗以木版。關其背。使負墉相比。而書其表語。詳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及開成二年。國子監九經石壁成。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拾補參所略。爲九經字樣。二書卽列石經之後。今石刻具存。字多損闕。未有庸妄人補字。乾隆戊子冬。曲阜孔君體生。謂拓本不能家有其書。遂雕印成帙。又詳加考正。別自爲卷附焉。前此祁門馬氏新刊版本。識諸末云。舊購宋拓石經中有此。因依樣繕寫。雕版於家塾。庶廣其傳。孔君語余曰。馬氏本雖完善。然以石刻校之。有字畫尙存。而其本改易者。豈石刻有異歟。不然矣。又其本脫去翠字注十有九字。整字併注凡八字。餘亦時涉譌舛。余聞而知孔君用心之審慎。其留意於小學也。好之深。是以能辨之詳如此。方漢熹平初。議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奏請於朝。得詔正定六經文字。立石太學門外。史言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唐制則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張參爲司業。病夫人苟趨便。五經正文蕩而無守。故其作書。推本說文。助以漢石經。雖未盡協六書。要主於遠絕俗謬也。自宋已來。學

者於小學不講。朱錫鬯云：五經文字，獨無雕本。爲一闕事。然周廣順三年，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版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稱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是此書雕本在印版。書甫剞之初，已有之，而絕不傳聞。蓋此學廢棄久矣。孔君好古，而知所從事，能去華取實，於世之所不講，余讀是本，覈訂精密，不徒有功小學而已。治經之儒，先欲識字，其必自此書始。

孟子趙注跋

吾友朱君文遊，出所藏校本二示余。一有虞山毛辰手校印記，稱引小宋本元本抄本，又有宋本，又或稱廖氏本，而逐卷之末，多記從吳文定抄本一校。何杞瞻云：毛斧季從真定梁氏，借得宋槧本影鈔，今未見其影鈔者，而此本盡心下，惟梓匠輪輿章有章指，餘並闕。一爲何仲子手校之本，末記云：文注用盱郡重刊廖氏善本校，而盡心上有事君人者一章，孔子登東山已下三章，盡心下吾今而後知已下七章，並闕章指。二校本各有詳略，得以互訂。外有章丘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毛斧季影鈔者，并得趙岐孟子篇序。於是臺卿之學殘失之餘，合之復完，亦一大快也。乾隆壬辰春正月，休寧戴震識。

卷十一

序劍

方君友璜，以檢書看劍圖示余，且曰：非偉其事也，志也，願得一言以明之。余持之孰視，遂稱曰：君子於書，懼其不博也，既博矣，懼其不審也。既博且審矣，懼其不聞道也。七十子之徒，親得聖人以爲依歸，能聞道

者不多數焉。君雖檢於書若不及，能必道之聞乎？曰：未能。余又稱曰：夫劍上制重九銚，長三尺，中制重七銚，長二尺有半尺，下制重五銚，長二尺。夫人而帶之，夫人而利用之，以形貌節之，度今君於劍之用，豈能之乎？曰：未能。二者皆未能，而圖奚以之書，以志乎道，奚志於劍也。余聞劍之說，其握莖莖者固固者信，其後鐔鐔者文，文者讓，其前首首者止，止者禮，其中背背者鯁，鯁者廉，其廂臘臘者平，平者法，其刃鏗鏗者斷，斷者義，其末銑銑者銳，銳者勇，其內之也，襲之以夫撓，而深諸墮中，似乎智之藏，其出之也，以備君子之德，威而不尙其猛，似乎仁之發，乃信，乃讓，乃禮，乃廉，乃法，乃義，乃勇，乃智，乃仁，是故劍有九德焉。是故古之君子恆佩劍焉。余聞君子之於物也，右之左之，維其儀之，左之右之，維其有之。案北史長孫紹遠傳，右之左之，君子有之，此文句與北史正同，但北史誤倒失韻目。苟君之未能者，劍之用而能者，劍之德，孰謂道遠終必至之，是故易之言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劍其書也，書其劍也，非其劍若書也，其人也，故好之不倦，語未畢，方君肅然起謝曰：謹志此，於是序劍以贈。

送右庶子畢君赴鞏秦階道序丁亥

隴西舊所稱雍之右臂，限截中外者，乾隆三十有二年冬，以右庶子畢君鎮撫其地，君裕於文章，學問語及治經，尤勤勤綵綵，器量豁如也。命下之日，人或謂邊垂遠境，民之父兄子弟，積聞習知，不過耕戰之事，而君官既榮貴，又嘗爲傳臚第一人，才名傾動一時，往踐斯任，度未能快於懷，君從容語其友曰：地無僻民產焉者，無秀頑一成之性，近徵之宋已來，學者之稱閩洛，直追躡鄒魯，夫洛固地中，若其嶠外海隅，七閩百粵之區，旋革而名儒輩出，豈非後之獨軼前代者歟。踰隴而西，古成紀蓋在乎是，子長作天官書言

中國山川。維首在隴蜀。以余稽太皞氏生於成紀。而邵陳倉。實始作易象。爲書契。羣經之首矣。閩粵之賢。唐建中興元開。已有如歐陽詹生。其人盛推於韓退之氏。徒因滫彼土者。雅以文辭接。其長材秀民。遂未幾。翕然嚮化。而隴右地。唐宋時史官所記錄。猶一再陷入吐蕃。是以曩昔之論。一以隴之新舊兩關。爲秦雍要害之中。一以洮瀼河湟。爲控扼羌戎重鎮。我皇上既悉平西域。縣延已往萬里。未極岷階。距帝京路。纔四千。視之誠不啻尺咫。則宣敷朝廷文教。茲適其時乎。君慨然見於言者如此。於是素器重君者。益以信通經致用之學。非無驗也。震得亦與聞之。樂次而書之。以爲君成政之符。且以慶隴右士民。將蒙澤而不化焉。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丙申

今巡撫陝西畢公前以右庶子出守鞏秦階道。慨然不以隴右僻遠。欲大施教澤。震既推公之意而序之。於今且十年。而公官至大府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秋入覲。赴熱河行在。天子嘉其勳績。賜予有加。以榮異之。還至京師。京師之大人先生。願見不得徧。三宿過歸西安。時震抱疾未能出戶。而公步入隘巷。頓震於陋室中。坐久之。將行。乃曰。昔雖踐監司之任。然知人之責。未若今之專且大也。故得導宣聖天子德教。俾長材秀民。咸喻於道。以待國家登用。數歲已來。所懼者人之賢否。不易知。凡官吏若而人。知之抑豈無要乎。震對曰。公今外爲大府。自茲已往。至內爲宰相。誠兢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知人之難。由堯舜至於今。莫敢易言之。然愚民不知學問。不解德行。事問其官長邪正真僞。如以鑑寫形。如水靜之明燭。須眉進而官之卑者。其上官之邪正真僞。兼及情好之偏。知之亦然。進而官益尊。其視上官

也。無遁形也。曲達其隱也。然而上之視下。能不惑者鮮矣。豈在下則明。在上則惑哉。無知人之責。不賢者不必自飾於其前。不賢者之嫉賢。黨不賢。亦不必巧進毀譽於其前。有知人之責。而工詐欺之人至矣。潛妒誣之人至矣。又況情好或偏。彼探闕得之入焉。疏不及覺。方自信明於知人。天下受其不知人之弊。古今通患也。若臯陶謨之九德。文王官人之六徵。孔子三朝記之論觀器視才。與夫傳志子史。備言人之變態。則公究之也。固有素。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言乎存諸心而已耳。公兢兢惟知人是務。不愧古大臣矣。夫天以億兆之民。哀樂安危授之君。君以民之哀樂安危。倚任大臣。國之本。莫重於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於吏。有一念及其民。則民受一念之福。察吏者。惻隱之實之。至於民者也。謹書之以先士民之頌。

沈學子文集序

彊梧亦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華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方炎夏。金石流。草木焦。而先生持經籍一卷。往復校覈無倦容。然則天地有寒暑。惟用心一者不知之。莊生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指或殊。而爲抱一則同。故先生之學。於漢經師授受欲絕未絕之傳。其知之也獨深。因是瞻涉旁午。舉凡先秦已降。精深博大。怪奇偉麗之文。靡不好之。而神與俱凝。復與俱釋。而亦時時自發爲文章。其醇之經。肆之子史百家。揜其光而彌著。淡其味而彌永。此余曩所見於先生之學之爲詩古文詞若是。今隔別六載。聞素重先生所爲文。暨學於先生者。爲哀聚成集。先生乃馳書二千里。屬余撰序。夫先生之可傳。豈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遠。聖人之道。在六經也。當其時。不過據夫共聞習知。以闡幽而表微。然其名義制

度自千百世下遙溯之。至於莫之能通。是以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離詞則舍小學故訓。無所藉。辨言則舍其立言之體。無從而相接以心。先生於古人小學故訓。與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語者。研究靡遺。治經之士。得聆一話言。可以通古。可以與幾於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繩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餘焉耳。此外著述藏藁尚多。余企其舉合而傳之。以爲志古君子大快也。

董愚亭詩序代

荀卿氏之言學也。曰爲其人以處之。韓退之氏之言文。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是故學問文章。咸以人取重。張揖注上林賦。揜羣雅。則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揖據二雅篇數之存者。而篇謂之人。豈非以誦其詩篇。可想見其爲人歟。介休董愚亭。舊有半壁山房詩集。傳於世。旣而廣以二刻。並爲數三晉詩材者。稱首。蓋公自少以孝聞。其後出交當世士。詩文之名日益著。然訪其居里。雖兒童田夫。悉能道公孝行也。嘗再爲州守。以母憂歸。不復起。方在江南宿州時。值歲饑。甫上陳。卽開倉賑給。卒得請。於是小民獲免於死亡。轉徙各輸一錢。建亭睢水上。用志弗忘。呼一文亭。余之曩識先生如是。辛卯冬。承乏來此。見先生皓髮蒼顏。望之儼如儒者也。讀書之外。無他嗜好。而先生出其已卯已後詩。得若干篇。屬余撰序。先生肆力於古人也久。故爲詩愈就平淡。而其味愈永。斂其光華。以歸醇樸。而發諸情性。諧於律呂者。備體而底於化。其中家居懷舊之作。十居四三。又以知先生情篤交友也。讀斯刻者。固以其人重其詩。抑於詩中。如接其人。孔冲遠所云。哀樂之感。冥於自然。使人求諸詩理之先。循斯言也。庶幾善讀先生之詩也夫。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庚辰

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年夏以戴笠圖示休寧戴震先生。在維揚使幕也。久震之得識先生也。於今四年。蓋四三見其見也。漏下不數商而復離。離則時時縣於想。似豈形遇疏者。神遇故益親邪。抑非也。先生於六經小學之書。條貫精覈。目接手披。丹青爛然。而恂恂乎與叔重康成。沖遠諸人。輩行而踵躡也。蓋先生卓然儒者。昔退之與崔敦詩書。言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又有合於天而垂於人之說。斯固近矣。余以謂未盡。夫儒者於平生之遇。率曰爲適然。獨孜孜不怠。以學自怡。竟老而不倦。不知者或又言其不得於今。欲借文學道藝立功名於後世。何見之歸於淺也。凡以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垂示千古。曲士莫測其原。曰某如是。某如是。吾慕而力爲之。將有所至。在儒者誠亦勤思撫志。若不忘當世與千古者。是故既觀其外。復探得其內。曰某如是。某如是。是信然也。語之以進乎是者。莫之或解久矣。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信今而傳後。震既見先生。但樂於相親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天者歟。余嘗謂學之患二。曰私曰蔽。世之欣於祿位。從乎鄙心生者。不必挂語。若所謂事業顯當世。及文學道藝垂千古。慕而企之。從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學。將以解蔽而已矣。解蔽斯能盡我生。盡我生斯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欲盡夫義命之不可已。而不吾慊志也。吾之行己。要爲引而極之。當世與千古。而無所增窮。居一室而無所損。然則退之之稱合於天云者。猶私之也。然則沃田先生之使吾樂於相親者。別有所以合也。儻異時不速而遊。遇先生於清澗怪石之畔。臺笠軒然。安步几几。其又何以樂之。爰書以爲戴笠圖題詠序。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覲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蓋實見子所著書震方心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覲益欣幸獲覲先生明年則又聞先生歿於家今徒拜觀先生遺像曰授經圖者蓋先生之學直上追漢經師授受欲墜未墜蘊積久之業而以授吳之賢俊後學俾斯事逸而復興震自愧學無所就於前儒大師不能得所專主是以莫之能闕測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經微言後人以歧趨而失之也言者輒曰有漢儒經學有宋儒經學一主於故訓一主於理義此誠震之大不解也夫所謂理義苟可以舍經而空凭胸臆將人人鑿空得之奚有於經學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無當於賢人聖人之理義然後求之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縣隔也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爲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彼岐故訓理義二之是故訓非以明理義而故訓胡爲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異學曲說而不自知其亦遠乎先生之教矣震入都過吳復交於先生令子秉高與二三門弟子若江君琴濤余君仲林皆篤信所授不失師法先生之學有述者是先生雖已云逝而警效仍留震方慨然於徒接先生畫像而吳之賢俊後學彬彬有漢世鄭重其師承之意可不謂幸歟

族支譜序

吾族譜系百有餘年未修矣。支分派衍不可使散而失稽也。戴之先子姓。至春秋時。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謹按宗法。國君之子。所謂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故有宗道以合族屬。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爲君。無母弟以爲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爲小宗。以統羣公子。是爲有小宗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爲大宗。則羣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爲小宗。是爲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爲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人爲無宗。而亦莫之宗。據此考之。戴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宣公。此世子嗣國爲君者也。宋之有戴族。則戴公之羣公子從宗而合族屬焉。武族宣族。則武公宣公之羣公子各從宗而合族屬焉。莊穆已下亦然。此與春秋傳之云。孫以王父字爲氏者。義殊。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概稱之曰氏。曰姓。戴氏之稱。緣於戴族。顏師古注史游急就篇云。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是也。前代治譜牒者。不知有公子文。而承武公宣公下。及書傳所有公卿名人。悉牽引聯采。且於武公注云。官至司徒。則不解宋以武公廢司徒之語矣。於宣公注云。始以王父謚爲姓。則不解字族之辨。錫姓之義矣。蓋譜牒所記。戴公已下。護公已上。不審信也。護公南唐天祐中。爲兵馬使。本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留居婺。鳳亭里。護公曰壽公。爲中書舍人。壽公曰安公。官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恭。卽今隆阜所追之一世。遷隆阜。自顏公之子睿公。睿公凡十四傳。至外公。是爲三門支系所起。又十四傳。至弁。而謹述是譜。繫次斷自護公始。信則傳信也。公子文至護公。中間代系遙隔。不從舊譜序列。不敢濫承也。本支詳生卒年月。及瑩圖譜。爲本支述也。夫惟上不蒙冒濫承。下不散而失稽。然後治親之法。明人人得以遠知所本。近知所戚也。歟。

山陰義莊序代

義莊之設起自先大夫禮部公先大夫由進士歷官外內任澹泊自持及浩又中乾隆壬戌進士先大夫語於家曰吾家世惟以詩書遺孫子以敬長矜孤取舍好讓之教遺孫子豈必遺以財賄哉凡吾之贖產都之不盈萬若盡以置田法有宋范文正公規畫用贍宗族之孤罄廢窮者可無至失所浩敬聽而識之不敢忘嗚呼昔夫子稱澹臺子羽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王介甫氏之祭范潁州曰憫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先大夫用心惓惓亦若此蓋非直心儀古人實遠追宗祖一視子孫之心爲心記有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三復斯言後儒未申厥指夫至戚莫父子昆弟若也推而爲從父昆弟爲從祖昆弟爲族昆弟服旣窮戚旣單爲親同姓雖有至仁不能不漸卽而輕者君子之於仁有太過則悖也古者宗法行俾一族愛而親敬而長由是老窮不遺桀黠者不敢爲非人人各宗其宗而天下治雖無服親盡猶必引而從其重者以爲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君子知義之成其仁有不及亦悖也吾族世居山陰之夏履橋東去郡治八十里許憑湖山間相傳禹迹所到故受名自夏末之能證實也先大夫久閱仕宦雖若以官爲家然生平繫念祖居必返葬山陰蓋猶是周官經族墳墓之義左右吾邨爲湖者二皆九折引津渠注大湖瀕兩湖曰南莊山曰麻車山始祖而下墟壩多在焉距湖一里許峻山曰越王綽取徑紆折如羸旋乃躋其巔坦類平岡而在西曰走馬岡疇岡西望則錢塘在一覽中吾邨地非岨僻且澗泊交通纏絡虛圃可耕可漁可課以詩書然而或持手失業厄窮癯憊往往不免浩承祖宗餘慶加以時聆先大夫之誨得仕盛朝兢兢惟懼盡職未

能入官已來。曾不逮親存。徒纍俸餘。并先大夫所留置義田。畝凡幾百有奇。痛祿養闕然。庶幾於昔時先大夫耳。提面命。猶不失墜。定立規條。所資給外。輔以義學。使鄉之童叟窮瘝。悉霑聖世霑澤。永永無極。是則先大夫數十年著於懷者。於今始克見端緒也。歟。

代程虹宇爲程氏祀議

程氏世居休寧之由谿草市。其先世曰千一公。千二公。千三公者。兄弟三人。一二皆無子。千三公生二子。曰正五公。正六公。迺以正六公繼千二公後。今由谿草市二支皆正六公之裔。春秋享祀。奉千二公。正六公已下。其千三公本支。正五公又無後。故亦祀千三公。而正五公不在祀典。議曰。夫禮必以情起。既起也。必以義斷。千三公之不可無祀也。情也。推其情之所止。則正五公亦不可以無祀。何者。正五公有祀。則千三公爲有子。正五公無祀。則千三公爲無子。雖出繼之子孫。追念本支。而享祀及之。千三公之神靈。必惻然不卽安。此所謂情有所未止也。然則出繼之子。其所生子。當以一人奉本支祀享。其返歸本支也。必不能以孫繼祖。是當繼千三公之子。正五公。而正五公不可無後。明矣。旣不可無後。而忽然廢其祀。於義安乎。但出繼之子。有二子。則可若僅一子。則當奉兩支祭祀。求之前古。有弟繼兄之說。公羊子稱魯人傷歸父之無後。使仲嬰齊爲之後。是也。儒者不達其指。謂以弟繼兄。亂昭穆之序。蓋不察以弟繼兄。非謂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時奉其祀。不至忽然廢爾。史言秦伯無後。繼吳者皆仲雍之後。則皆秦伯之後也。微子舍孫。膺而立衍。宋之後代。祀微仲衍。亦必祀微子爲始祖也。或曰。程氏居由谿草市者。分二支。當以一支繼正五公。而令兩支子孫。分祀千二公。與千三公。曰不可祀者。吾得而追焉者也。繼者。吾不得而追焉者也。

當時未嘗議繼後之子孫。不得越數百年。而奉其祖以繼之。惟從弟繼兄之說。不乏正五公之祀。千三公。有子得與廟食。庶幾千三公。非無後之主。其受出繼之子孫。追念奉祀也。儼然如子子孫孫之相聯及。神心人心。無弗安矣。或又曰。千一公實兄也。今議正五公之祀。而不議千一公何也。曰。千三公本生之祖也。正五公其子也。所以議正五公者。推祀千三公之情。而斷以義焉。若至千一公。則雖略可也。情有所詳。亦有所略。義有所通。亦有所窮。事吾之祖。幸有其詳與通者。則無敢忽焉。其可也。遠於吾祖。而略焉。而窮焉。亦無如之何也。謹議。

汪氏捐立學田碑

揚州府暨江都甘泉二縣先師廟。三地相望也。歛之汪氏。用鹽鹽起業於斯地也久。今上初曰。應庚者。捐銀四萬七千。修治新之。越三載。復捐田千四百餘畝。入租粟。以爲歲暮費。俾無墮前功。儲三年之通資。財贏饒。三館之士。就布政司選也。出以佐其所不給。如是廿年矣。其孫立德秉德。欲久久行之。弗壞。念一家私任其勤。非遠計。請以田分隸三學董之。余既嘉汪氏之爲善。祖若孫。相繩有終。而因嘆夫。後此而終之。實難也。事無小大。亘古今。無豫爲杜弊之法。其所恃以弊無自開者。蓋有故。凡事之經紀於官府。恆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爲利實。然不可已。既歸之官府矣。居官者。誠能惻然有所恤。至於久久。猶以新意持之。雖侵漁之吏。饑墨之夫。千百圍視。御之如發蒙。振落咸無所肆。其毋巧。或不然。則以侵漁饒墨者之肩比踵接。而臨御其上。目居官爲違舍。不專任責。及夫既墮。乃後起廢勸。根使實利之日。侵月削。以幾於亡者。弊之還其舊。雖致力百倍於始事者。且無濟也。此吾所以謂終之實難者也。因汪氏之請。余言爲永終。

其譽是圖。余遂假以道吾之感。以明惻然有所恤之意。告蒞事之君子。

鳳儀書院碑

瑞州舊有筠陽書院。在南城。奉宋之周子。二程子。張子。以暨朱子。陸子。而明王文成亦與焉。號七賢。今太守楊公守茲郡。閱二載。百度具舉。閱其卽於墜弛。且地隘。乃徙建北城高廣地。地故爲祀劉文成址。祠廢。碑識猶存。太守因以列七賢中。而八。又築後楹。奉眉山二蘇氏。如舊制。蘇劉蓋嘗官是閒。留名賢跡也。於是更以新名。曰鳳儀書院。昭昔之日。鳴鳳之瑞。引爲今多士。幸際聖朝之祥。濡豪撰記。凡規畫。卽因。旣具以哲矣。郡之士。復推本太守意。乞言於余。余曰。往昔所爲書院也者。求學士真儒。必於此焉。遇。蓋歲時。屆其地。則儒先。曾。曾。講學。砥節。相語。以道德。相勸。以躬行。自宋已來。書院之立。咸若是。於其崇七賢。厥指可得。而度。今賢太守愛民。重士。興學校。育人材。是任。稽。舊時書院。遷而新之。聘師。置弟子。期之以通經。落道。德。所以儲士。待國家之用。以稱朝廷造士。以經術之意。然或謂今之書院。萃諸生。課文詞。上下而已。視昔之求學士。真儒也。異。則大不然。夫士不通經。則材不純。識不粹。不足以適於化理。故用經義。選士者。欲其通經。通經欲純粹。其材識。然後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職。方虞夏商周之盛也。士升以德。其後不能不以言取。徐。覘其德者。勢也。雖以言取。苟務於言之當。非通經。蓄道德。弗能也。由有道德。而能文詞者。源而往者也。覲文詞。當於理進。而慕於道德者。泳沫以遊源者也。若是。何岐於今。昔哉。六經之文。邃深而博大。學焉者。各有所至。或履之爲德行。或抒之爲文章。或措之成豐功偉績。如八賢。如二蘇之卓卓著乎前。多士知仰而法之。則賢太守勸勵鼓舞之盛志。在是也。歟。在是也。歟。多士其以余言歸而實之。

沂川王君祠碑

永寧闔境之水。匯流西達於河。曰離石水。見酈道元水經注。自清龍驛以上。咸山谿易涸。至是泉湧波襄。乃齋漣滄滋。足資沾溉。又十里而近。得一舊城遺址。水經注。離石水南逕離石縣西。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宜在是間。西爲穆村。村南隔岸有渠堰。灌田八百餘畝。沂川君所導也。君名彥孔。字子修。姓王氏。沂川其別字。能文章。不獲展所學爲當世用。及歿。鄉人思君行誼。且教民引渠近村。田疇無愛。嗚呼。茲利永永無極也。相與爲君立祠。前時值歲饑。村民流離轉徙。多失所。君惻然求所以拯救者。既得之。以語鄉之人曰。有田而窮於食。雖天時使然。亦人事未盡也。有水而不知用之。非阻於地勢。蓋智未竭也。願吾村婦子。世相保聚。莫穿渠若衆。以地高澗下。舊嘗欲導水入畝。而無成績。難之。君爲指畫其法。又躬親其勞。鑿石岸。屈曲行八里許。岐爲南北二渠。凡再易寒暑。渠成。方此時。君實無畦隴之地。鄉人旣屢有秋。饋百金爲君壽。固謝不受。君生平孝友。力學有節概。雖貧視人猶己。周急扶危之念。盈於懷。邇八十以歲貢生銓陽高訓導。自視頽然老矣。遂不果行。然君之學行。重於一鄉。遠近士考德問業。滿其廬。洵如古所謂鄉先生歿而祭於社者。君固其人。況念民生聚畀之無饑。爲鄉人每飯不忘歟。於是歲時具糗膳酒漿。進君之堂。侑以詩。其詞曰。黃梁兮白黍。雲油兮澗之澣。行奠水兮溝塍。刻鏤以交午。漲不爲虞兮。嗚無苦。用答君兮。飛榮而遽宇。君甘醪牂兮。慰我士女。憶在昔兮。告語繼今。勿斁兮終古。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代

寧鄉故趙之中陽也。漢置縣。屬西河郡。曹魏徙中陽於茲氏南。而地併入離石。後人遂以縣之設。起宇文

周忘其漢已前之舊矣。當秦趙之際，秦盡得魏河西，趙雖有中陽，直逼秦，屢爲所拔，輒力復之，所以爲太原之外蔽。迨宋扞西夏，縣西接黃河，設伏落津寨，而城之建，乃自明景泰元年始。復因防鞮鞞，樓堞敵臺，漸具。旣又增高厚甃之，我朝順治六年，修城之西南，尋修東南及樓，距今且百年。戊子冬，檄下縣修繕城垣，余周行審視，女牆之缺者，水槽之損壞者，臺樓之頽圯朽腐者，宜以次就治。肇工己丑孟秋，至今年閏月丁竣。東城南城，凡爲樓二，城中央樓一，巍然肅瞻，觀焉。暨女牆水槽，亦整之咸完好。按諸水經，河水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漢中陽故城，邈不可考。今城西倚鳳山，東南臨澗，其澗導源可塞，堆逕寧鄉關南來，循城而北，卽李吉甫元和郡縣國志所謂寧鄉水者也。國家承平百餘年，民見山之峙，水之流，昔時逼近邊垂，今則延緜已往，萬里末極，官與民幾欲相忘於墉堡。於是謂守土之吏，爲民重且大者，在詩書禮教，不在城郭。詎曰不然，然而施政次第，城墉臺堞之修，常不敢以爲後。茲之役，都之費白金八百，余首捐俸爲之倡，縣薦紳齊志急公義，不煩請帑而事舉。余旣樂觀成績，更有感於諸君子能曉然通達大義，斯正詩書禮教之澤之涵濡甚深，而爲盛世太平之民，如是其可觀也。是宜有記，兼與茲役者之姓名書之碑陰，用告夫後之人。

鄭學齋記

王蘭泉舍人爲余言，始爲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齋，而屬余記之。今之知學者說經，能駁駁進於漢，進於鄭康成氏，海內蓋數人爲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宋儒興而漢注亡，余甚不謂然。方漢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先師皆起建元之閒，厥後鄭氏卓然爲儒宗，衆家之書亡於永嘉，師傳不絕，獨鄭氏及唐

承江左義疏書用枝蹟所進古文易用輔嗣康伯二經涉前儒之申鄭者目曰鄭學云爾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而鄭之三禮詩箋廬存後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羣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競相鑿空朱子嘗在朝與議孫爲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答趙商問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土棄注疏不讀卒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夫自制義選士已來用宋儒之說猶之奉新經而廢注疏也抑亦聞朱子晚年治禮崇鄭氏學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聞曰鄭學必驚顧而狂駭或說之曰是專守一師以精其業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學也皆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見天地之心者不得已之心不見聖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諸前古賢聖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於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岐爲異端者振其蕪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余聞問學於舍人者得所學以往如是乾隆己卯秋九月休寧戴震撰

卷十二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壬午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慎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傳時與里中童子治世俗學一日見明丘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以朱子晚年治禮爲儀禮經傳通解書未就雖黃氏楊氏相繼纂續猶多闕

漏其書非完。乃爲之廣摭博討。一從周官經大宗伯吉凶軍嘉賓五禮舊次。使三代禮儀之盛。大綱細目。井然可覩於今。題曰禮經綱目。凡數易藁而後定。值朝廷開館。定三禮義疏。纂修諸臣。聞先生是書。檄下郡縣錄送。以備參訂。知者亦稍稍傳寫。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韻尤明。處里黨以孝弟仁讓躬先。其於宣城梅氏所言歲實消長。見岐未定也。則正之曰。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恆歲實。因有本輪均輪高衝之差。而生盈縮。謂之視行。視行者。日之實體所至。而平行者。本輪之心也。以視行加減平行。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高衝爲縮。末盈初之端。歲有推移。故定氣時刻之多寡。且歲歲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也。當以恆者爲率。隨其時之高衝以算定氣。而歲實消長可弗論。猶之月有平朔平望之策。以求定朔定望。而此月與彼月。多於朔策幾何。少於朔策幾何。俱不計也。於管子書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筒。以別十二律。則據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律曆志之謬。其說曰。黃鍾之宮。黃鍾半律也。卽後世所謂黃鍾清聲是也。唐時風雅十二詩譜。以清黃起調。畢曲。琴家正宮調。黃鍾不在大弦。而在第三弦。正黃鍾之宮。爲律本遺意。亦聲律自然。今古不異理也。國語伶州鳩因論七律。而及武王之四樂。夷則無射曰。上宮黃鍾。大簇曰。下宮。蓋律長者用其清聲。律短者用其濁聲。古樂用鈞之法。旣亡。而因端可推。韓子外儲篇曰。夫瑟以小弦爲大聲。大弦爲小聲。雖詭其詞以諷。然因是知古者調瑟之法。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用半而居小弦。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用全而居大弦。此皆合之以管。呂論聲律相生者。始明也。先生言樂律。實漢已降二千年。莫知闕究者如此。爲書以論古韻。起於吳才老。而崑山顧氏。據證尤精博。先生則謂顧氏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

淺。正頤氏分十部之疏。而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虞屬魚模。又分之以屬侯幽。頤氏未之知也。先屬元寒。又分以屬真諱。而真已後十有四韻之當分爲二。考之三百篇。用韻盡然。頤氏未之審也。蕭至豪四韻之讀如今音者一部也。又分之以屬侯幽。在三百篇亦盡然。而頤氏未審也。覃至鹽屬添嚴。又分以屬侵。自侵已後九韻。以侈斂當分爲二。猶之真已後當分十有四韻爲二也。頤氏亦一之。侯之正音近幽。頤氏不之審。而轉其讀以從虞。先生蓋欲彌縫其書。易彖言往來上下者。後儒謂之卦變。說人人殊。先生曰。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曰小往大來。曰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下曰反者。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者。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後儒皆言古者寓兵於農。井田廢而兵農始分。先生曰。考之春秋時。兵農固已分矣。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齊三軍出之士。鄉十有五。公與國子高子分率之。而鄙處之農不與也。爲農者治田供稅。不以隸於師旅也。鄉田但有兵賦。無田稅。似後世之軍田屯田。此外更無養兵之費。晉之始惟一軍。旣而作二軍。作三軍。又作三行。作五軍。旣舍二軍。旋作六軍。以新軍無帥。而復三軍。其旣增又損也。蓋除其軍籍。使之歸農。若軍盡出於農。則農民固在安用屢易軍制乎。隨武子曰。楚國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此農不從軍之證也。魯之作三軍也。季氏取其乘之。父兄子弟盡征之。孟氏取半焉。以其半歸公。叔孫氏臣其子弟。而以其父兄歸公。所謂子弟者。兵之壯者也。父兄者。兵之老者也。皆其素在軍籍。隸之卒乘者。非通國之父兄子弟也。其後舍中軍。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若民之爲農者。出田稅。自仍然歸之。君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三家雖專。亦惟食其采邑。豈嘗使通國之農盡屬己哉。陽虎壬辰戒都車。令癸

已至此。又兵常近國都之證。其野處之農。固不爲兵也。後儒爲深衣圖考者。至數十家。大體相踵。裳交解十二幅之譌。而續衽鉤邊。致滋異說。先生以玉藻篇。明言衽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以鄭康成注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則在旁名衽者。交裂而餘幅不交裂也。續衽者。裳之左旁。連合其衽。鉤邊者。裳之右旁。別用布一幅。斜裁之。綴於後衽之上。使鉤曲而前。以揜裳際。漢時謂之曲裾。故康成注曰。鉤邊。若今曲裾也。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生平論著之梗概。如上數事。亦足以見矣。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書。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曆辨。歲實消長辨。曆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先生嘗一遊京師。以同郡程編修恂延之至也。三禮館總裁桐城方侍郎苞。素負其學。及聞先生。願得見。見則以所疑。士冠禮士昏禮中數事爲問。先生從容置答。乃大折服。而荆溪吳編修紱。自其少於禮儀功深。及交於先生。質以周禮中疑義。先生是以有周禮疑義舉要一書。此乾隆庚申辛酉閒也。後數年。程吳諸君子已歿。先生家居寂然。值上方崇獎實學。命大臣舉經術之儒。時婺源縣知縣陳公有子在朝。爲貴臣。欲爲先生進其書。來起先生。先生自顧頹然就老。謂無復可用。又昔至京師所與遊。皆無在者。愈益感愴。乃辭謝。而與戴震書曰。馳逐名場。非素心。卒不能強起。其後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曆學數篇。奇其書。戴震因爲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憾不獲見先生禮

經綱目也。先生家故貧。其居鄉。嘗援春秋傳豐年補收之義。語鄉之人。於是相與共輸穀若田。設立義倉。行之且三十年。一鄉之民。不知有飢。自古積粟之法。莫善於在民。莫不善於在官。使民自相補救。卒無胥吏之擾。此先生善於爲鄉之人謀者。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休寧戴震次先生治經要略。著書卷數。先生生於康熙辛酉年七月十七日。卒於乾隆壬午年三月十三日。遺書二十餘種。繕寫成裘。藏於其家。書未廣播。恐就逸墜。不得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于清端傳汾州志

于成龍。字北溟。永寧州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縣數遭兵燹。後拊循殘氓。稍稍相習。因問地方利害。悉得要領。編置保甲。定約束。前時鄰。獠歲率二三至。殺掠人畜。成龍勒鄉勇。將搗其巢。威懼自投。不敢犯界上。歸所虜掠。然後民得事耕稼。縣有數大姓。恃獠。獠盜賊爲爪牙。一逆其心。則召亂。成龍善撫民。恩威並用。數大姓皆奉法。惟謹。居七年。遷知合州。往者新歸。流戶墾田既熟。土著輒爭之。故旣集。復散。成龍爲規畫。立案籍。三年而後。稽旬月閒。報歸千戶。未幾。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岐亭當黃麻偏界。多汊湖。幽壑。盜所巢窟。時急盜案。官以盜爲諱。白晝行劫。不問。成龍遣捕得九人。集諸父老曰。能保後不爲盜者。貴之。保二人。卽諸父老前。取大索。連繫七賊。阮之。盜自是慄遁。又獲大盜彭百鈴。拔置左右。責以捕盜。巡撫張朝珍。器重成龍。舉卓異。會吳三桂亂。作檄。攝武昌事。問禦亂策。成龍對以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朝珍已草疏。而成龍意與之合。以故兵事皆屬成龍。諜指武昌大姓。與賊交通。以藏器仗爲證。成龍言大姓多避兵。良子湖中。家人藏兵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所得。用卓異。遷知建寧府。朝珍奏改武昌。檄造軍。

所渡橋於蒲圻。賊鋒迫入城守。而橋以山水暴漲。圯不能職。會東山寇作。朝珍復委除賊。成龍曰。黃州界三省。控七十二寨。其人剽悍阻險。難猝勝。請得便宜行事。許之。問需兵幾何。成龍曰。前守蒲圻數人與俱足矣。先是。妖人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得吳三桂劄書。與金龍潛結。賊渠周鐵瓜等。期七月並起。會麻城人欲因以陷其讎家。事泄。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成龍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衆未合。遂趨白杲。未至賊寨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誣陷者。赴訴。不按捕。投訴日千人。皆宥之。賊勢孤。欲卽降。恐見誅。成龍知其情。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未至二里。許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匿後山。夾道伏鳥鎗。弩數百人。成龍鞭騾直前。入抵賊舍。坐廳中。賊環列。黠者因相率羅拜。成龍問老奴安在。君孚嘗隸岐亭役。故呼以暱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遂曰。汝等皆良民。何作賊。自取屠戮。父母妻子藏匿。賊皆泣。成龍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移時。寤曰。客至。何乃不設酒脯。君孚初懼見給。及是出。叩頭自訴。許招撫。而還。如期盡降。其衆數千人。以功復官。留麻城。經畫行村野。分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還武昌。聞金龍逃。合紙棚河賊鄒君中。則移檄區長。徵得二千人。進駐望花山。度賊食少。彼利速戰。緩以困之。必自潰。分三路守象基山。大崎山。及布袋坳。以賊走必經黃岡。伏兵馬鞍山。嶮峽間。君中金龍糧絕。夜遁。走遇伏。盡擒。成龍坐山上受俘。疏聞晉級。改知黃州府。江西賊犯湖口。旁掠興寧。吳三桂密布劄書。陽邏陳鼎業。合逃兵掠驛馬。永寧鄉何士榮。石陂劉啓業。白水阪周鐵瓜。鮑世庸。各擁衆數千爲亂。逼趨黃州。是時各鎮援兵。悉隨大軍進攻湖南。議者欲退保麻城。成龍曰。黃州爲湖北七郡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於此。且瀕江控制險阻。前倚興寧。廬阜。後壓天堂。金剛。

諸寨雖祇一郡。實江南關鍵。不可棄之去。然徒坐困。莫若相機進勦。賊雖衆。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而下。於是徵集各區鄉勇。有衆二千人。別遣黃岡縣知縣李經政擒鼎業。謀報士榮。已據黃土坳。分衆以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尙聖領之。往遇賊前鋒。戰少利。成龍疾馳抵尙聖營。鄉勇大集。共得五千人。營箔金寨下。與賊對壘。士榮數萬人。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東路賊少。以登雲領千人禦之。而成龍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尙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鎗死。賊鬪益急。成龍鞭馬徑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奮而進。發矢折賊大旗。軍隨進。茂昇馬被鎗。棄馬射殺二人。換馬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尙聖自右山繞出。賊後相與合擊。賊大敗。士榮左臂斷。就擒。得賊名籍。焚之。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乘勝至呂王城。據鞍草檄。馳諭賊。聞士榮被擒。又知毀其名籍。各解散。至白水阪。鐵瓜世庸等欲保什子寨。成龍已先令人守隘。不得上。脫身走。追擒之。又分衆平石陂賊。自進勦至此。纔二十有四日。東山亂定。此康熙十三年冬也。十五年水旱洊臻。譎言復起。成龍以人心易搖。宜示以暇豫。乃治赤壁亭榭。與文武官寮飲射歌詠。其閒而密得暗奸。流釁頓息。歷官江防道。福建按察布政使。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卒年六十有八。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廕一子人太學。其遷按察使也。時耿精忠初平。擢重辟者衆。獄已具。成龍力言通海數案所牽引。半皆平民。遂白於親王。釋不問。成龍清嚴忠直。勤勞治事。官吏無不敬畏。歸於廉慎。及卒。將軍都統寮屬。來至寢室。見周身布被一箇。中袍一襲。靴帶二事。堂後米暨鹽豉數盎而已。平時心憚成龍者。俱感動流涕。士民立祠於清涼山。

范忠貞傳

范承謨字觀公。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文程之次子。年十七。選充侍衛。仍以茂秀得應制科。中順治壬辰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擢祕書院侍讀學士。遷國史院學士。康熙七年。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時吳三桂王雲南耿精忠王福建尙可喜王廣東號三藩王驕蹇未易控抑。朝廷一示以寬大。恐急激生變。承謨至浙。以固民心爲本。劾奏吏之爲民害者。及得民間豪猾除之。務使民安靜樂業。浙東諸郡田饒碯積。逋年久。承謨疏請蠲免。得詔行。巡山農進脫粟飯瓜果受食之。與父老童穉相接語。以故悉民疾苦。設施拯恤。八年。嘉湖二府水災。疏請漕糧停運十年。請寧海太平平陽石門烏程五縣及溫州衛漕糧積逋。概行停止。戶部覈漕糧無豁免例。聖祖特旨下部再議。卒寬恤免徵。承謨在浙四載。前後疏奏。天子悉俞其。所請。民無負累。以得安其新業。朝廷知承謨曲體民隱。撫民如食疾子。而福建邊疆重地。海氛未靖。加承謨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軍務。承謨未赴任。以病疏辭不允。請陛見。允之。遂入覲。日陳軍食欠闕及需餉急切情狀。時康熙十二年七月也。承謨至閩。疏言閩人活計。非耕卽漁。自禁海已來。徙邊海之民居內。以臺寨爲界。民田廢棄二萬餘頃。虧減正供至二十餘萬。請聽民沿邊探捕。十取一。以充魚課。其所入可接軍餉。又陳軍屯有五便。請使受餉之士。卒墾闢荒地。六年後始裁其餉。是時吳三桂反於雲南。承謨密上封事。言功令錢糧考成太重。及盜案處分太嚴。致有司專務催科。共相諱盜。圖苟免。參劾。請因時制宜。以寬廣得民。會閩藩陰與吳三桂連結。謀逆已成。承謨覘其言貌異常。欲出巡海嶠。赴漳泉閱鎮兵。以遙制之。不果行。乃密檄諸道將。以謁新總督爲名。各率健兒前至。用折逆謀。事未集。而閩藩反。詐執承謨。承謨仰天大罵。耿精忠素憚承謨威望。恐殺之。重民之怒。乃械繫承謨。置守者三十二。

人賊進水漿承謨絕食八日不死而巡撫劉秉政已爲精忠所得遣說承謨降承謨令兩卒扶持下牀秉政且進且揖承謨奮足躡秉政仆地罵曰諸逆旋當就誅我先褫其魄十七年九月王師破仙霞關精忠降趣遣人刺承謨以滅反狀同時死者自幕客至隸卒五十三人承謨居械所三載冠御賜冠衣辭母時衣每朔望奉時憲書置几上北面拜跪及死時賊夜至承謨起索冠賊奪而擲之承謨以械拉擲冠者頭乃整衣望闕九叩首竟被害賊焚其尸棄之野泰寧人許鼎先伏匿收得燼體明年潛行負至京師天子震悼賜諡忠貞

鄭之文傳代

鄭之文字貞卿休寧之新潭人中順治己丑兵部進士爲浙江紹台道中軍守備守台州台地阻山濱海奸民乘海氛未靖蠱聚蟻合叛服不常之文曰山寇小而逼海寇大而緩然山寇癩疥疾耳吾髮櫛苗疇之俾絕根株發兵捕殺台地以平順治十三年之文在台州五年矣討叛將馬信平之有功明年海寇大至戰不利登城守相持月餘城陷賊以刃脅降之文不屈時海寇鄭成功父芝龍芝龍既投順而成功猶聚其徒海中數入寇至是得之文不欲殺之文乃不食五日欲死不能得賊復脅之文降罵賊愈烈賊怒倒縛之於梯且擊且罵竟不屈以死其家同時死者十有八人及賊退有僕朱姓者斂之文尸求其頭不得入海詣賊營賊活之哭日夜不絕聲賊以爲義還其頭之文一飯斗米及戰忠奮無前以故賊重其武勇欲致生降之文死時無子有妾二人一女知城且陷之文曰吾職守城城陷吾然後死耳二妾請先從之死卽自經女見其母已死亦撞死階下康熙二年朝廷加恩死事者而之文一子承恩早死乃以其

兄子以祝繼世襲拖沙喇哈番以祝死子賢政襲雍正二年天子賜祭至今台州人立廟祀之不絕

萬光祿傳後序

明天啓初水西安邦彥之亂安化縣知縣萬君應奎死焉史遺其姓名其裔孫薰請於蔣編修士銓爲作傳事甚悉薰又與余善出是傳及其家舊所刻褒崇忠節錄授余而俾綴一言於傳後君雖爲縣以長於機略見知上官檄至軍加思南簽事行監紀事破賊屢有功遂深入賊巢上官不能盡用其言又絕應援君爲殿旋師戰七日夜遂死亂槍中時朝廷錄死事者贈君光祿寺少卿蔭一子自古臨難死綏之烈奮其義氣激於一時與戰士共暴骨原野此亦偉然可以表著若君者則更有進乎是無論史冊闕遺即使撰次連書而君生平未得展其設施學不用澤不流故專以死綏見世豈知史所得列與夫作傳之所能詳尙未足盡君也余讀忠節錄載君在安化暨軍中寄子書數通言詞樸實有曰刻下思石募兵恐又不免於練習督餉之差身在地方無論此官此身亦付之度外耳又曰潔己愛民四字時時在心所謂靈桂之性到老愈辣汝等各完各業不得以我爲倚靠又曰道尊請監紀之任藩臬司又以加銜駐鎮紅邊者交請兩處俱允而受事地方東西南北惟其所命食餼憂公聽之已爾接家信只告窘促何也我不做官亦不要度日乎此閒分毫無寄我此行不復顧慮身家矣又曰王撫臺親自督征將士如雲或者滅賊有期奈督撫道廳俱不和於師克在和之語相背事亦尙未可知如思石標下兵與秦營不和於我何與我費盡心力調停而本道疑城難破彼此交惡欲棄官歸矣渠雖未允而兩意拂然可知也四營標兵見我歸志堅決欲自相殺戮不宜聽他人調度只得中止之數言者君之才識與其通曉大義處己之私較然

不欺其志。待士卒能得衆之死而不去。大致可推而知。蓋卒之以身死國。非偶然也。屈於下位。未遂其能。豈不惜哉。又其言有足以警。凡居官者。不徒於此見君之生平而已。恐就逸墜。是以爲之刪取而序之。

張義士傳汾州志

張瑛。字玉采。汾陽縣人。家素饒。每於歲杪。出粟若干。周鄉鄰之貧者。以爲常。康熙三十六年饑。瑛既出財粟助賑。而賑所不及者。持田契求售。踵接於門。皆自貶損價值。瑛第如其願售之。價視平時蓋不及十之二。於是得田且千畝。明年大熟。瑛徧榜各村曰。願贖者聽。旬盡贖去。人咸謂瑛長者。其行事大致類此。瑛所居曰西官村。先是順治六年。姜瓖之亂。東官村趙姓者衆。乘亂劫其家。男婦俱被殺。獨一穉子奔至瑛所。瑛納之。衆來索。瑛曰。是不可得。必欲得者。吾兩村且鬪。視強弱。及亂平。瑛助趙氏穉子白諸官。治罪者十餘人。當盜賊之蠶起也。瑛之村人將逃避。瑛曰。賊至未可知。而先離散。能保卽獲全乎。孰若爲守計。衆以村故無堡寨難之。瑛曰。堡寨誠不可猝爲。環村而溝焉。其可。遂相率爲溝。廣一丈。有奇。深倍於廣。東西設弔橋各一。瑛又以其家樓堡。封貯村人財物其中。旣而賊大至。踰溝。村之人退入樓。瑛見一賊方據椅坐。左右指麾。急趣有力者。舉石礮投擊中。之。身首俱碎。立斃。乃其渠魁也。餘賊怒。攻之急。樓上瓦石亂下。不得近。乃取薪積於門。欲火其樓。宅舊有井。僅供汲用。至是。泉忽大涌。男婦遞傳水於樓。以撲火。賊計不得施。又失其魁。數日稍稍去。瑛曰。可以出而逐之矣。相與持械出。大呼擊鬪。賊奔潰。方是時。瑛年纔十有九。遠近村被賊殘破不一處。而瑛之村獨完聚如平常。人服其智勇。瑛九十有一歲。神聽不衰。不脫齒。行不杖。一日無疾卒。

王廉士傳汾州志

王敏汾陽縣武生也。廉潔自持。值歲饑。斷餐二日。得一飯。弟手白金至。曰：少易粟。敏正色語弟。奈何。干人敗家風。令持去。嘗有督理事。司出入事竣。衆指餘金曰：準材計費。不宜餘。殆君之物。雜入于內耳。敏曰：諸君謂我貧。意以餘金畀我。公事不可實私橐。友以其困。欲有贈。袖白金至。坐語竟日。而返。難出。諸袖中也。遠近咸呼王廉士。然敏生平勇於爲人。性慙直。衆以公事宜謁。有司二日不得達。敏至。徑入陳。衆方疑畏。而敏詞氣慨然。有司無以屈之。卒如其請。同學李某負屈繫獄。敏與衆進於庭。爲辯理。繫囊恤其囹圄中事。自乃已。一友人觸官長。在繯。繼親戚畏避。而敏往來省視。官長訪知其名。不加怒也。敏老而無子。一婢自幼畜之。長有姿容。或勸納以爲妾。敏曰：吾貧困。何又重累少年。尋有不惜三百金來購此婢者。或以勸。答曰：貧吾分也。恥因婢取財。況不得其所。彼之生死事大。吾雖終窮。弗忍爲。於是卽爲擇配。嫁之前時。敏嘗徒步赴省試。旅舍中遇一穉子。察知爲被誘者。走百里。送歸其家。則寡婦撫此兒。忽失之。正遑急。不欲生。望見兒。母子如獲更生。願酬謝。敏曰：吾憐穉子無依耳。何謝爲。遂行。敏狷潔多近義。是以人嘖嘖喜稱。道年七十有一卒。送葬者塞於途。

養浩毛先生傳

戴震曰：士之行以孝友先。然爲之論列生平。則又適完其庸德之行。言之固無甚奇。特於是往往罕見表著。余東西行。留汾晉閒幾二載。與毛參軍善。參軍吾江南武進人。有學行。喜論文。官於斯也久。自言少而孤。談涉家事。輒稱其叔父養浩先生。余時聞參軍舉以爲言。蓋篤於孝友人也。周官之法。書其孝弟睦婣。

有學者。書其敬敏任恤者。古之取人也。率以是。上之行之可長著。安用舍是。而好言奇特爲哉。先生名涵。養浩其字。本名棄疾。字又辛。後改今名。補諸生。七世祖僉都御史。某前朝名臣。先生自幼能文章。懷祿養之志。嘗遊京師。值朝廷纂古今圖書集成。以監生選充校讎職者六年。父母俱七十。請假歸。未至家。而伯兄又晁公歿。有子曰麟。卽參軍甫八齡。是年父楚玉公又歿。先生居喪哀毀。迨服闋。顧幼弟暨兄之遺孤。慨然曰。若之成立事大。踰於吾身得官。遂絕意仕進。未幾。同與校讎者咸議。敍以知縣用。先生家居教子弟十餘年。不以前時將得官而失爲意。先生性瀟灑。其補諸生也。因幼子弟。竝能應童子試。顧之喜。乃戲一爲之。竟以諸生終。先生厯一子曰詩。於參軍爲兄。亦嘗走京師。與參軍同於史館効力。乾隆癸亥。考余正八品職銜。明年冬。當議敍得官。未及期卒。參軍痛叔父之撫己如子。而垂暮之年。一子猶忽失之。乃卽以己之長子興祚嗣。詩弗使先生自顧傷悼。越三年丙寅。參軍歸俟銓事。養先生如父。今更踰二十載矣。興祚亦旣官宣城縣丞。參軍語及先生。尙惓惓不已於懷。嗚呼。是豈惟參軍之賢歟。余故書之。見誠能孝友之致足思如是也。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癸巳代

公諱曰修。字叔度。姓裘氏。世爲新建人。曾大父諱某。縣學生。大父諱某。貢生。父諱某。康熙丁丑進士。由建德縣知縣。行取吏部主事。至刑科給事。祀建德名宦祠。皆以公官贈工部尚書。曾大母朱氏。大母郭氏。母熊氏。郝氏。生母王氏。皆一品太夫人。公自少能文章。雖操筆疾書。而氣象容與。往復得宋歐陽氏之度。兄弟四人。公爲季。性篤孝。爲諸生。舉優行。薦博學鴻詞。中乾隆己未進士。由編修遷侍讀學士。充講官。歷詹

事命南書房行走。而余與公同直內廷。於今三十年。公遷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入軍機處。歷戶部左右侍郎。倉場侍郎。順天府尹。禮部刑部工部三侍經筵。中閒丁卯。典湖北試。壬申己卯。兩典江南試。庚午癸酉。兩典浙江試。丙戌充會試總裁。公受上特知。一出塞至巴里坤。又屢奉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然在內廷日多。與余旦夕商論事。無鉅細。公片言輒中。諷要蓋余同官中。習處最久。莫如公。志同見合。相知無間。莫如公。公素樂易。有大度。自號漫士。人亦易親之。生平未嘗言人過。見失意者。卽惻惻於懷。必曲折代籌。俾得其所。在戶部久。而囊橐蕭然。所入輒隨時施與。嘗質衣物度歲。人不知也。其治繁劇。明敏而達於事。人所畏難。投之。公恆裕如。以故卜器重公。而公得展其能。公之視巴里坤軍事也。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前後拜恩錫。如居第金帛。尙方珍玩。御書堂榜等。不可勝紀。太夫人春秋高。頻蒙眷問。公歸。以至尊垂問。敬告。往往感至泣下。方公之銜命視河南水災。公長子麟卒。太夫人致書訓曰。黎民皆赤子。勿以哀痛汝子墮公事。是時。上念河南水溢數郡。遣公往治。公釃水之達於淮者。四支流。六十有三所。被州縣。則開封府之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尉氏。通許。杞。歸德府之考城。虞城。寧陵。商丘。夏邑。睢柘。城鹿邑。永城。陳州府之扶溝。太康。西華。淮寧。沈丘。項城。汝寧府之西平。上蔡。遂平。汝陽。新蔡。皆古汜。潁。獲。潁。汝。潁。泛。溢之區。兼及江南。境睢。肥。諸水。民賴公規度。永永寧居。所治克副聖慮。而直隸如永定。大通。白漕。孰宜。堤堰。孰宜。疏濬。以達諸海。上指授方略。悉以屬公。公馳驅鞅掌。不避酷暑盛寒。遂積勞成疾。烏呼。公之材無不優爲。而河渠特其一事。願功施於民。適以此事最著。公治某水。有田夫如欲有言者。突至前。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後久而不敗。凡公之善納輿論類如此。公年纔六十。

有二體貌清癯。神彩奕奕。以文學侍從之臣。徧歷六部。更兼司撰述。充會典館總裁。奉敕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祕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最後充四庫全書總裁。公自著有諸臬集。竝詩文奏疏若干卷。評江右後四家制義。以繼艾陳章羅四家在前者。公澤躬爾雅。喜誘獎後學。道濠州。得歐陽公畫像。乞上題。人亦謂公文行近歐陽公。公書傲張卽之上。以內藏卽之書。華嚴經殘本。令公補書。人莫能辨。方病鬲。絕食飲三旬。而神氣如常。款接不廢。上日遣御醫診視。存問疊至。公請解職。弗許。賜詩示慰。晉加太子少傅。俾舒心攝養。以冀速痊。公感涕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而病卒不起。上爲軫悼。飾終之典。哀榮備至。諡曰文達。朝野聞公逝。無貴賤皆流涕。公生於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歿於乾隆癸巳五月朔日。配熊氏。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編修麟。次國子監生師。皆先公卒。次國子監生行簡。次豫。次遵慶。女子子五人。孫元復。音葆。增壽。女孫三人。行簡輩將以某月日。欽承諭葬於某阡。來請余銘。銘曰。

湖漢十川。鍾爲彭蠡。克生異人。奮翮雲軌。績有特隆。適隨事起。參身洪流。力障氣砥。艱重難投。弗鑿弗詭。行所無事。如治斯水。公歷六卿。設施視此。冶金斲材。灼華擷鷺。日颺衆馨。心容羣技。萌苟匪舒。如邊在己。美矣豫章。帝灌植之。零露漙之。飄風抑之。曰未畢兮。旣可述兮。清廟瑟兮。和六律兮。豐碑穹隆。功泐貞珉。大哉皇言。練達端醇。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乙未

公諱如蘭。字長芳。先世由山東臨清州徙山西榆次之聶邨。旣又徙李邨。公就外傳後。乃居於省城。公爲諸生。十有二年。初仕補澤州訓導。居教職。十有一年。時世宗初例改主簿。以奏對稱旨。受聖天子特知。遂

除高郵州知州。復蒙殊恩。賜御書墨刻三卷。及貂皮藥香等物。州當南北水驛孔道。多差徭。胥吏因緣爲姦。設夫頭四人。臨時充以流勾。所過郵市。索酒食。擾居民。而歲斂民間數千金。以出夫役爲名。公至。禁絕黜胥吏之爲民蠹者。清塵案之未理者。民於是樂公之政。爲州九月。擢紹興府知府。歷江寧府知府。分巡廬鳳潁泗六潞。和兵備道。雲南分守糧儲道。四川按察使。今上登極。晉階通議大夫。祖諱登山。考諱寶誥。贈如公官。妣皆淑人。八年。轉江西按察使。尋進官四川布政使。公明而有守。所到察民疾苦。先其急者除之。江寧人民稠雜。豪右連結。胥吏分地域爲害。公悉得其實。命捕之。至杖殺數人。而將軍所轄兵素瞋目。眈視不知所忌。公豫請於將軍。及繩以法。咸懼伏莫敢肆。縱四川例處流蔡。聽其擇便。往往羣聚都會之地。民畏其黠且悍也。公條奏請以打箭爐松潘衛會理茂二州爲安插定所。成都華陽爲附省縣。舊責以領銀納米。給合城之兵。準田科之。公言其所苦於巡撫。得上陳。均之近州縣。凡善政類若此者不一。蓋公當盛朝。以實心爲國家矜恤人民。有所施設。咸得行其志。又惓惓以儲士爲念。於江寧則鍾山書院。於蜀則錦江書院。聘師置弟子。恆親與講論。無異在教職日也。其仁及於民。雖細必爲之。周慮高郵。地卑下。城西卽甃社湖。漕渠貫湖畔。湖浩渺無際。冬月冰忽合。客舟凍於湖之中央。惟坐待食盡。公思之用小船二。剖竹聯而合結其底。行冰上。俾得登岸。至今民以爲法。公常單騎行。見水則白骨暴露。詢之。率貧民無地營葬。公乃購高原以畀民。故公之去高郵時。民送公出百里外。猶哭於道。公智勇過人。方爲廬鳳道也。懷遠至壽州湖港交通。互相纏糜。自明之季。盜所巢窟。晝則離散捕魚。夜伺客舟過。蠶聚而蟻合。公欲得其渠首。乃乘大舟溯流而上。至暮。果遇數盜。獲一人。餘逸去。夜半望見林莽間火光。復有小船繞大舟行數

次公獨端坐舟中。明日歸。盜遂盡得。誅數人。因畫地定界。某地至某地。若干船。船有編號。增塘汛。兼立保甲稽查。由是百有餘年之害頓息。公生於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乾隆十二年九月五日卒於官。享年六十有四。娶曹氏。少公三歲。年十六歸公。是歲公始爲諸生。前七年公年十三。而母張太夫人歿。大母季太夫人繼母劉太夫人。皆以夫人孝謹。嫺禮儀。愛之無間。公授徒。夫人則勤女工。用佐空乏。其後在高郵製葛衫一領。逮八十後。猶完好。雖宜澣。不假侍婢手。子若孫以請曰。若輩未知愛惜。立敝矣。裏衣皆自裁製。夫人識大體。性寬慈。常若無所忤。謂見己是而人非。此家庭不親睦之端。端多起於婦人。故生平未嘗道家庭短長。夫人以子天培。官兵備道。永祺及家孫履謙。皆官知府。時時諭子孫。宜勉守先人之訓。蓋公之晚年。嘗爲家訓數則。所言事君行己之要道。咸生平得之踐履者。是以夫人每提撕焉。前誥封淑人。乾隆十六年。皇太后慈壽六旬。誥封夫人。後公二十七年甲午五月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八。子五。長雲鵬。候選州同知。次天培。辛未進士。廣西左江兵備道。次永祺。甲子舉人。四川敘州府知府。次思訓。次念祖。優貢生。候選訓導。女子子六。孫九。曾孫八。以夫人曹氏卒之明年某月某日。祔公合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先葬。以公暨夫人行狀來請銘。銘曰。

民之有疾。莫或問之。公灼見之。有羈有鷗。既翔以嬉。公來勿遲。惟聖天子。公則是使。惠民不怠。涂水之谷。淳湖之曲。公生嶽嶽。載錫之祺。允爲女儀。寡怒多怡。啓厥後昆。爲芝爲鷓。用答公勛。錢之識之。永勿替之。奕世嗣之。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

周官經之法。敬敏任恤者。則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之。其取人也。率以是。然則行之可表著。其卽在是矣。汾陽有隱德君子曰秀升王公。其居鄉也。鄉人賴之。有急罔弗賙。有所興作。苟利於一鄉。雖竭己之財。舉之罔弗力。又置塾教其子弟之貧。不獲親師者。俾成其材。乾隆己卯庚辰。捐米麥八百五十石助賑。太守嘉其好義。辭不居。先是康熙中公尙少。爲謀於鄉。遂出己貲鑿渠。引汾水文水資灌。旣值暘歎。而公之鄉獨以有秋。公諱邦選。秀升字也。曾大父天智。大父尙秋。父一樞。公得父母愛。偉儀表。篤於孝友。自幼卽習治家事。曰。有子而父任其勞。何貴有子。雍正九年。新設勇健營。選壯士。公爲當事。所物色。欲薦舉。以父母老。不忍離左右。卒辭不赴。公生於康熙甲申九月十九日。至乾隆辛巳十一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八。娶霍氏。子五人。恆義。庠生。恆兆。壬申科武舉。授直隸插箭嶺守備。恆禮。太學生。攀鳳。武生。恆信。太學生。女子子二。乙酉六月二十四日。旣葬公於村東之原。公之生平行事。應書法。故此其卓者。列諸石以傳焉。休寧戴震謹撰。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

自漢已來。取士之法不一。然未有不惟六藝之文。首重者。而士氣之振否。則宜循其本。漢書儒林傳贊曰。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斯言殆今古同譏。獨宋之儒者。執經講學。相師友之衆。同於漢。其躬行道義。幾幾七十子之所講求矣。明初用經義選士。能是者。視昔之期在通經。又何如誠欲造乎賢人。聖人立言之心。雖經師大儒。未易以語此。若其流弊。苟焉皮傅。勦說雷同。學不一二年。自不覩全經。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積也。故不見師友之盛。如古昔。豈非徒趨利祿。加以得之固易。

哉。原上之貴士。士之貴學。豈如是而已哉。聞有遠尋漢經師授受。近接宋儒者之緒。其人世莫之知也。孤學而無友。泯焉而不彰。嘻。可慨惜也。夫汾陽有儒者曰輯五王先生。以經義補弟子員。一日讀大學之篇。憬然曰。曩所學殊非也。古之學者。其若斯矣。自是求得宋真氏大學衍義。明丘氏衍義補讀之。卽躬行於家。教弟子亦以是。不令急科名。視力所能。惠於其鄉。鄉人無賢不肖。咸目先生善人也。然而莫知其有學。先生諱瑞之。曾大父時來。大父明樑。父家擲裕於財。有好施名。先生性寬厚。尤惇師友誼。雖或以侮慢加之。不與較。意益篤。聞者以爲難。其居父喪時。有誘結家僮盜去千金者。先生廉知其人。置不問也。娶李氏。以賢稱。曉大義。子二。廷槐。廷梧。女子子二。先生生於康熙三十七年四月二日。歿於乾隆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以貲爲州同知。未仕。廷槐拔貢生。好宋儒書。余東西行至汾晉間。多以其賢爲余言。旣而見之。一動一言。必有矩法。蓋能以儒者躬行世。其家如此。其先君子旣葬於歿之明年。廷槐復再拜請余銘。銘曰。維昔之學。孰爲儒宗。師友相隨。名滿道崇。維今之學。不勤以速。誰抱其樸。允矣爲鶴。於家於鄉。令聞不忘。流厥孫子。俾引而彌光。

鶴岑胡公墓誌銘戊子

自昔書史所記。士君子之行事。必曰奇節。曰獨行。於是樂爲之次。而傳之。至若庸德庸言。古賢聖持之終身。猶目爲不可能。願往往難以指名何哉。聞有論列一二。則聞者輒曰。人人當務盡耳。或又曰。非人所難能耳。周官之法。敬敏任恤者。則書之。孝弟睦婣有學者。則書之。德行道藝。則又書之。其取人也。率以是。則行之可表著。卽以是。雖古今所稱奇節。獨行。卓卓能爲。其可欣可慕。試語之以家庭孝弟之常。立身行己。

之概必深知爲難而自視歉然。嗚呼！此所以超乎奇節獨行之上也。吳有君子曰鶴岑胡公。學成行立。足以見於當世矣。以母在。篤於孝。不忍一日離左右。志欲行其所學。卒不自克。由是躬侍庭闈者。又二十餘年。娶陸氏。亦以孝婦聞。一飲一膳。必親調。乃敢進。其後公之第二子士震。壬午舉於鄉。赴禮部試。於其行語之曰。余壯時嘗欲往遊京師。求一第以爲親娛。顧先遠離親側。又闕吾母之意。若鬱鬱不自得者。以故卒不果行。汝今勉之。是成吾之志也。及未登第。又命之留都。居久之。公卿聞咸重其材。講論六藝。子史。莫不折服。更知其學有原本。然自古迄今。或以治經名。或以能詩文名。大致如班生所云。祿利之路。然而士震尤重誼行。凡一話一言。不苟於交好。旣深者。乃時時自言。其循守庭訓。不敢懈。因道公之生平大端。交遊中固不待聞其告語。然後信也。尋又命長君士鼎入都。其有學有守。亦如所見於次君者。愈益信公之學。聞文章。不偶然也。公諱世皋。字聲九。鶴岑別字也。曾祖某。世居休寧。之同化里。祖機。遷居青陽。考文燦。始遷居吳縣桃花塢。公自幼通敏。性至孝。於族黨視力所能拯其窮乏。成其婚嫁。喪葬。赴人之急。如己急。爲文章。有得於左氏檀弓。屈原。嘗以謂從此上溯六藝。是泳沫而游源也。公於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七日。生。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子四。士鼎。士震。士臨。士晉。女子二。長適太學生潘宗驥。次適太學生邵佩絨。公以士震官。例贈登仕郎。翰林院待詔。加一級。將以某月某日。葬於吳縣之某原。休寧戴震。與公次子鄉薦同年。又相知最深。知公有可銘之實也。銘曰。

抱學久潛。慈進旨甘。孝于惟孝。曰始無慚。孰克儀之。實德之咸。未施於政。是亦爲政。其傳其詳。其引而竟。銘石永留。用徵餘慶。

崑山諸君墓誌銘丙申

諸君敬甫崑山人也。少工科舉之文，爲名諸生。屢試高等，食廩餼。然鬱不得志，文益工。縱學立節，交遊悉敬之。著述日且寢多，以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一日卒於其家。年四十有九。前六年，余遊汾晉間，有汾陽縣修志之請，君亦適館於縣之田氏，始相識。出所爲制，表示余，怪其象題定墨，類吾亡友彭晉涵。因言弱冠時，嘗與晉涵上下其議論，旣而持田氏家傳二，請入志。一爲浙江金衢嚴道呈瑞，一爲湖北驛鹽道震。二傳君之筆，又知君爲文，皆有法度。明年，余南歸，君偕田生畿入關中。又明年，余奉召至京師，與纂修四庫全書，不見君者三載矣。而君自平涼偕田生來，應舉，自輯其所撰詩釋地，屬余論定。以王伯厚失之略，且按而不斷，故繼之有作。值余次弟永樂大典內三禮步算及汎涉小學音韻等書，繁碎舛謬至紛，不易就理。置釋地案頭，聊檢數事，則所言乃身所嘗到目驗，加以考證，明信不尙爲難。綴蹈襲也。是年，君又失意，遂還崑山。前此君在京師，與吾族敬成友善，敬成主關中書院講席，君歸後，田生從之遊。今年秋，敬成以書來，寄君行狀。書云：崑山誦敬甫志於古學也。久著述，皆有可觀，其爲人嫉邪憎俗，不能忍須臾。今不幸奄忽，其孤寄哀書求子爲墓銘。余旣哭君之遽逝，及讀行狀，不得君家系，踰月，田生又使來速銘。乃次君之學行而銘之。君諱世器，字景筠，又字敬甫。讀書輒鉤抉奧隱，生四歲時，父教以字，卽私譬蔥葉，擬書之點畫，不少譌失。蓋君之精心於所學，自其天性。年十五，於羣經傳記，應對縱橫不窮。父母愛而異之，戒其毋過勤苦而已。然其後凡九應江南鄉舉，又以貢生三應順天鄉舉，卒不遇。皇上南巡，壬午，一與召試，旣擬進呈，以小誤疑沮，豈命也夫！其詩古文詞，人莫能以其屢躓抑之。君亦不自挫折，烏呼！今則已矣。

所著書已手定者。詩釋地八卷。雜文古今體詩各若干卷。西征集二卷。葦溪小志二卷。其未定者。易詩三禮。則有通義詩通義。屢及半。四書則有古訓。君生於雍正六年八月十六日。配張氏。子二。長祖銘。國學生。次祖鎮。女子子二。長適曹學泌。次幼。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君事親孝。於朋友篤。以誠。母嘗失明。醫者言。舐去內障。可復。君絕酒肉。及葷辛之味。以舌舐者二年。若操行方嚴。則吾族敬咸言之者。是也。可謂有學君子矣。銘曰。

黃君武臣壙誌銘

君諱光榮。字武臣。姓黃氏。能文章。有年矣。已而喪明。交遊咸爲之惋惜。君自少失父。有家累。以故得疾。遂喪明云。君雖以盲廢學。爲詩清婉可諷。其於師友最篤摯。性廉以方。朋友亦好之。不哀。獨惜乎喪明不復有用也。世之文人。僻固而狹陋。視師友之誼。曾不能豪末。惟投合聲氣。以爲借資。君既盲。與朋友交歡如舊。朋友旣已惜其盲。而無所施。而君又不永齡以歿。可悲也已。方未歿之前日。聞其舊師在鄰邨。相距數里許。君惶急。以師來已挾日。迺始聞之。卽令幼弟扶之往。謁其師。有黃某者。與君少長相愛。亦喪明。是日聞君以謁師至其家。呼步輿送君歸。厥明而君遂歿矣。人固有旦夕禍福。不可知之數。然以是知君之篤於師友者深也。以君之篤於師友者深。則知師友之篤於君者亦深也。君以某年月日生。至某年月日卒。享年厯幾十有幾。妻某氏。無子。家世休陽之古林。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處古林。秀才黃茂。悲其盲而且

卒也。請余誌其壙而銘之。銘曰。

嗟嗟武臣篤師友。嘉其義行銘以紀。不盲於心盲於目。神人不材君胡促。無聞而駭。緊振薄俗。

戴童子壙銘并序

銘名也。名其德行功烈而鑄器久之。墓銘猶是也。若生平無可述。書其年月名字於壙。而加以銘。防陵谷之有變遷。義不取爾也。銘戴童子壙。奈何。謂是可久云爾。成之也速。成之乎哉。童子而博聞強識。禮所謂君子如是也。君子者。以名夫成德者也。童子而君子。則成德目之。故銘之也。奇績童子小字也。綸恩名也。休陽之隆阜。童子所生也。紫阜潭。童子從其父讀書處也。甫五六歲。能好詩文。童子之天性也。自頂至踵。徵引故事。足以解頤。童子之得親喜也。善屬算。於方田重差之術。稱能。童子之慧巧也。若童子者。進以古人之小學。其必不可量也。昔馬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鄭玄善算。迺召見於樓上。唐取士有明算科。其算經十種。道藏攘而有之。儒者或嘆其書亡。非亡也。不知寶貴也。釋氏標竊。許叔重說文。而儒者棄之不顧。無怪乎六藝淪喪。而經學荒謬也。若童子之隻字知貴。而進乎古。將以愧皓首估畢。不知六藝爲何物者。是皓首而不若此童子也。十二齡而殤。可哀也。茅山之吳黃頭童子所葬也。其墓地。與其弟洪恩同壙也。銘曰。

維昔童子。善草太玄。荷戟入荆。才軼子雲。維今童子。好學無前。五稱五窮。譬曠引踐。六觚九章。究洞其原。蘭芽早折。蕭艾盈前。彼毫而愚。於何久存。此幼而慧。迺弗永年。人生世閒。白駒忽然。彭祖爲夭。莫壽匪君。戴節婦家傳。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爲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爲賈者。咸近士風。且至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其節操比於丈夫。以余所聞。或凍餓以死而不悔。或更數十年之艱辛。極然後得安。或上受國恩。光旌其閭。或老死屋下。力不克揚。請終泯沒。莫之知。鄉士相連接。古老遇一言之足入耳。感心。抑又山國之民仁。相與目爲庸德之行。非所奇特。嘗與諸友人考論茲事。方君沛霖於是進曰。余戴出也。願以先外王母之節操聞。先外王父春如公。外王母許氏。春如公歿於吳之震澤。蓋舉家在焉。外王母撫視遺孤。子若女。竝穉幼。非可久外居。乃挈之以喪歸。既至。家貧不能生。又乏親戚。憮憮之者。子曰。某才幾齡。曰。某幾齡。殫日夜爲女紅。以需以教。越十餘年。而後二子克侍養其母。越四十餘年。而後得請於朝廷。錫之建坊。蓋前者之鄰於死。亦已久矣。又曰。先外王母始遭顛覆。有某者。不知其志。乃使媒婦賀而進。且言如某之饒。豈非人所願。而顧甘餓死。若是。既拒之峻。因愈益感傷。無聲而出涕者。蓋數十日。戴震曰。嗟也乎哉。彼士人丈夫所厲。而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一志不渝。卒之嘉於帝者。齒於卿大夫。而同於前古。已來賢人君子之厄窮乎。始待其既極。而榮隨之者。所謂行克有終。天與之終。非歟。顧方其處顛覆。甘凍餓。儻不獲終。有身死成仁而已。故受罔知節義者之辱陵在前。而懼懼繫心。肺一時之性情。不自知其常於士人丈夫所云大義者也。余獨惜節操能是。或竟以不口於人。數十載後。誰復能舉以爲言者。豈非松樅檜栲。共榛楚奄翳也哉。春如公諱煊。爲經生。好讀書。因貧徙業。與人交有節。樹父雲扶公。諱文燾。本休寧之隆阜人。爲歛之古城關人。方君者。字雨三。壬申舉於鄉。將之官鳳陽之虹。致諭其母於余。姑行也。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宛平查氏烈女九人。死者七人。葬於某原。庚寅冬。松茂道禮。以烈女編寄余。爲作傳者三。而未有銘。其墓者烏呼。是宜有銘。謹案明之季。查氏居宛平。既三世。曰國英。娶周氏。生子二女。一而歿。曰國才。娶張氏。生女二。妾廉氏。有母與女相依。黃孟春之妻。國才之妹也。早寡。來依於兄。及流賊陷昌平。謀避賊榆堡莊。周氏命子允哲。允著往治屋。既而賊猝至。國才出覘賊勢。惟老僕守門。室內九人。賊攻城急。九人懼。城破。見辱。決志莫如死。最幼女先投繯墜。周氏顧曰。吾固當先。遂少長就縊。九人者。周氏及女二姑。張氏及女三姑。四姑。四姑年甫十二。最幼者也。自黃歸宗。老姑及女三姑。廉氏偕其母。老姑廉氏。母年四十六。周氏少二歲。張氏又少八歲。二姑三姑黃三姑皆十六。考崇禎甲申三月。以十八日。賊入外城。翌日。黎明。內城陷。而查氏一門就縊。在十七日之夕。咸不忍緩須臾死。其德同。其志決。恐少遼緩。將有求死不得者矣。賊掠後。國才還入室。見九人面如生。解繯大哭。則幼女四姑。妾廉氏死而復蘇。其去縊時已更晝夜。二人之不死者。天歟。廉氏時年二十。而四姑後適王某。壽踰八十。由九人之愛身不避死。可以知其生矣。先是。黃孟春之族。有顯宦附權倖。勢甚張。國英之妹。歸爲黃氏婦也。語夫早與之疏絕。遂以權倖相連。被誅。孟春家得晏然。國英字振寰。貢生。有聲譽。國才字明寰。其先由江西臨川遷宛平。曰秀。秀生忠。萬曆己酉。副貢。忠二子。一女。女卽老姑也。姑嫂皆母女同時而死。廉氏母與焉。是以七烈同葬。今某距始遷六世。距七烈之葬百有餘年。乃請於余。追而銘之。

附錄

先生年譜

弟子金壇段玉裁編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癸卯先生生。

先生諱震字東原會祖景良祖寧仁贈文林郎父弁封文林郎世居休寧隆阜妣朱氏贈孺人先生以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

二年甲辰二歲

三年乙巳三歲

四年丙午四歲

五年丁未五歲

六年戊申六歲

七年己酉七歲

八年庚戌八歲

九年辛亥九歲

十年壬子十歲

先生是年乃能言蓋聰明蘊蓄者深矣就傅讀書過目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

朱文公所說。卽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千年矣。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

十一年癸丑十一歲。

十二年甲寅十二歲。

十三年乙卯十三歲。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丙辰十四歲。

二年丁巳十五歲。

三年戊午十六歲。

四年己未十七歲。

先生十六七以前。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詁語之。意每不釋。塾師因取近代字書。及漢許氏說文解字授之。先生大好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攷究。一字之義。必本六書。貫羣經以爲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能全舉其辭。先生嘗謂玉裁曰。余於疏不能盡記。經注則無不能倍誦也。又嘗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此則先生說經傳本肇始於小學。而其敏且專可知矣。又按先生丁酉正月。與玉裁書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

登高而無階梯也。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

五年庚申十八歲。

隨父文林公客南豐。課學童於邵武。

六年辛酉十九歲。

經學益進。

七年壬戌二十歲。

是年自邵武歸。同邑程中允。恂一見大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婺源江慎修先生。永治經。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歸然大師。先生一見傾心。取平日所學。就正焉。

八年癸亥二十一歲。

九年甲子二十二歲。

是年長至日。成籌算一卷。首乘。次除。次命分。次開平方。次籌式。爲橫籌。反對兩句股。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爲治經之士。覽觀自敝。云爾。後增改其書。更名策算。孔戶部繼淵以附九章算術者是也。凡學九章者。必發軔於此。

十年乙丑二十三歲。

是年孟冬。成六書論三卷。孟冬自序。先生以六書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言六書者。譌謬日

濫爲此書辨之。今其稿未見。故不著錄。而存此。錢可得其涯略。六書論者。論百家言六書者。皆多繆說也。若容江慎修先生書。則專辨言轉注者之繆也。是時先生得於小學者深。六書中轉注。許氏以考老釋之。後儒多不解。先生有答江先生論小學書。言周禮六書。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許氏最爲得其次第。許氏說轉注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後人不得考老之義。以字形左回右轉釋之。最爲紕繆。其他或分諧聲當之。或分假借當之。皆不可通。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爲言。猶曰互訓云爾。說文於考字訓曰老也。於老下訓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大致造字之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曰假借。是又用文字者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也。江先生得其書。謂衆說紛紜。得此論定。誠無以易。按先生此書作於何年。未可詳。而六書論成於乙丑。則此書當附見於乙丑。

十一年丙寅二十四歲

是年考工記圖注成。後序云。柔兆攝提格。日在南北河之間。東原氏書於游藝塾。

十二年丁卯二十五歲

是年仲春。成轉語二十章。自序見文集。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譜之。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昔人旣作爾雅方言釋名。先生謂猶缺一卷書。捫爲是編。用補其闕。俾疑於

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求之。玉裁按此於聲音求訓詁之書也。訓詁必出於聲音。惜此書未成。孔檢討廣森序戴氏遺書亦云未見。

十三年戊辰二十六歲。

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

是年娶孺人朱氏。

十四年己巳二十七歲。

先生有爾雅文字考十卷。自序集見文云。余謂儒者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偶有所記。懼

過而旋忘。錄之成帙。爲題目爾雅文字考若干卷。亦聊以自諱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按是書未知何年所成。據於茲十年之語。則自十七歲有志聞道。潛心訓詁。始成書。蓋在戊辰己巳庚午間也。曰姑俟諸異日。則意有未滿之辭。然先生之於小學。始基之矣。書稿藏曲阜孔戶部家。蘇州吳方伯蠡濤後者。先生壬午同年也。戶部既歿。方伯之子慈鶴就其家。取諸戶部長子博士廣根云。將付梨棗。今書稿尙在吳處未刊。

十五年庚午二十八歲。

十六年辛未二十九歲。

是年補休寧縣學生。

十七年壬申三十歲。

是年注屈原賦成。歆汪君梧鳳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秋得屈原賦戴氏注九卷讀之可證也。先生嘗語玉裁云：其年家中乏食與麵鋪相約日取麵爲饜殮閉戶成屈原賦注。蓋先生之處困而亨如此。此書音義三卷亦先生所自爲。假名汪君句股割圓記以西法爲之注亦先生所自爲。假名吳君思孝皆如左太沖三部賦注假名張載劉逵也。

十八年癸酉三十一歲。

是年詩補傳成有序在癸酉仲夏。

十九年甲戌三十二歲。

二十年乙亥三十三歲。

蓋是年入都冬紀文達公刻考工記圖注成。羅易田云：是年假館紀尚書家所作句股割圓記。丁丑南下戊寅溪南吳行先付刻。是年以方言寫於李燾許氏說文五音韻譜之上。方自題云：乙亥春以揚雄方言分寫於每字之上。字與訓兩寫詳略互見。玉裁按所謂寫其字者以字爲主而以方言之字傳說文之字也。寫其訓者以訓爲主而以方言之訓傳說文之字也。又或以聲爲主而以方言同聲之字傳說文所謂詳略互見者兩涉則此彼分見一詳一略因其便也。先生知訓詁之學自爾雅外惟方言說文切於治經故傳諸分韻之說文取其易檢既入四庫館纂修取平時所校訂遍稽經史諸子之義訓相合及諸家之引用方言者詳爲疏證令此書爲小學斷不可少之書奉命刻聚珍板惠海內而此分

寫本者。乃草剝之始也。分寫本。玉裁自庚寅己丑假觀。遂攜至玉屏。壬辰入都。拜先生於洪蕊登京寓。先生索此書曰。分韻說文不足貴。欲得所分寫方言耳。玉裁旋入蜀。竟以道遠難寄。藏奉至今。然假此書時。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將讀說文耳。今四十餘年。於說文討論成書。於方言亦窺闢奧。何莫非先生之覺後覺哉。紀文達公考工記圖序曰。乾隆乙亥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佔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金石。是時紀太史昉。王太史鳴盛。錢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琦。俱甲戌進士。以學問名一時耳。先生名往訪之。叩其學。聽其言。觀其書。莫不擊節嘆賞。於是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交焉。金匱秦文恭公。聞其善步算。卽日命駕。延主其邸。朝夕講論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一門。以爲聞所未聞也。文恭全載先生句股割圓記三篇。爲古今算法大全之範。其全書往往采先生說。是年秋。有與王內翰鳳喈書。說尙書光被四表。孔傳光充也。義本爾雅。字當作桃。作橫。按此書可見訓詁之學。凡一字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鳳喈後官光祿寺正卿。名鳴盛。又有與姚孝廉姬傳書。論尋求遺經。有十分之見。有未至十分之見。所謂十分之見。必徵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鉅細畢究。本末兼察。若夫依傳聞以擬其是。擇衆說以裁其優。出空言以定其論。據孤證以信其通。潮流而不目。觀源泉所導。循根而不手披枝肄所岐。皆未至十分之見也。以此治經。失不知爲不知之義。而徒增一惑。以滋學者之辨也。先生學高天下。而不好爲人師。姬傳是時爲孝廉。傾心先生之學。欲奉爲師。此書末先生繳其稱謂云。非徒自顧不足爲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以不敏謝。古之所謂友。蓋分師之

半無妨交相師以求十分之見苟有過則相規便是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是年夏有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璣璣四游解二篇又有與方希原書大指論文章必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蘊也則凡馬班韓柳諸君子畢力以求其本者固又待大本以爲榮悴者也聖人之道在六經以聖人之道被諸文如造化之終始萬物也希原名矩先生同鄉同志者

二十一年丙子三十四歲

是年蓋館於大宗伯高郵王文肅公第公子念孫從學今永定河道王君懷祖是也是時懷祖方受經而其後終能得先生傳是年冬有讀淮南洪保一篇云盧編修紹弓以其外王父馮山公先生景淮南子洪保示予予讀其論古音有疑焉惜隋唐辨聲之法之失傳也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五歲

是年識惠先生棟於揚之都轉運使盧君雅雨署內文集內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所云自京師南還始覲先生於揚之都轉運使司署內者是年孟夏有大戴禮記目錄後語內云今春正月盧編修紹弓以其校本示予又得改正數字又與王鳳喈書書後曰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尙書橫被一證見後漢書馮異傳此皆先生是年在都門之證也而沈學子文集序云彊梧亦奮若之歲余始得交於華亭沈沃田先生既而同處一室者更裘葛似先生是年冬日出都在揚州交沈沃田沃田名大成華亭名士老客揚州以是知之與是仲明論學書當亦其時所作仲明名鏡是姓江陰人客遊於揚者

欲索先生詩補傳觀之。先生答此書平生所志所加功全見於此。亦以諷仲明之學非所學也。仲明築室於江陰舜過山講學。其人不爲先生所重。故諷之。又先生有金山志一小冊。當亦此時鹽運使盧君雅雨屬先生渡江所爲。曾摘一節。謂玉裁云。余山上偶見奇景。修此一段。

二十三年戊寅三十六歲。

是年歙人吳行先名思孝。爲序刻句股割圓記成。記其後曰。總三篇。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十七字。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極之。以備步算之全。是年蓋客揚州。上年冬至是年夏。皆在揚也。故沈學子文集序曰。裘葛一更。

二十四年己卯三十七歲。

秋九月。爲王蘭泉舍人作鄭學齋記。是年先生北闈鄉試。相傳考官欲令出門下。而以不知避忌置之。是年有書小爾雅後一篇。

二十五年庚辰三十八歲。

是年客揚州。夏有沈處士大成戴笠圖題咏序。是年冬有與盧侍講紹弓書。論校大戴禮事云。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板。所有誤字。雖未覈出。姑正其甚者。玉裁按校刻大戴禮。蓋卽揚州運使盧公見曾雅雨堂本也。盧學士文昭先爲校訂。刻旣成矣。先生復細校之。故有庚辰冬辛巳夏兩與學士之書。臚舉應改之字。今考雅雨堂刻本。凡庚辰札內所舉者。已皆剗板改之。皆先生所爲也。其辛巳札內所舉。皆未之改。則先生已離揚之故也。用此知先生庚辰歲館於揚矣。是年冬又有與任孝慶幼

植書幼植名大椿。丙戌進士。弱冠負奇才。與先生書論禮。先生以此箴之。禮經所謂兄弟與昆弟。立文大不同。至先生而其義始著。是冬屈原賦注刻成。辛巳夏。再與盧侍講書云。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是也。按屈原賦注。盧學士爲之序。注七卷。通釋二卷。音義三卷。凡十二卷。歛汪。樞鳳。跋其後云。自乾隆壬申秋。得戴氏注讀之。然則成於壬申秋以前。壬申。先生年三十耳。而所詣已如此。戴氏遺書。皆孔戶部。繼瀾刊板。雖已刻者。皆重刊。獨此書但。有歛汪氏刊板而已。願好古者。廣其傳焉。

二十六年辛巳三十九歲

是年夏。有再與盧侍講書。論校大戴禮事。蓋大戴禮一書。譌舛積久。殆於不可讀。先生取雅雨堂刻。一再讎校。然後學者始能從事。至癸巳。召入四庫館。充纂修官。取舊說及新知。悉心覆訂。其書上於先生。既歿後一月。自後曲阜孔廣森太史。因之作補注。

二十七年壬午四十歲

是年三月十三日。江先生卒於家。先生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次其治經要略。著書卷數。是年舉於鄉。考官爲嘉興少司寇錢先生東麓。諱汝誠。大庾戴太史篋圖。諱第元。同考官爲金匱縣知縣青田韓先生介屏。諱錫昨。錢韓二先生。卽庚辰恩科。玉裁之座師房師也。韓先生嘗語玉裁曰。閣中閱東原卷。文筆古奧。定爲讀書之士。榜發。竊自喜。藻鑑不謬云。

二十八年癸未四十一歲

是年春。先生入都會試。不第。爲王君涵齋。作詩比義述序。涵齋癸未進士。王栗人寬之父也。不第後。居

新安會館一二好學之士若汪元亮胡士震輩皆從先生講學。玉裁與馬是時秦文恭公開江慎修先生及先生之論元與魂痕當依三百篇析爲二般韻當從唐人與真同用上聲拯韻去聲證韻當分出獨用奏請刊正韻書薦先生與錢君曉徵任其事。

純皇帝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深明音韻其論韻之文有書玉篇卷本聲論反紐圖後有書劉鑑切韻指南後有顧氏音論跋有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蓋皆成於是年其夏遂出都矣。又按江先生古韻標準例言云余既爲四聲切韻表細區今韻歸之字母音等復與同志戴東原商定古韻標準四卷詩韻舉例一卷分古韻爲十三部於韻學不無小補云。江先生例言不志年月考江先生卒於壬午三月則先生之佐助標準在壬午以前可知。先生丙申與玉裁論韻書云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鏗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是年往江右有鳳儀書院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卜三篇若尙書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卽位考三篇皆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於癸未皆抄臆記先生嘗言作原善首篇成樂不可言吃飯亦別有甘味。又言作改元卽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數十篇春秋全經之大義舉矣。又言尙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極認真。又學禮篇十三首不記是癸未前作抑癸未後作。

三十年乙酉四十三歲

是年秋八月定水經一卷自記云夏六月閱胡朏明禹貢錐指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鄴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謬之故實由唐以來經注互譌如濟水經文東至礫溪南注文又東南礫石溪水注

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礫石澗。卽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經。乃妄增字爲北礫溪南礫溪。拙明從之。不知注明言礫石溪東北注濟。濟實過其北。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礫溪南。其無二礫溪。固顯然也。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今得其立文定例。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案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酈氏書還其脈絡。非治水經而爲之也。玉裁按此水經一卷。今未箸錄。然別經於注。令經注不相亂。此卷最爲明哲。後召入四庫館纂修。此書綱領不外乎是。特於討論字句加詳耳。玉裁昔年寫得此本。并自記一篇。固當鐫贈同志。是年入都過蘇。有題惠定字先生授經圖一篇。見文集。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

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始玉裁癸未請業於先生。旣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之。復于札內辭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勿勿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觀於姬傳及玉裁之事。可以見先生之用心矣。直至己丑相謁。先生乃勉從之。朱文正公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入都時。在蘇州借朱文旂所藏禮記注疏。所書乃惠定字先生。依吳進士泰來所藏宋刊本校出。凡爲卷七十。與唐宋志合。除此本外。無不六十三卷者。其字句不同處。今本脫去。連行無考處。一一完善。程太史魚門嘗考姚比部姬傳齋及玉裁皆臨繕一部。是年先生所著聲韻考四卷已成。同志傳寫。凡韻書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漸明備。皆鑿括。

於此。玉裁刻諸蜀中。癸巳以後。先生又取玉裁音均表之說。支佳一部。脂微齊皆灰一部。之哈一部。漢人猶未嘗通用。畫然爲三補入論古音卷內。李大令文藻刻諸廣東。孔戶部繼補。又刻諸曲阜。二刻與前刻詳略不同。是年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玉裁未能遽請讀。先生沒後。孔戶部付刻。乃得見。近日始窺其闕奧。蓋先生原善三篇論性二篇。旣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所謂理者。必求諸人情之無憾。而後卽安。不得謂性爲理。是年不第後。館於裘文達公邸第。文達公命子孫師之。故直隸總督名行簡其徒也。注詩周南召南名之曰杲谿詩經補注。杲谿二字。蓋以自別於諸言詩者。先生不隨俗爲別號。天下稱東原先生而已。先是癸酉。成詩經補傳。已而在揚州。以此書之序及論鄭聲一條。示是仲明。仲明索觀詩補傳。先生辭之作書與之論學而已。蓋亦自恐於斯未信也。至是始成二南。改稱補注。作詩本憎。詳於某篇幾章幾句之下。其體例猶舊也。今二南箸錄。而詩補傳已成者。不箸錄。先生所謂每憾昔人成書太早。多未定之說者。於此可見。

三十二年丁亥四十五歲。

是年。玉裁景山萬善殿教習期滿。住戶部。變陵處。先生在京時。枉駕過之。四五月間。玉裁出京矣。序屈君魯傳刻九章算術云。予訪求九章二十餘年。不可得。擬永樂大典或嘗錄入。書在翰林院中。丁亥歲。因吾鄉曹編修文植往一觀。則離散錯出。思綴集之。未之能也。出都後。恆寤寐乎是。及癸巳夏。奉召

入京師與修四庫全書躬逢盛典乃得盡心纂次訂其譌舛此序但云丁亥不言何時客冬至京師蓋客江右而又入都其多有送右庶子畢君沅赴鞏秦階道序

三十三年戊子四十六歲

是年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修直隸河渠書一百十一卷未成會恪敏薨接任者前大學士楊公延璋不能禮敬先生辭之入都已丑春謂玉裁曰吾固樂此不疲惜未能竟聞後莅事者請余君仲林蕭客爲之恐其才不足予書經水支水先後延接皆按地望地脈次第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先生歿後此書清稿一藏曲阜孔戶部府中一在直隸總督吳江周公名元理家嘉慶己巳有吳江王履泰者捐納通判也其父乃周公之甥塔履泰因此得先生之書掩爲己有刪削幾半益以乾隆己丑以後事實易名畿輔安瀾志繕寫進呈上謂此有用之書也命武英殿刊板恩賞履泰同知發永定河試用先生嗣子中孚聞之之曲阜原取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無肯言於上者中孚抑鬱攜歸以存玉裁所屬玉裁校刊玉裁謂我力能校而不能刊也其書首衛河七卷今履泰改永定河第一失先生自南而北次第之意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陸澤五卷次寧晉泊一卷次虜沱河八卷次東西淀合唐河沙河滋河府河易水涑水清河共三十一卷次白河合潮河榆河大通河共十九卷次薊運河合下淀河共九卷次陡河一卷次灤河合熱河一卷惟灤河熱河僅有綱領而條目未詳其他皆考之古而無不貫通核之近今而無不確實尙書禹貢周禮職方春秋經傳之地名班之地理志酈之水經注以及歷代史事百家著述國朝典故辨別是非元元本本非恪敏不能聚儲其書籍非先生不能綜貫其條理惜恪敏云

殂。一篲未竣。今上一見。卽謂有用之書。刊板頒行。聖明鑒賞。如日月之照臨。地下有知。定應涕泗感激。至於小夫攘竊。正天之欲顯此有用之書。爲國家水利農田利澤無疆之助。而假手斯人。在先生及恪敏。應不以爲憾也。特彼以不學妄爲刪改。深可張目。有力者應奏請重刊。先生自記云。戊子。余應方制府之請。寓保定蓮花池園內。適河閒同知黃君。尋灤河源。至。方公以圖示余。錄其所實歷。及今地名如此。按黃君。方恪敏。使尋灤源者也。以圖進呈。黃名立隆。見純皇帝御製灤河滯水之源考證。

三十四年己丑四十七歲

入都會試不第。爲余仲林作古經解鉤沈序。是年夏。先生與朱文正公善。文正時爲山西布政司使。先生偕玉蕺往。玉蕺主講壽陽書院。先生客文正署中。已而汾州太守孫君和相聘修府志。是年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其書之詳核。自古地志所未有。志莫難於辨沿革。先生辨元和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有六。詳見與曹給事學閔書。先生考子夏設教。西河在龍門。西河不在汾州。謁泉山著作。不可假借也。從晁以道之說。以汾州之目梁狐岐。釋禹貢治梁及岐。辨舊說及蘇子瞻曾彥和閣百詩胡朏明之穿鑿。詳晁以道之所不能詳。斥蔡仲默引書耳食之病。使學者曉然知經文梁岐以下。治冀州汾沁澤潞。及其開諸山澗豁谷。不當牽合治河。惟壺口爲治河耳。修一志而大經以明。非細故也。玉蕺曾節抄府志例言。圖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蹟。將付諸梓。以爲修志楷式。

三十五年庚寅四十八歲

是年有代壽陽令裴君導江記洞過水一篇。裴君方修壽陽志。請先生點竄。先生因爲辨正晉隋唐史。

壽受二字之譌亂并爲審定目錄。今手稿猶在。玉裁處皆端楷也。是年夏。玉裁銓得貴州玉屏縣。未嘗拜別先生也。蓋先生尙羈山右。聞銓得玉屏。寄書到京言。玉屏於地勢爲五嶺自西而東之脈。又勗玉裁曰。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政教也。其札可當送行一序。藏弄日久而失之。先生之在山右也。有代某作應州續志序。有與曹給事書。有沂川王君祠碑。有于清端成龍傳。有張義士瑛傳。有王廉士敏傳。有答朱方伯書。有例贈宣武大夫王公秀升墓表。有王輯五先生墓誌銘。有代冀寧道徐君飛山浩山陰義莊序。是年爲孔戶部作重槩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戶部於戊子冬以拓本不能家有。遂雕印。又詳加考正。別爲卷附焉。先生於都門序之。是年有查氏七烈女墓志銘。云庚寅冬。宛平松茂道查禮以烈女編寄予。蓋先生是年在都門待辛卯恩科會試也。

三十六年辛卯四十九歲

是年會試不第。後修汾陽縣志。季冬有溫方如西河文彙序云。己丑秋。再至山西。余至汾陽。應太守孫公之召也。屬纂次府志。爲之考訂累日月。今李侯復以縣志事邀之。再至。又有代某作董愚亭詩序。壬辰。玉裁因公誥誤入都。見先生案上。有新修汾陽縣志。舉一條相示云云。今已忘之。汾州府志。玉裁於盧學士家得之。縣志今不可得也。

三十七年壬辰五十歲

是年自汾陽入京會試不第。玉裁見先生於洪孝廉榜寓宅。是年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刊自定水經注。至癸巳未及四之一。而奉召入都矣。後在都踵成之。今不用校語之本是也。聚珍板本依舊時卷弟全。

載校語而經注相淆者悉更之。得之者可以知宋後本之無不舛誤。自刻板本悉去校語。悉將正文改定。於注文循其段落。每節跳起。難讀處可一目了然。而不分卷數爲十四冊。以今所存水百二十三。每水爲一篇。以河江爲綱。按地望先後。分屬於河江左右爲次。得之者可以撇棄校訂。專壹考古。善長之書。合二本無遺憾矣。自刻本有先生自序及曲阜孔戶部序。與聚珍板同時而出者。是年爲國子監丞任君頌從名高郵人。作爾雅注疏。彙補序。任君自丙戌已成書。至此七年。成定本語序。是年曾試南歸。與順德胡亦常同舟月餘。亦常能好學得師者。益都李君文藻。門下士也。是年春。有孟子趙注跋一篇。見微波榭刻本。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有壬辰菊月寫本。程氏易田於丙申影抄。

三十八年癸巳五十一歲

是年先生主講金華書院。丁酉作六書音均表序云。癸巳春。癸巳秋刻文集作辛巳誤。寓居浙東。取顧氏詩本音。章辨句析。而諷誦乎經文。歎始爲之之不易。後來加詳者之信足。以補其未逮。謂言古音者崑山顧氏而後。江先生及玉裁之書。丙申。答段若膺論韻云。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韻分爲七類。可證也。上開四庫館。于文襄公以紀文達公裘文達公之言。薦先生於上。上素知有戴震者。故以舉人特召曠典也。奉召充纂修官。仲秋。至京師。是年裘文達公薨。先生作墓志銘。代于文襄公筆也。

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二歲

是年十月。先生校水經注成。恭上水經注。自北宋以來。無善本。不可讀。先生讀此書既久。得經注分別之例。有三一則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采摭故實。

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一則經文。敘次所過州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賅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有言故城者也。一則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不得相淆。得此三例。迎刃分解。如庖丁之解牛。故能正千年經注之互譌。俾言地理者。有最適於用之書。大典本較勝於各本。又有道元自序。鉤稽校勘。凡補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刪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高廟褒嘉。頒行御製詩六韻。有云。悉心編纂。誠堪獎觸。目研摩。亦可親設。以春秋素臣例。足稱中尉繼功人。蓋先生之受主知深矣。顧此書自先生校定後。宋以來。舊刻必盡廢。更數百年後。且莫知先生發潛之功。故聚珍板足貴。好事者當廣其傳也。是年校九章算術成。九章算術。晉劉徽撰。先生以世人罕有其書。近時以算名者。如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咸未之見。丁亥歲。因曹君竹虛入翰林院。觀永樂大典。知有是書。病其離散錯出。思綴集之。而不能。癸巳奉召。乃盡心排纂成編。併考訂譌異。附案語。其注中所指朱實。青實。黃實之類。皆按圖而言。圖既不存。則注猝不易曉。因推尋注意。爲之補圖。以成完帙。純皇帝御製詩。冠於端首。命聚珍板刊行。而古九數之學大顯矣。已而屈君魯傳刻於常熟。孔戶部復刻於曲阜。云。按先生於水經注。改正經注。互淆者。使經必統注。注必統於經。其功最鉅。此乃先生積久頓悟所成。非他人能贊一辭也。顧更正經注。定於乾隆乙酉入都。卽以示紀文達。錢曉徵。姚姬傳。及玉裁。不過四五人。錢姚皆錄於讀本。玉裁亦以明人黃省曾刊本。依仿以硃分勒。自此傳於四方矣。杭州趙東潛。一清精於地理之學。研摩水經注者數十年。但其校本。從未至京師。先生與趙雖或

相聞未嘗相識其所業未嘗相觀也。四庫館搜討遺書，趙書亦得箸錄，其書校正字句及剖析地理最詳，而更正經注，一如戴本者，蓋趙精詣絕羣，鄧全謝山太史七校是書，深窺祕奧，兩公交最深，或閉戶暗合，或麗澤相取，而其說往往與先生同，是可以知著書精美，不患千年後無校讎正之人，而學問深醇，卽未相謀面，所言如一。且趙書經錢塘梁處素履繩校刊，有不合者，據戴本以正之，故今二本大段不同者少也。是年十月三十日，與玉裁書蜀中云：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儀禮，得張淳識誤，李如圭集釋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佚而存於是者，可貴也。按所謂散篇者，姚廣孝等編永樂大典，以分韻爲綱領，每書散置各韻中，如儀禮士冠禮，則入翰韻，士昏禮，則入元韻，是也。大典內馮韻之書亡，故鄉射禮大射禮闕，是年十月校五經算術成，恭上五經算術二卷，舉尙書孝經詩易論語三禮春秋之待算，乃明者列之，而推算之術，悉加甄鸞按三字於上，故知是書甄鸞所撰也。唐有李淳風注，唐明算科五經算卽是書，於永樂大典中得之。先生校成恭上，有提要一篇，按先生乾隆甲子作策算略，舉經籍之資於算者，推衍成帙，正與古人用意不謀而合也。

四十年乙未五十三歲

是年會試不第，奉命與乙未貢士一體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四月，校海島算經成，海島算經亦晉劉徽撰，唐李淳風注，徽本以周禮九數中重差命名，不名海島，後人因卷首以海島立表設問，遂改名之。唐選舉志稱算學生九章海島，其限習三年，試九章三條，海島一條，其書惟散見永樂大典中，先生與九章同爲表章，有提要一首。此年月見聚珍本。

是年二月校儀禮識誤成儀禮識誤宋張淳撰朱子云號爲精密較他本最勝於永樂大典內綴錄成編先生加案語正其得失俾瑜瑕不相掩有提要一首此年月見聚珍本

四十一年丙申五十四歲

四十二年丁酉五十五歲

先生在四庫館所校定之書進呈文淵閣本皆具載年月銜名聚珍板亦載之而杭州文淵閣寫本不載故不能詳者類述於此大抵皆癸巳以後丁酉以前五年所定也

一曰周髀算經此經爲算學十書之首而三千年來學者昧其旨趣先生謂此古蓋天之法自漢以迄元明皆主渾天明時歐羅巴人入中國始稱別立新法然其言地圓卽所謂地法覆槃滂沱四隕而下也其言南北里差卽所謂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艸是爲寒暑推移隨南北不同之故也其言東西里差卽所謂東方日中西方夜半西方日中東方夜半晝夜易處如四時相反是爲節氣合朔加時早晚隨東西不同之故也新法歷書述第谷以前西法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每四歲之小餘成一日卽所謂三百六十五日者三三百六十六日者一也西法出於周髀所謂元子失官學在四夷者歟而刻本脫誤多不可通古本五圖而失傳者三譌舛者一凡皆正之補之學者可以從事如道河積石源流正矣有提要一首浙閣本五十二年二月

一曰孫子算經唐之選舉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習肄舊本久佚從永樂大典哀集編次爲二卷朱錫鬯文集跋云出於孫武先生辨其非是有提要一首浙閣本未寫年月日

一曰張丘建算經。是書亦唐人明算科十經之一也。限一年業成。此書久佚。有毛晉汲古閣影鈔宋槧。猶北宋時本。先生詳加校勘。補舊有圖。今缺者四。補脫字若干。有提要一首。浙闕本五十二年三月。

一曰夏侯陽算經。唐選舉志所列算書十種。此亦居其一。傳本久佚。永業大典內有之。逐條割裂。分附

九章算術各類之下。幾不得其端緒。幸有原序原目可考。先生尋繹編次。條貫其文。今裒輯排比。又得

元豐京監本。釐爲三卷。有提要一首。夏侯陽者。先生提要云。隋人。蓋無可疑。而跋孔體生所得影抄元

豐監本云。據宋史禮志。載算學祀典。封晉張丘建。成紀男。夏侯陽。平陸男。又張丘建算經序云。夏侯陽

之方倉。定爲晉人。新唐書藝文志云。韓延夏。侯陽。算經一卷。謂韓延所注本也。韓延傳其學。而以己說

纂入之。所定皆隋制。延蓋隋人。此本卽延本。非甄鸞注本也。據聚珍板提要。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

按永樂大典內所得算經五種。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也。皆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所未見

者。先生悉心校正。進呈高宗純皇帝。皆有御製詩題其卷首。刊行字內。

一曰儀禮釋宮。宋李如圭撰。從永樂大典中錄存。有提要一首。聚珍本四十二年三月恭校上。

一曰五曹算經。作者不知爲誰。唐時明算科孫子五曹。其限一歲業成。元明以來無刻本。散見永樂大

典內。經文尙逐條完善。先生參伍考校。俾還舊觀。遂爲絕無僅有之善本。五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儀禮集釋。宋李如圭撰。全錄鄭康成注。而旁徵博引。以爲之釋。先生據以補注疏。本脫字二十四

改譌七十四。刪衍字百六。其鄉射大射二篇已闕。參取惠棟沈大成二家本所校。宋本證以唐石經。以

成儀禮完帙。可誦習。有提要一首。得於聚珍板。去先生下世已六年矣。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恭校上。此年五月。

一曰項氏家說。宋項安世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蒙齋中庸講義。宋袁甫撰。有提要一首。

一曰大戴禮。是經。經盧運司見。曾刊於揚州學士盧文弨泊先生庚辰冬。辛巳夏。二次校定。稱善本矣。但辛巳所校。未及剜改。先生在四庫館。永業大典內。散見者僅十篇。以與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記之文。參互考核。附案語於下方。是經乃可與三禮并讀。有提要一首。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一曰方言十三卷。漢揚雄撰。宋洪邁以爲斷非雄作。先生實駁正之。其文詳矣。先生以是書與爾雅相爲左右。學者以其古奧難讀。郭景純之注。語焉不詳。少有研摩者。故正譌補脫。刪衍復遺。舊觀又逐條援引諸書。一一疏通證明。具列案語。蓋如宋邢昺之疏爾雅。而精確過之。漢人訓詁之學。於是大備。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有提要一首。案此年月得於聚珍板。去先生

案先生所校官書。皆天文算法。地理水經。小學方言諸書。皆必精心推覈。失之毫釐。則繆以千里者。而儀禮大戴禮二經。古本蘊蘊已久。闡發維艱。先生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至於身後。館臣乃以大戴方言二種進呈。謂先生鞠躬盡瘁。死於官事可也。又況先生自所著述。亦刻無少休。有儀禮考正一卷。檢討孔廣森爲戴氏遺書總序曰。君入書局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殫求亥豕之差。期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喪服廟經之傳。今其書藏曲阜孔氏。玉裁未得見也。又丙申之春。作書與玉裁論韻。長六千字。大略謂玉裁六書音均表之書。有得有失。僕近日分爲九類。顧氏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江兩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

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夫廢。及月昃末點辭。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緒者。願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此書。丙申春未達。而六書音均表已於是夏刻成矣。故未能遵先生之意也。

丁酉正月上旬。作六書音均表序。十四日札云。大著既刻成。應撰序。茲兼寄。故知此序上旬所爲也。今手批之稿現存。

丁酉五月與予書。言去年曾寄一書論韻。係隲公敬身寄于老師。文襄門上失之。

至於丁酉五月上旬。作聲類表。凡九卷。所云九卷者。卽與予書所謂九類。每類爲一卷也。先是癸巳春。先生在浙東。金華書院。以古音分爲七類。至丙申與余書。則七類又改爲九類。至臨終十數日之前。因成此書。孔戶部刻諸微波榭。而冠以與段若膺論韻六千字者是也。九卷每類於今音古音無不兼綜。戶部書云。凡五日而成。固由精熟詣極。然先生神思亦恐太瘁矣。形太用則極神太勞。則敝嗚呼。孰知此爲先生著書之絕筆也哉。戶部書至蜀。命余作序。彼時余恐淺陋。不敢爲。今三十年後。乃成之。併漢谷亦久下世矣。

丁酉五月二十七日晡時。先生卒。時先生寓崇文門西范氏穎園。孔戶部於是月三十日發書至蜀云。月之二十二日。在東原先生寓中坐閒。見封新刊九章算術奉寄。後三日。金輔之榜洪素人樓。兩兄來云。東原先生服黑山梔。一兩吐後。病卽劇。初聞疑甚。前見作吾兄札時。精神朗澈。又將泚筆爲王廷相作傷寒論注序。非病瘵者。乃竟於二十七日晡時。不可作矣。斯人而死。何痛如之。蓋先生丙申冬與余

書云三月初。獲足疾。至今不能行動。以纂修事未畢。仍在寓辦理。擬明春告成。乞假南旋。蓋先生用心過勞。至於痿蹶而不自止。病已深矣。心煩如欲吐者。庸醫乃以黑山梔寒之而吐之。斯不可爲矣。嗚呼傷哉。

又先生丁酉四月。有答彭進士紹升書。洪舍人榜作先生行狀云。此先生沒前一月手書也。彭君好釋氏之學。長齋佛前。僅未削

髮耳。而好談孔孟程朱。以孔孟程朱疏證釋氏之言。其見於著述也。謂孔孟與佛無二道。謂程朱與陸

王釋氏無異致。同時有羅孝廉。有高汪明經。繙倡和其說。先生以所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示之。彭君

有書與先生。刻其文集內。先生答此書。以六經孔孟之悖。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悖。還之程朱。以陸王佛

氏之悖。還之陸王。佛氏俾陸王不得冒程朱。釋氏不得冒孔孟。其書幾五千言。有此而原善孟子字義

疏證之說愈明矣。孔戶部附刻疏證之後。洪舍人蕊登全錄於行狀中。

先生丁酉正月十四日。作書與玉裁曰。僕自十七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

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語言。爲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古人曰。理解者。卽尋其

賤理而析之也。曰天理者。如莊周言。依乎天理。卽所謂彼節者。有聞也。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

之欲。爲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爲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爲理矣。此猶舍字義制度名物。

去。語言訓詁。而欲得聖人之道。於遺經也。

丁酉四月二十四日。作札與玉裁云。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僕

生平著述。最大者爲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

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

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作書與玉裁云。前月二十六至今一病幾殆。正臥牀榻。見來使。強起作札。歸山之

志早定。八月準南旋。老親七十有八。謂封文非得一書院不可。陝西畢公沅欲招之往。太遠不能就也。

外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二種。嗚呼。執謂此卽先生與玉裁永訣之書也哉。

原象迎日推策記。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十五。合爲一冊。原象凡八篇。一篇二篇三篇四篇。卽先生之

釋天也。初名釋天。以堯典璇機玉衡中星。周禮土圭。洪範五紀。四者命題。而天行之大致畢舉。璇機玉

衡。漢後失傳。先生乃詳其儀制於四篇之末。五篇六篇七篇。卽句股割圓記。上中下三篇也。其八篇則

爲矩以準望之詳也。迎日推策記。亦舊時所爲。玉裁與釋天。皆於癸未抄寫。則成書皆在壬午以前可

知矣。至晚年。合九篇爲原象。以爲七經小記之一。天體算法。全具於此。

原善卷上卷中卷下。孔戶部所刊戴氏遺書九。第合爲一冊。始先生作原善三篇。見於戶部所刊文集。中

者也。玉裁旣於癸未抄寫熟讀矣。至丙戌。見先生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仍以三章者。分爲建首比類

合義。古賢聖之言理義。舉不外乎是。孟子字義疏證。亦所以闡明此悒也。爲七經小記之一。先生之學。

上承孔孟。於此可見。

歷問一卷。儀鄭堂總古歷考二卷。洪舍人榜撰先生行狀。有此二書。玉裁皆未之見。而孔檢討作總序

有之。則其稿在孔戶部家可知矣。戶部所刊。乃有續天文略二卷。而無歷問古歷考。疑古歷考卽天文

略也。先是朝廷開館續鄭樵通志。蓋當事者。輒先生爲之。旣而未用。欲改名古歷考。而舍人行狀內。

遂改其名耳。此二種成書年月，今皆不能考。續天文略自序曰：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開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曰：儀象曰：漏刻。其書未成。北極高下已上爲卷上卷中，其日月五步已下當爲卷下。蓋闕如也。然以此發明釋天，已令學者暢然滿志矣。

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卷。

未成。至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而止。

玉裁向未得見，今乃得哲嗣中孚郵寄讀之。蓋亦癸

未以前所爲，未暇竟成之耳。其言理皆與原善。孟子字義疏證無纖微不合者，皆存鄭注而補之。大學之說親民說格物中庸之說致中和說上下察尤可補先儒所不到。始戶部與玉裁書欲刊大學補注，然未果而卒。

學禮篇先生七經小記之一也。其書未成，蓋將取六經禮制糾紛不治，言人人殊者，每事爲一章發明之。今文集中開卷記冕服記爵弁服記朝服記玄端記深衣記中衣楊衣襦褶之屬，記冕弁冠記冠衰記括髮免髻記經帶記纁藉記捍決極凡十三篇，是其體例也。嘗言此等須注乃明。

水地記此書刻於孔戶部者，祇一卷。自崑崙之虛至太行山而止。洪舍人行狀則曰：未成書。水地記七冊，蓋所屬草稿，尙不止此。漢谷取其可讀者爲一卷刻之，其叢殘則姑置之。國朝之言地理者，於古爲盛，有顧景范顧寧人胡朏明閻百詩黃子鴻趙東潛錢曉徵而先生乃皆出乎其上。蓋從來以郡國爲主，而求其山川先生則以山川爲主，而求其郡縣。其敍水經注曰：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高

下下不失地防爲汾州府志發凡曰以水辨山之脈絡而汾之東西山爲榦爲枝爲來爲去俾井然就序水則以經水統其注入之枝水因而編及澤泊堤堰井泉令衆山如一山羣川如一川府境雖廣山川雖繁按文而稽各歸條貫然則先生之水地記固將合天下之山爲一山合天下之川爲一川而自尙書周官春秋之地名以及戰國至今歷代史志建置沿革之紛錯無不依山山川之左右曲折安置妥帖至蹟而不亂此書固非旦夕之所能成先生志願之大以爲必有能助之者而不料其所成止此也水地記亦七經小記之一使經之言地理者於此稽焉

詁訓篇亦先生七經小記之一經學非詁訓不明先生欲作此書而未及爲轉語二十章亦未卒業然爾雅文字考方言疏證產存亦可稍窺涯略矣

七經小記者先生朝夕常言之欲爲此以治經也所謂七經者先生云詩書易禮春秋論語孟子是也治經必分數大端以從事各究洞原委始於六書九數故有詁訓篇有原象篇繼以學禮篇繼以水地篇約之於原善篇聖人之學如是而已矣假令先生如申公伏生之年安見不如其志哉嘗謂玉裁曰余乖於時而壽似可必後以此言告錢學士曉微曉微曰天下固無可必之事也金殿撰榜曰先生之堅強窮困時能日行二百里發願成七經小記余語之曰歲不我與一人有幾多精神先生答曰當世豈無助我者乎竟以積勞痿足數門一年中屢換眼鏡最後靛眼鏡者曰此老光之最者過此無可換矣是非不厭不倦神太勞則弊故歟手批六書音均表一部此先生丁酉五月上旬之筆距不諱之期十餘日耳玉裁於乾隆庚子巫山官廡得了進士小雅杰以此書見寄跋云丁酉六月戴東原先生臥

病京邸。余偕友人往候之。時先生撰聲類表甫畢。又力疾點定段君六書音均表。指卷四第四十二葉語。余曰。掇摭用點。肄棄用圈。凡用點者。秦人之聲。與用圈者。無涉也。余不及語段君矣。子盍持此書歸。未數日。先生卒。不知段君何由知之。不遠數千里。致書來索。乃擇生徒臨副本寄之。庚子二月二十二日。記於爛麵衙寓齋。按小雅此札云。先生六月臥病。往候得此書。不數日而卒。所言月日誤也。孔戶部言五月二十七日。孔檢討遺書總序亦言丁酉五月二十七日。疾卒。戶部又云月之上旬。於五日之中。爲聲類表九卷。皆可據小雅言。作聲類表甫畢。卽力疾批點音均表者是也。五月二十一日作札寄蜀。不附寄此。則因數日前已付小雅故耳。小雅述先生語云。秦人入聲用點。與用圈者無涉。覈之於書。用紅點者。元寒之類。用紅圈者。眞文之類。別之以分質術。至屑薛十二韻爲二也。旣詳於聲類表。及與段若膺論韻書矣。小雅所記。乃適互譌。今此書藏余處。小雅當時又屬程蕞園。晉芳。周林汲。永年。卽二雲。晉涵。三編修。各錄其副。又以臨本一贈孔蕙谷農部。卽繼涵。程易田。孝廉。瑤田。從遊金生紹綸。亦得其一。於是太行以東。大江南北。皆有傳本。庶幾哉。先生臨終絕筆。無湮沒之患矣。諸君子於先生皆石交。覽其遺墨。存沒之感。毋亦有不約而同者乎。此皆見小雅跋內語。余瑤藏之。今小雅終於寧波府儒學官舍。又將十年矣。小雅好學。從先生遊久而著述。皆如零圭斷璧。未曾成書。其子方蒐輯之也。丁酉。有與丁升衢杰書二篇。論晁氏以道易玄星紀。謙晁氏此書未之見。蓋以楊子太玄演爲圖。凡八層。以傅合麻法者。先生指摘其於算法麻法不合處。織入無倫。固非先生不能爲也。二篇由升衢寄到者。孔氏遺書中未刻。今已刻諸經韻樓矣。

先生沒後京師同志輓聯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嗚呼先生之所學無媿此語矣
 唐宋文知言集上下二册集上五十九篇集下七十二篇旋又有刪去及上移下者皆於宜興儲在陸
 唐宋十家文內摘取者也玉裁請問分上下之指曰集上理與辭俱無憾集下則不惟其理惟其辭也
 昔抄目錄今尚謹藏觀其別裁可以見先生古文之學之一斑矣

文集十卷為戴氏遺書之二十三孔氏微波榭所刻也戴東原集十二卷玉裁自蜀歸後刻於經韻樓
 者也始孔戶部刻戴氏遺書凡十五種曰原善三卷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曰句股割圍記三卷曰策
 表九卷併卷首為十卷此即四庫館聚珍板頒行之本一卷曰考工記圖三卷曰聲類考四卷曰聲類
 曰方言疏證十三卷此即四庫館聚珍板頒行之本一卷曰考工記圖三卷曰聲類考四卷曰聲類
 五卷一曰果溪詩經補注二卷此亦未成一行之書一卷曰考工記圖三卷曰聲類考四卷曰聲類
 而未刻其他若直隸河渠書洪舍人云六十四冊孔檢討總序云六十四卷與今令詞中學從山東取到
 耳已刻者毛鄭詩考正為遺書之二十三冊而題署各冊之首為之最目觀書之是亦有意割闕也而未竟其志
 合為遺書之十四原象為遺書之十五文集補注為遺書之二十三原善疏證合為遺書之九聲韻考聲類表
 次第之意其他已刻則不列次第後之人勿疑已刻有二十三種也凡文已附見聲韻考聲類表孟子
 字義疏證者則不再見於文集中蓋合諸書為全集也而論音韻論六書轉注論義理之學諸大篇不
 可不見文集中故愚經韻樓刻輒補入又因丁升衢旁搜得數篇附焉定為十二卷近日江東人頗得
 家弦戶誦矣惜牽於家事未能親校友人臧庸顧明編次失體字畫譌誤未稱善本近日謀一新之以
 垂久遠焉

先生初謂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覈之源有文章之源吾於三者皆庶得其源後數年又曰義理即考
 覈文章二者之源也義理又何源哉吾前言過矣按先生與方晞原書曰足下好道而肆力古文必將

求其本。求其本。更有所謂大本者。大本既得矣。然後曰是道也。非藝也。如馬班韓柳諸君子之文。惡觀其非藝歟。先生於性與天道。了然貫澈。故吐辭爲經。如句股割圓記三篇。原善三篇。釋天四篇。法象論一篇。皆經也。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朴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枝葉並茂。嘗言做文章極難。如閩百詩。極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顧寧人汪鈍翁。文章較好。吾如大鑪然。金銀銅錫入吾鑪。一鑄而皆精良矣。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爲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

經義十八首。吳江任上舍兆麟所抄贈也。此雖先生餘事。然名家未有能過之者。江明經阮受而讀之。以爲得未曾有。姚刑部姬傳與秦小峴書。言歸震川集當附刻經義。余謂如震川及先生經義。皆當附於文集也。記先生言王云劬文。得徐思曠深處。又云云劬所選明文治。便是時文之譜。又曾言文有二種。一則題如大堅石。作者用大於石之鐵椎。一椎粉碎。此一奇也。一則用口氣一吹。噓便使大石輒如綿。飛舞空中。飄墮無迹。如吾此作是也。因取天下之言性一章。題文相示。至今猶仿優。當日音響云。璇機玉衡。虞夏書觀天之器。自漢以後失其傳。而先生神晤於四千年之下。卽詳其制於原象第四章。令善讀者。可構造矣。曾自指點巧匠爲之。藏於孔戶部家。戶部又曾命工仿造。將來有讀遺書而作儀器者。當知法物之尚存也。

地圖。先生之所製也。丙戌見先生自畫地圖。白紙紅格。每格方減寸許。畫方計里。用晉裴秀法。而里數之遠近。卽可計北極之高下。凡直省府廳州縣方鄉。四至八到。無少差誤。玉裁彼時未臨摹。今日想此

不可得。先生令子中立在時。曾索此物。答書云。俟臨寫自齋至巫山。今向中孚求之。絕無此物。記先生云。地圖畫三副。一贈朱六先生。卽文正公。一贈某。一自存。今將寓書文正令嗣求之。或丁升衢家有之。亦未可知也。

先生言爲古文當讀檀弓。余好批檀弓。朋儕有請余評點者。必爲之評點。想休歛間。其本子猶有存焉者也。

先生言閻百詩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顧亭林文章較勝。

先生言方望溪釋禮經之文。多不似說禮語。言其說春秋較善。

先生言錢辛楣五禮通考中說話。多有似是處。

先生言朱子四書注。大學開卷說虛靈不昧。便涉異學。云以具衆理。應萬事。尤非理字之愜。中庸開卷。性卽理也。如何說性卽是理。論語開卷言學可明善。以復其初。復其初出莊子。絕非孟子以擴充言學之意。

先生言讀史方輿紀要。祇是大體好。細處未能盡善。

先生言欲知山之脈絡。祇看水之去來。水無有不依山脈者也。

先生言精神好時。勾股割圓記三篇。不必要注。便就本文可以了然。

先生言爲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

先生言周易當讀程子易傳。

先生言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

先生言學貴精不貴博。吾之學不務博也。

先生言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

先生言總須體會孟子條理二字。務要得其條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則無不可爲。

先生言明之王文成。亦祇是借講學以自韬晦。成功不居之意也。

先生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正心二字。不可強爲之說。依吾說。正心二字。便是忘字。雖爲二字。而亡譌正。乃字之誤也。必有事焉。而勿忘。下複舉勿忘者。古人每多此文法。玉裁按此確不可易。既勿忘矣。又須勿助長。忘與助長二弊。各有所偏。不忘則又慮其助長。故頓跌言之。謂雖勿忘。却又不可助長也。如詩云。江有汜。不我以矣。必再言不我以。而後可言其後也。悔謂始雖如此。而終不如此也。凡詩之複句。多此文法。

先生言閻百詩善讀書。百詩讀一句書。能識其正面背面。

先生謂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說合。

先生言大國手門下。不出大國手。二國手。三國手。門下。教得出大國手。

先生言守一說之確者。終身不易。乃是。

先生言唐以前師弟道重。宋人言學。尚有漢人師弟之意。

癸未初。見先生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付抄云。春秋一經。余欲做此種文字。數十篇。便令大義畢舉。

癸未先生言尚書今文古文考。此篇文字却訂真。

文集。中詩生民解。本出毛鄭詩考。正先生曾爲余言。可取出修改。入於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時。因入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詩標有梅解。亦取諸詩經補注。毛鄭詩考。正初名詩補傳。

先生言唐初漢時書籍。存者尙多。作正義者。不能廣爲搜羅。得所折衷。於春秋專取杜預。於易專取王弼。於尚書專取孔安國。遂使士人所習不精。卽三禮用鄭注矣。而其疏紕繆不少。亦只可有四五分也。先生言水經注。水流松果之山。鍾伯敬本山譌作上。遂連圈之以爲妙景。其可笑如此。松果之山。見山海經。

先生言司馬相如封禪文。顏色如天上雲霞奇麗絕。憶玉裁於庚寅夏。銓授貴州玉屏縣。先生自汾陽寄以書。今失其手迹。大略云。玉屏之地。當五嶺起處。今不記其詳。又云。想風氣未開。未必不可施教化也。余乃於辛卯。旋以誑誤罷。由今思之。有負先生言多矣。先生少時學爲古文。摘取王板史記中十篇。首項羽本紀。有信陵君列傳。貨殖傳。其他題記憶不清。皆密密細字。評其結構用意。用筆之妙。鄭炳也。先生。虎文曾借讀。今聞孔戶部以此授長子伯誠。爲讀本。伯誠雖亡。書猶在也。

先生言江右風水。好在鄱陽湖一聚。

先生言割圍全體。祇吃一杯茶時。洞然了澈。

先生言割圍上二篇。成下一篇。難做。卻取太史公信陵君列傳。玩味一番。遂成下篇。

先生言人須養神。若精乃是粗東西耳。

先生言書年代略舊，便有些子好處。
先生言宋本不皆善，有由宋本而誤者。
先生言劉耕南小文章好，大文章不好。

經韻樓本覆校札記

第一册三頁十故訓本作訓詰按漢書儒林傳訓故舉大義鄭君序周禮考訓詰三頁量錯本作

行小注凡云案者皆同以後四行伊陟本作肆命臧所云宋版五頁小注案語非也古文尚書與歐陽

劣不必株六行閻百詩本作閻十行弗正之本作勿全書內勿字皆改作弗意以勿為禁十二

守古文八行治朝本有自注云正朝謂之行十二不書即位者本無八行迨至視朝

解周禮本作為五行治朝本有自注云正朝謂之行十二不書即位者本無八行迨至視朝

終不得避君位也本作迨乎視朝行十二一行本無八行異詞本作辭全書內皆同按辭者說也從

此警者意內而書外也從司言凡發聲助語之響多用此二字然分別又全書內視字四行同實

與本作下有世室重二行一行歟本作與全頁四行虞夏書本作明堂位記曰明堂位曰頁十四行玉藻

正義四字本作行十一司裘二字頁二十五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斧依侯氏裨冕頁二十四行玉藻

本作玉藻之記曰凡先生言某之記曰古文往往如此全書同十一行鄭氏以羔裘為卿大夫之朝服本

未安世之記曰青史氏之記曰古文往往如此全書同十一行鄭氏以羔裘為卿大夫之朝服本

鄭氏以卿大夫之記曰青史氏之記曰古文往往如此全書同十一行鄭氏以羔裘為卿大夫之朝服本

朝服其羔裘十二行中人之手八寸本作中人之手八尺合上衣製左右終幅屬袂終幅得八尺

尺也改作八寸大誤十二行故省本作是頁三十五古故訓本作古行十四綜覈本作核凡核皆改

此三十八行為何本無四行辨本作豈本作行十二法濼字不當改後同四十五

行十三詩匏有苦葉釋文本作釋文之見詩鄆頁四十一行詩正義本作詩行四辨尚書考工本無頁四十五

大戴禮記曰分於道謂之命。道即陰陽氣化。故可言分。惟分也。故成性不同。一語而易稱。一陰一陽之謂道。中庸稱天命之謂性。孟子辨別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之不同。豁然貫通。今刻刪曰字。移一語。二

四行尊卑。本行二十七。亦高祖之孫。此下本有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也。目注而晉是注本有此十字。甚明。轉

寫失之。此與上文注曾祖昆弟之親也。相屬。曾祖昆弟之親則高祖之子也。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亦高

祖之孫。亦者亦上文而言。又命經下文族父母為高祖之曾孫。族昆弟為高祖之系孫。皆省文互見。故徑

接云。則高祖有服明矣。此十字先生校補最精。但當在亦高祖之孫五字之上。疏又云。然則又云。族祖父

者。鄭意以族祖父者上連祖父之從父昆弟為義。故下句云亦高祖之孫。如此文理乃明順。今本不可讀

於此。舉正。頁三十六。此本無。同漢之本。宋之。作子。行十。詞全。書同。三十七。頁大著。下本有。頁三十八。禎

本行十六。獨抱遺。獨字。頁四十一。江氏轉虞韻入侯。本轉虞韻字入侯。先生自記於上方云。顧氏轉

是有轉。有方。醫師之良。者。聖人命掌。醫故曰任農。夫雖不良者。不禁其蒔刈。故不曰任。先生吐辭為經。其

不整齊。處斷不可議。改後之重。頁四十六。不多。本一作不。十四行。所損。本無。五十三。山陰義。莊序。本有

刻此書者。須得吾說。而復其舊。頁一。行。不。多。本。一。二。十四行。所。損。本。無。五。十三。山。陰。義。莊。序。本。有

代。冀。寧。道。徐。浩。六。小。字。此。與。代。程。虹。字。為。程。氏。紀。議。一。也。今。刪。頁。五。十五。後。本。有。江。慎。修。語。一。則。今。刪。六

去。五。字。則。篇。中。浩。字。吾。族。字。先。大。夫。字。皆。鄭。康。成。五。十九。一。師。以。本。無。九。藁。俗。字。也。六。十。頁。軍。嘉

六。頁。明。本。作。五。十八。頁。鄭。氏。卓。然。本。尤。卓。康。成。五。十九。一。師。以。本。無。九。藁。俗。字。也。六。十。頁。軍。嘉

賓。本。作。寶。六。十。一。頁。父。兄。者。本。無。六。十七。几。上。本。作。八。十三。頁。某。當。作。禮。即。松。刻。版。既。成。不。欲。多

剝。損。故。箋。其。後。如。此。得。此。書。者。尚。依。此。研。朱。校。改。以。俟。重。刊。乾。隆。壬。子。八。月。段。玉。裁。記。

右記頁碼已照新本改編並非原字萬有文庫編者謹識

